毛文龍釀亂東江本末

李光濤

目錄

第一章　開鎮東江上　(一)三方布置——(二)鎮江之捷——(三)經撫不和——(四)生釁朝鮮——(五)入據椵島　第二章　開鎮東江下——(一)牽制盧奎——(二)結交近侍——(三)接濟東鎮——(四)召商專利——(五)陰撓移鎮　第三章　東國朝鮮——(一)丁卯之禍——(二)侵害朝鮮——(三)毛文龍碑　第四章　交通金人　第五章　斬帥始末　第六章　孔耿之叛　附論東江遺事

毛文龍明史無傳，僅熊廷弼袁崇煥等列傳及朝鮮傳附記之，又皆略而不詳，是非不能明。明制，非五府官不領兵，而武臣又以總兵官爲極品，文龍始以都司虛銜出海，不數月，實授總兵官，專制一方。挾朝鮮之勢，居東江九年，用牽奴之名，遂專利之實。又厚結內璫，尊之爲父兄，於是無功而爵位益高，至封遼東伯。據天啓實錄，帝不名文龍，而呼爲毛帥，其眷顧可想見已。至茲恃寵而驕，嫚罵一世，順之則生，逆之者死，如登萊巡撫陶朗先、參政譚昌言、御史夏之令，皆嘗劾文龍不法事，或死於獄，或憤懣嘔血死，（陶朗先之死，見天啓實錄五年十月己亥，昌言等之死，詳後）。又天啓六年登撫武之望，因劾文龍爲古之安史，亦劣處以去。自是終天啓朝，東江之事，不惟無人言之，亦無人知之矣。以地理言，東江本朝鮮附近海島，據鴨綠江口，去遼陽不過五百里，而兵科給事中薛國觀疏則云，去奴寨二千餘里，去寧遠亦如之，諸如此類甚多。因之文龍乃得冒功冒餉，益肆欺罔，抑之則「欲爲劉豫」，悅之亦「禽獸無異」。朝廷期以「聯屬國牽奴賊」，而文龍則私通金人，約夾攻中原，且云，朝鮮文弱，可襲而有之，卽朝鮮丁卯之禍，亦由文龍而起。明廷歲糜無數金錢，轉餉海外，結果乃如此，眞可慨已。及文龍被誅，未幾，有孔耿之叛，屠山東殆遍。孔耿皆文龍養孫，崇禎六年夏，率叛徒數百艘投金

國，金人致朝鮮國王書稱孔耿有二萬之衆。金國之漢人，則有「毛帥率衆歸來王事將成」之奏。凡此之類，據天聰七年奏疏册，不勝枚舉。所謂金國汗卽因此自大，積極進圖中原，於是屠旅順，降朝鮮，取皮島，以及丙子以後歷次「虜變」，並甲申亡明之役，皆此毛衆協力之功也。文龍死後之流毒又如此，固明帝之所不料也。凡上所舉，據天啓實錄、朝鮮實錄、崇禎長編、明清史料諸書之記載，爲長編以記之，則毛文龍事蹟，始可一覽了然，而世之妄惜袁經略殺之者，可以杜其口矣。

第一章　開鎭東江上

毛文龍開鎭東江，由於先有鎭江之捷，所謂鎭江之捷者，據遼東巡撫王化貞謂有發縱奇功，而經略熊廷弼則責文龍輕舉妄動，亂三方布置之局，至欲殺之而未果，因此經撫不和，致有廣寧之失。欲明斯義，不得不先言熊廷弼三方布置，以及廣寧之失，然後再論毛文龍開鎭東江之事。

（一）三方布置

天啓元年三月乙卯，奴兒哈赤破瀋陽，壬戌，又陷遼陽，經略袁應泰等死之，京師大震。同月庚午，天啓帝起熊廷弼於田間，復任遼東經略。四月丙子，帝因遼東巡按方震儒薦，升寧前道右參政王化貞巡撫廣寧。化貞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右參政分守廣寧。六月，廷弼入朝，首建三方布置策，據天啓實錄（以下簡稱啓錄）元年六月辛未朔廷弼疏曰：

> 恢復遼左，須三方布置：廣寧用騎步對壘於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衞，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

疏內海上督舟師之言，卽天津登萊各置舟師，合廣寧綴奴之兵，是爲三方布置之局。南衞卽金復海蓋，據廷弼意，將欲馳舟師入南衞而守，使奴（「奴」字乃明人記載奴兒哈赤之簡稱，下同）必回顧巢穴。巢穴卽老寨，（天聰六年實錄稿改老寨爲興京）奴顧老寨，必不暇守遼陽，故云以風聲下之，如此，則我勢自張，而遼可復。時廷弼嘗戒王化貞勿輕戰示瑕，主廣寧固守，以待舟師大至，一舉復遼。用舟師之說，同年七月壬子禮科都給事中楊道寅奏本亦言之。其言頗切要，特摘錄於

後：

臣奉使東藩，取道遼西，遍覩人情地勢……誠用水步兵三五萬，由登萊海道濟師，達旅順，便可泊舟；或由鐵山破浪，或由蓋套間道而前，先傳諭諸島逃難百姓，如撫南四衞例，則鎮江寬甸等處，可傳檄而定也。鎮江復，則可聯絡朝鮮，協圖進取，卽告羅義州，輸粟中江，以佐軍餉。寬奠復，則時出遊兵，以窺老寨。彼來而我收保，彼退而我虛聲嘗之，迭出疲之，俾其狼顧脅息，不得併力遼西，是又牽制奴酋一便也。

道寅所云「如撫南四衞例」，卽熊廷弼前疏乘虛入南衞之議。按崇禎長編元年正月辛巳兵部尙書閻鳴泰言：「南衞居遼之中，西接關寧，東連鴨綠，萬山盤結，河海交環，魚鹽礦稻之利，向爲全遼所仰給，此樞紐之區，而腹心之處也。」又蓋套卽蓋州，據啓錄六年四月壬辰薊遼總督閻鳴泰疏稱：「國初馬雲葉旺殲虜成功，卽在蓋套之連雲島。」至道寅疏稱「用水步兵三五萬」，觀其將欲以之分布鎮江等處，並時出遊兵之用，其數決不爲多。因不如此，則得地必不能守，能守，然後始可成一堂堂正正之著，牽奴制奴，以窺老寨也。又按朝鮮義州之地理，據天啓六年毛文龍言：「東江距義州百里，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鐵山路亦如之。」又道寅疏中曾以聯絡朝鮮爲言，與熊廷弼疏請聯合朝鮮之議亦合：

三方建置，須聯合朝鮮，宜得一智略臣前往該國，督發江上之師，就令權住義州，招募逃附，則我兵與麗兵聲勢相倚，與登萊音息時通，斯於援助有濟。……遼陽東四百里爲鎮江，與朝鮮義州夾鴨綠而居，相去僅數里，於遼陽爲臂，於南衞爲尾，於賊巢爲腋，凡朝鮮治兵防奴，遼人逃難避賊，遼將招兵集義，東山礦徒拒賊，上下皆聚於此，斯東南大扼要處。（啓錄元年八月庚午）

熊廷弼之重視鎮江，因鎮江地勢，爲兵家所必爭：

兵部題……九聯故址，新築一城，名曰鎮江，以爲備倭之計。從之。（萬曆實錄二十四年九月庚申）

鎮江，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通鑑輯覽卷一一二）

明人嘗言：「鎮江爲朝鮮入貢必由之路，又爲登萊之咽喉，而金復四衞之門戶也。鎮江一失，朝鮮必亡，海道必絕。」據此，則鎮江之存亡，得失之數甚大。所以熊廷弼之三方布置，其意蓋欲於乘虛入南衞之後，卽進據鎮江而守之，以爲復遼之樞紐也。又按逃難遼人，據朝鮮光海君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卷一六五葉八四有云：「時賊旣得遼陽，遼之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越邊。」又啓錄載：「南四衞官民，逃命山東等島，約數萬人。」又云：「遼陽一老書生，奮白挺擊殺賊酋，並傷數賊，父子兄弟，挾數十人結伴來，羣夷瞠目，莫敢動。」此皆遼人遼將也。至於疏內招兵集義一事，據啓錄元年五月癸丑：

> 奴遣叛將陳堯道爲寬奠參將，同守備郭彥光呂端招降四衞，行至鎮江，有古河屯民陳大等，不受僞命，直前刺殺堯道，併殺郭彥光呂端，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馬虎山民任九錫頭山民金國用馬頭山民崔天泰卓山民王思紹等，及東山礦徒，不肯降奴，各聚衆以待大兵。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人。

此皆集義之衆也。又記事內之東山，據清朝全史上一葉一五引明倪謙景泰元年東使朝鮮日記：

> 正月十日，發遼東……自遼東至鴨綠江，計有八站，今廢，故護送官兵，悉齎帳房隨行。經高麗衝，頭館站車嶺，至浪子山，宿於民家。十一日，自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辛寨宿焉。十二日，宿東山關口，東關者，實華夷之界限也。

此東山關之地位，據清朝全史著者爲之增注曰：

> 東山關卽今之連山關無疑，東山者，土稱也，今遼東人亦指鴨綠江上流爲東山，倪謙所至，卽其地，明代蓋以此邊關爲中外之界限也。遼陽副總兵題名記有曰：「我成祖建都燕京，遼東遂爲東北之巨鎮；景泰年間，外寇頻至，遂於遼陽依河設邊牆焉。舊止於連山關，今有鹽陽諸城，以扼千里之險。」是亦明初邊境止於連山關之明證也。東山關之地，有大摩天嶺起伏之險隘，鴨綠江及遼河之大分水嶺所劃地，是爲境界。

按，明初邊境，是否止於東山關，正未易明，第吾人所欲明瞭者，卽東山在當日，

固亦形勝之地。以此形勝之地，又有鎮江爲樞紐，而集義之衆，又枕戈待援，日望大兵之至，以爲復遼，可指日計功也。大兵之至，據日記卷一六九葉七九，天啓元年九月十五日癸丑，登萊巡撫陶軍門差官張守備翹張哨官汝德等答國王詢問師期之辭曰：

> 大軍師期，當在明春，諸路軍兵，每省發一萬，十三省當發十三萬兵，而道路遠近不一，當於歲前齊到。水兵，山東亦發二萬。

記事內諸路軍兵十三萬，姑置之不論。卽如山東水兵出海者，據同卷葉七九載，已有

> 龍川府使狀啓：當日巳時，王參將兵船十五隻，過彌串，已抵鱗山之境。十六隻，又留彌串前洋。（天啓元年八月初八日丁丑）

又同日贊理使狀啓：

> 龍川府使馳報：據王參將兵船七十餘隻，已到鹿島，今明當至彌串。

以上兩條所記水兵，共兵舡百餘隻。按，萬曆壬辰征東之役，援兵由水路至朝鮮者，一舡之載，可三四百人，少不下二三百人，可以多載師，可以多載糧，見萬曆實錄二十五年九月壬辰大學士趙志皐疏。又如後來孔耿叛徒過海，每舡皆數百人，見明清史料甲編（以下簡稱甲編或乙編）葉七五四。以此爲例，則山東兵舡百餘隻，所載水兵，當不下二萬人。此二萬人，皆爲乘虛入南衞之用，亦卽熊廷弼疏內所謂復遼之師。

又日記卷一六五葉一二八，記義州偵探人李能福等言金復等地居民期待援兵之狀：

> 所經金復等地居民，雖懾於虜勢，拚作獰樣，及見能福輩，舉皆喜悅，爭饋酒食，相謂曰：「朝鮮兵馬，何時渡江？活我濱死之命云。」民心如此，醜虜之平，指日可期。（天啓元年六月初三日癸酉）

拚作獰樣，卽剃頭之難民。此因懾於敵勢爲之，固非出於本心。此朝鮮犄角之師，須山東水兵大至，乘虛入南衞與據守鎮江之後，始可爲我助。蓋朝鮮文弱，不敢孤兵與奴戰。熊廷弼建議三方布置，卽三方兵力齊集，出奴不意，同時大舉，使奴手足失措，以成復遼之功。所不幸者，毛文龍鎮江一擊，倏發倏覆，致奴兒哈赤遷怒

遼民，殺掠金復極慘。至義民之不肯剃頭者，又皆投鴨水以死，而毛文龍則跳身去朝鮮矣。

（二）鎮江之捷

據啓錄元年八月丙子：

初遼撫王化貞，遣都司毛文龍率二百二十餘人，繇海東規取鎮江。至朝鮮彌串堡，偵之僞署遊擊佟養眞抄殺黃嘴商山等處，城中空虛，時右衞生員王一寧往朝鮮借兵適回，文龍延與共計，令千總陳忠乘夜渡江，潛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爲內應，夜半襲擒養眞及子松年等賊黨六十餘人，收兵萬人，舊額兵八百人，南衞震動。

此爲王化貞塘報大捷之言，亦卽化貞所謂發縱奇功也。按，化貞爲人駿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見明史稿熊廷弼傳。毛文龍字振南，萬曆四年正月十一日生於杭州錢塘之松盛里。年三十，走燕中，不遇，又之遼左，遼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軍，漸至都閫，復以王化貞薦，假空札數百，得便宜行事，見毛先舒小匡文抄毛太保公傳。一云：文龍錢塘人，世海州衞千戶，旣襲秩，其舅兵部職方郎中沈元祚，遺書同年王化貞，授千總，遣之襲鎮江，見談遷國榷。又有云：將軍少孤，隨其母養舅氏沈光祚家，光祚中萬曆乙未進士，官山東布政司，王化貞與光祚善，將行，就光祚請教，光祚曰：「何敢妄有言，光祚有姊子毛文龍，試與一旅，必能爲國效勞。」化貞許諾。因遣將軍入登萊，潛匿海島，拜練兵遊擊，使便宜行事，見毛奇齡毛總戎墓誌銘。以上所記文龍之履歷，各自不同，姑漫引之而已，以下再專論鎮江之捷。鎮江之捷，日記天啓元年，記載甚詳：

六月二十九日庚午，備邊司啓……似聞鎮江韃將，鬚髮已白，精力衰瘁，而門下人役，只四五名云。（卷一六五葉一一七）

七月二十二日辛酉，義州府尹狀啓祕密事：龍川府使狀啓，唐將毛都司蘇守備張千總出來。（卷一六七葉五三）

二十五日甲子，龍川府使狀啓：蘇守備張千總等，擊斬眞韃五十餘名，生擒遊擊，毛都司聞之，乘船上歸，進駐鎮江。（卷一六七葉五九）

二十六日乙丑，義州府尹狀啓：廣寧御史遣遊擊毛文龍招降鎮江，鎮江人相

率內應，殺賊署佟養眞父子兄弟守堡官，斬殺內丁七十餘名。（卷一六七葉六一）

贊理使狀啓：毛都司蘇守備張千總等領兵彌串鎭下船事。（同上）

又天啓二年正月初四日庚子：

初遼陽既陷，遼陽民多走入我境者。天朝遣都司毛文龍浮海，泊龍川，既至，率遼民兵之數爲百假獞者數千徑夜入鎭江，搶殺數十，仍走龍川，乃以捷聞，得陞副總。（卷一七三葉七九）

此中□號，係本來所固有，被塗去之文，由此塗去之文，可以看出毛文龍七月二十五日夜襲鎭江，所率之兵，不止二百二十人。此二百二十人之外，更有假獞數千。假獞卽剃頭漢人，亦卽前面所記之難民，王化貞塘報內所稱收兵萬人，當係指此些難民而言。文龍憑藉此兵民數千之勢，僅僅搶殺數十人，且所殺之獞將，又鬚髮已白，精力衰瘁，此種殺法，直捕殺老弱而已。乃虛張大捷，欺誑朝廷，後卽因此一動，「奴酋」大至，損威召釁，破壞戰事之全局。據啓錄元年九月甲寅兵科給事中李遇知言：

毛弁潛入虎穴，恢復鎭江，圖之此其時矣。而道臣揚帆未早，朝鮮聯絡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懸，鞭難及腹，不數日，奴大屠鎭江男婦，燒燬房屋幾盡，而文龍逃朝鮮去矣。發之早，不得不應，又不能卒應，損威召釁至此。

同書，更有兩證：

且在鎭江者，兵單將寡，儻倏發倏覆，不惟不足助河西牽制之勢，而徒啓賊人防備南路之謀，致殄四衞歸附之衆。（啓錄元年九月辛丑登萊巡撫陶朗先疏）

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昨趕耀州等處男婦二十餘萬口北行，男不許挾貲，女不許纏腳，凍餒枕籍。（啓錄元年十二月辛卯）

此皆損威召釁也。熊廷弼謂鎭江之捷爲奇禍，卽此之類。又河南道御史何萊可，則以爲鎭江之捷，如小兒做戲：

今日奴傾巢入寇，非前日鎭江之勝挑動乎？鎭江之勝，如小兒做戲，全不安

排，將疆場輕於一擲，不知化貞何遂以捷報？而鶴鳴亦誇爲奇捷也。（天啓都察院實錄二年四月）

據此，則王化貞之自稱發縱奇功，與同後來毛黨謂文龍爲天下奇才之言，誠爲妄說。尤可恨者，王化貞更誕稱破奴可必：

鎭江一動，四衞大擾。……奴兵分禦，遼陽遂空，海州止眞夷二千，河上止遼兵三千，若潛兵襲之破之必矣，奴南防之兵，必狼狽而歸，吾據險以擊其惰，可大殲也。（啓錄元年八月乙未王揭）

時朝議亦嘗然，因鎭江一動，謂恢復有機。天啓元年八月甲子，竟以文龍爲副總兵，賞銀二百兩。然此鎭江之捷，其結果徒使奴兒哈赤大屠鎭江男婦，燒燬房屋幾盡，而鎭江仍爲奴有，日記卷一六八葉七一，八月初四日記錄，卽「鎭江賊徒如前屯聚」也。至初七日丙子又有云：「賊徒次次罷陣，入向鎭江。」至此，南四衞遂永無恢復之機矣。

（三）經撫不和

經撫不和，其失在朝議姑息，而不能明是非之公，如毛文龍貪功僨事，王化貞大言誤國，使當時朝廷之上，果有明達事體之人，則如毛如王，皆不應蒙重賞。至於熊廷弼，守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其功已著，此固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乃因公道不彰，姑息爲政，於王化貞，則以爲有發縱之奇，信之任之，於毛文龍，則更比之班定遠，嘉其鎭江一動之功，官之極品，賚以重賞，其不知邊情有如此者。凡此，皆所以挫熊抑熊也，不折不止。前之熊廷弼，後之袁崇煥，皆因此而死，於是遼事始不可爲，而明亡決矣。善乎天啓朝都御史王德光之言曰：「奴之強，總在法行，中國之弱，病在姑息。」姑息之病，卽如稍持正義之首相葉向高，亦嘗婉轉其辭，以右王化貞與毛文龍，則碌碌者更可知矣。向高凡有兩疏，頗彰明較著言之，據啓錄元年：

十月庚辰，大學士葉向高，途中再辭黔賞，因言：毛文龍收復鎭江，人情踴躍，而或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

十二月己卯，大學士葉向高奏……惟毛文龍鎭江之役，撫臣以爲功，經臣以

爲罪，意見大異。臣竊謂國家費數十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搶斬數十人，功雖難言，罪於何有？以爲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戮之禍，則前此遼人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功罪，可勿談也。

以上兩疏，皆姑息之議也。前疏猶以出奇之功許毛文龍，後疏似因鎭江功罪，眞相漸明，且貽遼人殺戮之慘，惟是向高之意，不欲因此彰文龍之罪，形化貞發縱之失，故又舉前此遼人，亦嘗有殺戮之慘。易言之，卽遼人之被殺被屠，死其固然，何關於毛文龍之出奇。又按向高「未嘗損奴酋分毫」一言，尤不可信，試就日記卷一六九葉五五所記滿浦僉使鄭忠信使建州記事證之，足知向高之說爲不實。記事曰：

虜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淸河，野戰之壯，莫如黑山。姜總兵見瀋陽圍急，棄本寨而來救，遇於黑山，虜幷攻瀋之兵以迎之，姜以川兵六七千，當虜騎十萬，雖衆寡不敵，終至於盡殲，虜之死傷者亦相當。虜至今膽寒。虜兵進薄淸河，使李永芳招降城主，城主披甲登城，謂曰：「你旣降彼，則無朋友之義，可速去，不然，且放箭。」乃嚴兵固守，矢石如雨，虜兵八進八退，死傷極多，朝而戰見星未已者累日，及至城陷，城主力戰而死，士卒亦無投降者。開元城中，最多節義之人，兵纔及城，人爭縊死，屋無虛樑，木無空枝，至有一家全節，五六歲小兒，亦有縊死者。

檢萬曆實錄所載，則尙不及此記事之詳：

奴酋攻剋淸河堡，守將鄒儲賢張旆死之。（四十六年七月戊申）

奴酋攻陷開原，援將馬林、于化龍、高貞等，戰歿。（四十七年六月己巳）

至黑山之戰，卽渾河橋南川兵「殺虜數千」之事。據啓錄元年三月乙卯記事，但云：「獨此戰殺虜數千人，至今凜凜有生氣，川浙總兵陳策裨將周敦吉石柱土司副總兵秦邦屛及吳文傑雷安民等，死之。」當時亡歸殘卒，有至遼陽以首功獻按臣張銓者，銓命照例給賞，卒哭階前，不願領賞，但願爲主將報讎。凡此，皆眞正血戰殺敵之功，卽敵自稱亦有「至今膽寒」之言。乃葉向高徒以右王化貞與毛文龍之故，因之言不由衷，而曰「未嘗損奴酋分毫」。按棗林雜俎智集：

葉相國向高，於萬曆癸未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爲封拜地，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

此云專右化貞，其實亦卽專右毛文龍也。當時相國猶如此，於是通國之人，皆以右毛文龍爲是。侍郎錢謙益至於播之詩章，以頌毛文龍鎭江之功，據牧齋初學集卷三葉七寄東江毛總戎一首云：

鴨綠江頭建鼓旂，間關百戰壯軍威。青天自許孤忠在，赤手親擒叛將歸。夜靜擧烽連鹿島，月明傳箭過鼉磯。紛紛肉食皆臣子，絕域看君臥鐵衣。

明末清議，大率如此，姑附於此，以見當時士大夫之不知邊情，相與誤國。至其時右王右毛最力而又影響最大者，莫如本兵張鶴鳴：

本兵張鶴鳴，與廷弼素不協，謂化貞膽略可任，職方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祖化貞，凡廷弼所言，一切阻格。廷弼度力不能勝，以標下兵盡付化貞，疏曰：化貞有功，臣不敢與分功，若化貞有失，臣願不與同罪云。（國榷天啓元年十二月己卯）

時王化貞見朝堂皆右之，益自詡，誕言願以六萬人進戰，一擧蕩平。於是熊廷弼爲之具疏，請亟如撫臣約，乘冰急渡，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並云：「邊吏不和，望有科道，科道佐鬬，望有本兵，本兵黨護，望有閣臣，臣今無望矣。」奉旨，下部會議。部議，請撤廷弼他用，擬專任王化貞，以收毛文龍用命之效。據啓錄二年正月甲辰兵部尚書張鶴鳴言：

經撫既不相欲，勢必專任其一。夫以卑避尊，宜令撫臣退步，議者又謂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之兵必潰，西虜必解體。合無因撫臣之請，特賜尙方，許以便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國殊恩，不以畢其圖報之悃，是在廟堂斟酌推用，非臣部所敢擅擬也。

鶴鳴此議，後人有一公論曰：「張鶴鳴獨言王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爲用，遼人爲民者必潰，是其驕蹇難制可知。」又云：「文龍跋扈要挾，原有可斬之理。」見埋憂續集卷二毛文龍傳辨。鶴鳴疏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奏。無何，而「奴酋入犯」之報至矣。於是屠西平陷廣寧之報，亦相繼而至。廣寧既陷，本兵張鶴鳴，至

以去年八（七）月二十四日鎮江之捷，竟歸咎熊廷弼，卒失機會。且云，「臣甚恨之」（見啓錄二年六月丁卯），於是廷弼之罪遂無可逭矣。按，經略熊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王化貞，愚而自用，煞惑復多，鎮江一動，浪兵催戰，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雖欲不言戰，亦不可得。是廣寧之失，經撫之陷於大辟，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也。鶴鳴之致此，則毛文龍鎮江一捷，有以啓之也。後來封疆一案，張鶴鳴且優處以去，毛文龍則佩平遼大將軍印矣，獨熊廷弼以天啓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王化貞至崇禎五年始伏誅，其不平如此，邊事安得不壞。又化貞在監之日，曾飛書越海求救毛文龍，見日記天啓二年十月初一日。其後天啓六年二月丙子，文龍復有請釋舊撫王化貞之疏，稱引哥舒翰事，願將海外歷受官階，一一歸還朝廷，以贖王化貞之罪，策令自效。同月壬寅，閹黨薊遼總督王之臣，亦言毛帥原出罪撫王化貞門下，嘗上疏願爲化貞贖罪，不如暫緩化貞一死，出令戴罪監其軍，浮海辦賊。據此，廷弼死後，化貞幾於幸免，則毛文龍之藐視朝廷，以及閹黨之一呼一應，相與亂法，可想見矣。

（四）生釁朝鮮

據王氏東華錄（簡稱王錄）天命六年十一月乙卯：

時明將毛文龍，屯兵朝鮮境，上命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剿之。阿敏渡鎮江，乘夜入朝鮮，斬遊擊劉姓及兵千五百人，文龍僅以身免。

此朝鮮爲毛文龍受兵也。先是，毛文龍自鎮江生事之後，翌日，卽至朝鮮境上彌串鎮下船（見前）。時文龍不練之兵，往來江邊如織，欲因朝鮮之勢，以爲自全自立之計。當時朝鮮國王於此，則曰，「有何所益乎」？又曰，「毛將之來住也，啓我國不測之禍。」金人亦言，「毛將在境上，不能無疑。」於是朝鮮國王日憂奴兒哈赤之東搶，而又不能爲自強之計，唯以目前緩師爲急，因遣滿浦僉使鄭忠信「通和虜營」，並以其意告毛將，毛亦以爲送人偵探不妨。是行，忠信往返月餘，行「二千餘里」，深入建州，以天啓元年九月初十日詳探建州事情而歸。其記建州「彥胡」問答之辭有曰：

若知剃頭輩所在，則江凍後，渡兵收來，將若之何？所謂剃頭者，指假韃之

來投者也。忠信曰：雖聞所在，只當以書相問，待我回報而進之，若率意擅越，則烏在乎交鄰之意也？渡兵之時，其守邊之卒，亦不知意向所在，必將以干戈從事，兩國之釁，豈不由此而生乎？彥胡曰：非敢謂眞有是事，直道吾心耳。且毛游擊所泊處，去龍川幾許，那海亦凍合否？忠信曰：去海口二程餘，海水本不凍合耳。（日記卷一六九葉四八）

文龍逗留朝鮮境內，朝鮮深以被禍爲憂，日記天啓元年九月十七日己卯備邊司啓曰：

毛將將開船二隻，還送廣寧，只留其沙船一隻，誠若此言，其欲過多於我國明矣。所率兵士，不滿數百，其餘皆剃頭歸附之人。……江冰成陸，賊來無礙……使毛將因我立功則幸矣，兵力如彼其單弱，計慮若是其齟齬，在我境終未免被禍，則目前之慘，已不足言。（卷一六九葉九三）

無何，有「眞獞一萬，出來鎭江」之報。據龍川府使李尙吉於天啓元年十月三十日丁酉馳啓：當日早朝，與接伴官偕進館裏，相見總兵，爲言暫避之狀曰：

玆地逼近鎭江，冰合又不遠。此距鐵山甚邇，又有倉舍山城，不比此邑之無城可守，願老爺暫向鐵山。……總兵曰……天朝貴國，自是一家，豈有越視而不救乎？（卷一七〇葉一八六）

此云「願老爺暫向鐵山」，固朝鮮之爲文龍慮，然亦朝鮮自爲避禍計。至王錄所記「文龍僅以身免」，檢日記亦符：

賊怵我，索文龍，且以萬餘騎，冰渡鴨綠江，一日夜馳八百里，直入宣川林畔，文龍僅以身脫。（卷一七三葉七九）

備邊司啓曰：毛將所爲，不思甚矣。賊衝宣川，不過數百騎，曾不能發一隻箭，駢首就戮，有同羣羊之見猛虎，其無膽勇，據此可想。爲今計，莫若藏踪祕跡，使虜不得窺覘去留。……今乃招集敗亡殘卒，欲住平壤，不出數日，虜必知之，若以鐵騎不意衝突，則毛將難免大禍。……毛將豈不知此虜之極難抵當？要之，倖功之心，未免此等錯耳。（卷一七三葉七二）

平安監司朴燁馳啓：頃日賊犯三郡時，漢人男女被殺五百七十八人，屍身皆令收拾埋瘞矣。（卷一七三葉八一）

此所云三郡，當係龍川、宣川、麟山等三郡，龍川宣川俱見前，麟山，見日記天啓元年九月十二日庚戌有「毛將久留獜山」一條。據朝鮮平安道地理志，獜山卽麟山，三郡皆義州屬。按，賊犯三郡，但云漢人男女被殺，而不言朝鮮人之受害者，則是金人平日所云，「兵之去來，不敢害一草一木，」又最可信。因奴兒哈赤恆言「朝鮮卽大國」，且又不願與朝鮮結怨，據日記訪建州使者鄭忠信記事：

> 沙乙古城守將鋤車，酋之族子也。謂忠信曰：交鄰之事，是吾汗之至願。每諸將以朝鮮爲言，汗大言折之曰：吾與天朝結怨者，不是好玩兵也，只緣天朝種種欺害，不得已背之。至於朝鮮，則素無讎怨，且敵國之多，非我所利也。天下豈有恆勝之國哉？我死之後，汝等必思吾言耳。（卷一六九葉五七）

然又一番結怨者，則因毛文龍之故，日記平安監司朴燁馳啓曰：

> 平壤人朴岩，自虜穴回，言胡人嘗言曰：朝鮮素與我相好，而今與唐人協力，爲我仇讎，在我一番報讎，勢所不已云。（卷一七九葉三三）

此云「與唐人協力」，卽指庇護毛文龍之事。日後朝鮮丁卯之禍，卽因庇護毛文龍而起，不可不察也。時奴兒哈赤於「天朝」，既云「不得已背之」，故不欲更樹敵於朝鮮，但以綁送毛將爲請，日記天啓元年十二月：

> 初三日庚午，備忘記：日昨西報中，李永芳領萬兵來捉毛將事，急速告於毛將可矣。（卷一七二葉一）
>
> 二十二日己丑，傳于備邊司曰：此賊以不爲綁送毛將，厥終必有不好之事云。則速爲議處，俾無長驅之患。（卷一七二葉四九）

李永芳之來，亦先送一書於邊臣，日記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九日丙子，備邊司啓曰：

> 卽接鄭遵狀啓：伊賊駐在寬奠，又送一書於邊臣，其意大概漢人不許容接事也。彼旣再度送書，而一向不答，恐激其怒。虜騎方屯近地，而小譯亦嘗往來，速令鄭遵措詞答書，隨便卽傳，探試賊情，如是彌縫，得保數月無事，則天甄有足可恃矣。傳曰：依啓，急急下諭。（卷一七二葉一七）

記事內所送之書，見「滿洲老檔」，卽太祖諭朝鮮禽獻毛文龍書。似失本來眞相，故不採。但就記事所云「彼旣再度送書，而一向不答」言之，其原因不外日記建州

使者鄭忠信所記奴兒哈赤之辭：

且我旣累修書問，而不一答，此不過欲書建州衞馬法，則恐見怪，欲書後金國汗，則以爲辱，故以游辭玩我，何其視人如嬰兒乎？（卷一六九葉四五）

據此，則朝鮮國王之視奴兒哈赤爲何如？亦不難知之。不過此時朝鮮，因毛文龍生釁之故，不得不十分善爲周旋，日記天啓二年五月十三日戊申，傳於備邊司曰：

今此賊書，雖十分善答，若不行計，則難遏兇鋒也。卿等不見陳平行計之事乎？雖非陳平，歷代待夷，如此事何限。今若優給某物於彦加里處，使之款兵，如何？且毛將別無動兵之機，我國亦無出兵之事……此實堅守信義也。爾若託稱索毛，先失信義，則我亦相好乎？（卷一七七葉一〇九）

此時之朝鮮國王，因兵微力弱，於奴兒哈赤之要求綁送毛文龍，旣不能強硬拒絕，故惟以送禮款兵爲事。如日記天啓二年八月初八日，因漸近冰合成陸之期，於是又遣使者往建州致意：

備邊司因傳教啓曰：希賢今將入往，賊酋若以無傷爾國草木，而只欲往捉毛將爲問，則當答曰：我國之不得捉給唐將，與其不得捉給爾徒於唐將何異。況唐將纔舡江岸，有急入海，無事下陸，爾雖欲捉，必無其道，勿以此言，輕失和好云。答曰：依啓。毛將今冬將移入海島，我國亦勸歸中原，豈敢累年久留乎？（卷一八〇葉七八）

此又不外爲敷衍過冬之計。卽前文所謂得保數月無事，則又天塹可恃矣。至云「毛將今冬將移入海島」，此又朝鮮爲文龍謀也。又按，朝鮮國王嘗稱文龍爲「禍本」，故於文龍之入島，至有「毛將悔禍而信我」之言。日記天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丁巳備邊司啓曰：

毛將不量事勢，橫挑強胡，嫁禍於我國者累矣。旣懲林畔之變，今將入海，是則悔禍之端已著，而信我之意，亦可見矣。若使天朝將官饑餒於我地，而不能接濟，則於心能得不慊？而亦豈四海九州之人，所期望於我國者哉？義州米太三四十石，鹽五六十石，牛隻等物，請令該道備給。從之。（卷一八一葉一一五）

凡此米鹽牛隻之接濟，以及文希賢入往建州之行，皆所以爲毛文龍也。然文龍則反

以德報怨，欲爲嫁禍之計，日記天啓二年十月初七日己巳備邊司因傳教啓曰：

即接西報，毛將又送軍兵於湯鳳之間，度其希賢出來，欲爲嫁禍。急遣伶俐人於中路，言於希賢，使之轉由昌城之路，免致他虞。（卷一八二葉一三）

此「欲爲嫁禍」一言，或即爲欲實下條所記讒說之用，日記天啓二年十月初二日甲子備邊司啓曰：

伏覩皇敕，有罔極未安之語。向來讒說，輾轉流入，因以致疑，曷勝警惋。天朝之所以是非者，一則毛將，二則毛將，得其歡心，斯爲急務。（卷一八二葉三）

此則朝鮮國王所常云「毛將不察我國事情，多有憾恨之意。」及天啓三年，朝鮮內變，有廢立之事，毛文龍之誣奏前王李琿「私通逆奴」，即與此憾恨有關。

（五）入據椵島

毛文龍自天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鎭江一動，至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入據椵島，其間留朝鮮時期，凡一年零四箇月。在此年餘內，據上節所記事觀之，僅賊衝宣川一役，比較爲血戰。此外，則毫無所聞，亦未見有撓敵之事。即宣川之戰，亦係金人夜入朝鮮尋毛文龍，非文龍渡江牽金人也。又況戰事結果，文龍僅以身免，所率不練之兵，則又駢首就戮。不特此也，金人之夜入朝鮮，使非奴兒哈赤之不願結怨朝鮮，則朝鮮亦必爲廣寧之續矣。文龍於朝鮮，損威召釁又如此，則是文龍爲「奇禍」，爲「禍本」，固又事蹟昭然也。又按，毛文龍好大言欺罔，同於王化貞，即其取平遼大將軍印，亦全由大言欺罔得來，而中朝信之不疑，於是文龍之大言，始猶不過爲嘗試，終則乃成習慣矣。凡此之類，實不勝舉。茲先述文龍未入據椵島以前，即徘徊於朝鮮之日，關於中朝期望文龍之記載，天啓二年五月戊戌總理三部侍郎張經世疏言：

今日欲使奴不來，莫若接濟毛文龍，以爲牽制。頃部議，以閩兵三千過海，宜催之速來，雖兵八千已至登萊，幷賈祥所領浙兵三千一百，同閩兵俱當速發，爲文龍用。又多運米豆布疋，以爲軍餉衣裝之資，庶足從彼制奴，不敢窺關，而關上守備，亦易修矣。

又同月辛丑管兵部事大學士孫承宗題：

頃毛文龍請兵五萬，期搗奴巢，而張經世亦請將淮兵勒期渡海，接應文龍。又六月戊午：

> 先是，朝鮮國王復遼撫咨，願效忠順，贍我兵民。而毛文龍報，屢獲叛賊，屢有擒斬。經略遼東王在晉得咨報，疏言：有朝鮮爲聲援，有文龍以牽其尾，有西虜以接其頭，奴必蟻伏龜縮，保郛殼以自完，臣得乘瑕畢力，以圖整頓。

此眞紙上談兵。卽如朝鮮，已因鎭江之屠，廣寧之失，聞風奪氣，而不敢出一兵矣，焉得爲聲援？至文龍屢獲叛賊，屢有擒斬之報，則又有朝鮮國王所云「毛大人自林畔之變，厥後亦不敢再動」之言可爲反證（見日記卷一七六葉一三一天啓二年四月二十日乙酉）。林畔之變，卽賊衝宣川之事。又天啓二年七月辛亥孫承宗請安插遼民疏有曰：

> 朝鮮十餘萬，亦當令毛文龍，選其強者爲兵，而安集其衆。蓋安遼人，卽所以安天下也。

時文龍自立且難，何以庇民？如啓錄二年十月丙寅遼東南路行監軍道梁之垣題稱：

> 今毛文龍新舊遼兵，雖號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殘疲……自立且難，何以庇民而鼓其向化。

此赤身徒手之四千，據日記卷一七六葉一三一記事，皆招募之假撻也。又按，同書卷一七〇葉一八七記毛文龍密語朝鮮龍川府使李尙吉之言曰：「遼民之於天朝，莫大仇讎也。」於是王化貞，更援遼之稱爲平遼，卽以文龍爲平遼副總兵。其時熊廷弼爭之曰：「遼人未叛，思漢方殷。」以此，化貞與廷弼尤牴牾。二年六月戊辰，加文龍署都督僉事平遼總兵官。承宗欲以斯人安集遼人，於是遼人自此不得死所矣。如朝鮮仁祖實錄（簡稱仁錄）卷十四葉三七關於「遼民之死，文龍實致之」之記事，以及後來皮島之「白骨如山」，皆此不肯從敵之遼人也。而當時之海外，又有請必應，天啓二年八月乙亥大學士葉向高等題：

> 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龍招募遼兵，須餉三十萬，蒙給帑銀十萬，而前銀已盡，該部又行續請。

又同月丁丑兵部覆平遼副總兵毛文龍請兵請餉疏言：

文龍滅奴則不足，牽奴則有餘，朝廷何愛三十萬金錢，不以飽海外之義旅，而收其一臂之用？至臣部前疏所題閩兵與招練兵，其渡海有日。獨淮兵屢奉旨過海，而裹足淮揚，藉口剿妖，宜速行催發，幷報開船日期，以無誤軍機。

以上各條，俱載天啓實錄。疏中之言，至以文龍爲「海外義旅」，且又許其「牽奴有餘」，故請兵請餉，無請不應。彼毛文龍之敢爲大言，敢爲欺罔者，皆因此類之期望與信任，有以長之也。於是文龍更以恢復爲口號，且云欲圖恢復，必自各島布置始，啓錄二年八月己巳：

平遼總兵毛文龍陳恢復事宜言：三方布置，昔以廣寧爲正，登津爲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較量，則津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峙聯旅順，密邇鎮鮮，且各島聯絡其中，欲圖恢復，必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鼉磯島、皇城島，爲登萊之門戶，兵將船隻之設，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算，毋庸臣贅。惟是旅順之險，爲奴所據，我舟往來未便。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應以遼兵二千，水兵船六十七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韶，以旅順南遊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燕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王學易，以旅順北遊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仍令陳大韶應援。唐帝城址尚存，可用先臣馬榮葉旺平遼之法守之也。廣鹿島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應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劄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參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應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紳，以海州參將職銜居之。石城相近小松島，應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劄委加銜都司林茂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卽令劉可紳爲之應援。石城東距鹿島二百餘里，應以遼兵千人，水兵船二十號，用巡撫劄委守備程政，以岫巖備禦居之，入守岫巖。鹿島東距鮮、鎮、寬、鬚二百餘里，卽用經略劄委鎮江練兵遊擊張恩，劄委練兵遊擊署寬奠參將事張繼善，劄委練兵都司署鬚陽守備事尤章和，各率所部乘除於鮮、鎮、寬、鬚，併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

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霸吳之術，虜之逸自勞，合自分，而後臣齊率衆營，各憑山險，直逼遼城，關上更出師蹙之。臣前揭陳部院，謂山海出扼其頸，三岔焚截其腰，東南齊附其背，而躡其尾，奴固可滅也。況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並習虜情，而我得一人，賊卽失一人。則過慮者，謂遼民藏奸，宜禁海渡，正不知遼將或多通虜，遼民反深忠憤。且揀其壯丁爲兵，載其家屬過登，安插遠處，何姦之有？乞速給臣餉三十餘萬，差官刻期押送，幷再挑選津登各處遼丁二萬，又募浙江精於火器者萬餘，各給盔甲器械，分駐各島，俾圖戰守，以襄恢復至計。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卽河西不敢輕渡矣。疏下部議。

文龍知有所恃，故敢爲大言如此。就其各島布置而言，卽令明廷盡如文龍所請，於三山島、燕鹿島、廣鹿島、石城島、小松島、鹿島，分駐遼兵萬人，水兵船三百號，卽能直逼遼城耶？至云「遼將或多通虜遼民反深忠憤」，或係當時實情，然亦非文龍本心之言，例如密語朝鮮李尙吉，則曰「遼人爲仇讐」，而此又曰「忠憤」，凡此，不過借「忠憤」二字，爲其多募遼兵之藉口，以遂冒功冒餉之計。試觀後來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可知也。時御史夏之令，言毛文龍孤軍，客寄海外，難於接濟，因上「議當撤回」一疏。天啓帝謂「文龍宣力海外，豈可輕詆。」傳旨，革職爲民。（五年九月壬戌之令又上毛文龍幾誤封疆一疏，命逮之令下詔獄，六年正月己巳之令卒於獄）據此，則文龍之大言足以惑主，此又一證也。毛文龍入據椵島之事，據日記卷一八三葉七五云：

鐵山府使馳啓：毛將不意乘船入據 椵 椵島。（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癸卯）

此云不意，卽言意外也。據朝鮮平安道地理志，椵島屬平壤府三和縣，島在縣南海中。然檢該國正宗實錄卷四十七葉三十一，則椵島在鐵山府南，陸路四十里，水路三十里，島東西相距十五里，南北十里。又依清朝全史及通鑑輯覽記椵島，則言蟠據鴨綠江口，地廣衍，有險可恃。所以東國肅宗實錄卷五葉十八云：「椵島卽我國要衝」。該島形勝於此可見矣。按，朝鮮國王於毛文龍，嘗有「貽禍我國」之言，故勸歸廣寧，或入深處海島。今文龍忽然入據偪處「要衝」之椵島，不免後來有養

癱貽患之憂，其害非細矣，啓中不意之言，卽此驚訝之辭也。又據啓下小注云：

是後遼民，皆捲入海島，接屋甚盛，作一都會，東南商船，來往如織；近海草木，盡於樵蘇。椵島或稱皮島、稷島，至是文龍改以雲從，以叶己名。

此小注記事，乃後來仁祖朝纂修日記時所加也。又據啓中檟字之改文，則椵島當又曰檟島。至小注內雲從之稱，考崇禎元年時朝鮮使者訪毛文龍之記事，或爲身彌島之誤：

自椵島向義州洋中五十餘里，有雞島，西北五十餘里，有獐子島。自椵島向宣川鐵山三十餘里，有加次島，（光濤按，加次島，正宗實錄作「大加次里島」。島在宣川府南，陸路四十里，水路三十五里，島東西相距二里半，南北二里）今改名增福。向東南隔一水，有身彌島，（光濤按，身彌島在宣川府南，陸路四十里，水路二十里，島東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五十里，見正宗實錄）今改名雲從。此島與獐子島，蓋可稱東江鎭左右兩臂。

此東江之稱，卽因在鴨江之東得名。身彌島，明實錄作須彌島，天啓五年五月，文龍營室於此，十月，又徙兵民商賈以實之。於是此海外椵島，遂爲毛文龍釀亂之基地矣。

第二章　開鎭東江下

（一）牽制虛套

當毛文龍觀望朝鮮境上之日，卽嘗倡言請兵恢復，及入據東江後，於天啓二年十二月辛巳，又疏請川浙兵四萬，以圖恢復。此時文龍之兵力，據仁錄卷二葉十六，元年（天啓三年）六月辛未柳公亮還自毛營面啓國王曰：

以其兵力觀之，似無剿胡之勢，張晩去時，結陣以見之，而軍皆疲劣，雖或見小利而動，恐難擧大事耳。……上曰：軍兵器械，比我國如何？公亮對曰：兵器只於杖頭插鐵，不比我國之精利矣。

據啓錄，帝諭文龍，則曰：「立功海外，忠勇可嘉。」督理軍務大學士孫承宗亦疏稱：「目今文龍，累有捷報，旣成牽制之功，再得登鎭與覺華爲備，則其勢更大。」此皆不能眞知海外之事。於是文龍動爲大言，不曰「搗奴巢」，卽曰「覆奴

穴」，據啓錄三年三月辛卯御史劉重慶言：「此可聞一開口耳，再則疑，三則厭，是何爲者？」是文龍之大言，明廷亦既厭之，於是更妄欲有所褒薦，藉以壯己聲勢，如同書同年正月辛丑督餉御史江日彩疏言文龍壞法貽羞之事曰：

> 援遼總兵毛文龍孤忠勢處難危一疏，將東征將士，海委運官，效按臣報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臣，無不人列姓名，褒薦無漏。臣不勝駭異。舉刺大典，非武帥可操，壞法貽羞，所傷不小，乞垂諭戒。疏下該部知之。

此更不足，於是更爲奇謊，啓錄三年十月辛酉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

> 奴欲西犯榆關。遣師渡江，以伐其謀，暗置空營，更易旗號，於是有滿浦昌城之捷，斬獲奴級一百三十八顆，獲奸細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耳目亂於梆聲，手足觸於地礮，東西奔命，人馬饑疲，自相踐踏而死者二萬餘人，馬三萬匹。

塘報內渡江之師，據仁錄元年七月乙未則載云：

> 都元帥張晚啓言：近接義州之報，毛將已爲渡江，游騎出沒於鳳凰、湯站之間，日日放礮，以爲聲勢。又聞易承惠等，已自上游渡江，其軍之單弱，臣已目見，其所聲言，必曰：「合朝鮮之兵，而乘虛入遼。」彼虎狼之移怒，斷可知矣。（卷二二葉二三）

據此，則文龍之虛張聲勢，必挾朝鮮以自重。朝鮮則因其軍單弱，深以招釁爲憂，仁錄卷三葉三十，元年閏十月辛亥：

> 上曰：此賊形勢，似不至迫及都城，今日之事，恃此而已。……毛將或能相援否？（李）廷龜曰：雖賊兵渡江，都督必無出戰之理。且其所率，皆烏合之卒，豈足爲用？上曰：漢卒皆已奪氣，將自救不贍，安能救我乎？

此云漢卒皆已奪氣，則文龍之敗形可知。塘報內，則又不交一鋒，致敵死二萬餘人，馬三萬匹。登萊巡撫袁可立，謂其「分兵設奇，舉火放礮，使奴東西奔馳，如弄於股掌之上，當優敍以爲用謀者之勸。」帝降勅諭獎勵，賞文龍銀一百兩，蟒衣一襲，又發帑銀三萬兩，勞賞諸將士，幷命所司議處錢糧接濟。翌日壬戌，兵科給

事中方有度疏參文龍，此次捷報，爲千古未有之謊。得旨，不必苛求。同年閏十月戊戌，又有董骨寨大捷之報，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所司勘實，上嘉其功，降勅奬勵，錫以金蟒，仍發帑銀三萬，充賞功等費，其糧餉令戶部議處。十二月己酉，登萊巡撫袁可立又報：「毛文龍統兵深入閻王寨，與奴賊大戰，斬級三百七十一顆，生擒眞夷四名。」因請發賞功銀兩。得旨：毛文龍並各將吏功次，著卽行勘敍，督撫各官幷敍。以上捷功，俱載啓錄。至仁錄卷三葉三十，元年閏十月辛亥所記，則適與之相反：

廢朝所大忌者，戰也。都督知其意，故嘗以進剿夾擊等言，聲言於我，而實則本無是意。

又云：

今則徒享富貴，無意進取。議者皆憂其不利於中原，而爲我國之深患。

椵島密邇朝鮮，惟朝鮮知之最深，鮮人於彼時卽憂其不利於中原，而明人則無不憒憒，觀啓錄三年閏十月辛亥工科給事中楊所修疏則以爲：

東方自逆奴狂逞以來，惟一毛文龍孤撐海上，日從奴酋肘腋間撩動而牽制之。

並云：

奴未出老寨，則不時攻掠，以阻其來，奴離窟闢，則乘機搗襲，以斷其後。

又同月二十二日，天啓都察院實錄南京山西道御史張錫命奏：

今日事變之最大者在榆關，三翰（韓）敗衂以來，從未以一矢加遺。頃接邸報，毛文龍屢著奇捷，果若所言，何異班定遠之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

毛文龍在當時尤得東林之推重，卽吏部尚書趙南星等亦信之，如云：

毛文龍時有捷書，此其效可觀矣。（啓錄三年十月己酉）

中朝之人，愈信海外之功，則文龍冒功之事，亦愈出愈奇，國榷天啓四年五月丁巳：

時秀水譚昌言爲登萊參政，毛文龍藥遼人舌，獻浮（俘），昌言嚴（廉）得之，密與解毒湯，旬日，舌清乞命，皆遼人也，言其實，編爲農。

昌言浙江嘉興人，天啓初，擢登萊監軍道，毛文龍鎭東江，請得舉劾文吏，昌言揭

爭非制，文龍憾之，乃造蜚語中司餉同知翟棟，棟被逮，昌言發憤嘔血卒。崇禎元年正月丁卯，贈太僕寺卿，幷給祭葬，見崇禎長編。

毛文龍以此屢得明廷賞賜，國權天啓四年五月丁巳：「賜毛文龍百金，蟒衣一襲，餘將吏陞賞有差，仍給勅百道，待有功者。」另據仁錄卷五葉三四記載，同年又加文龍太子太傅，見二年（天啓四年）三月壬午關於許中書出來之記事。同書四月丁亥，又載有文龍無功爵益高之言曰：

> 上引見三公備局諸臣三司長官。上曰：都督之巡邊，未知何意歟？領議政李元翼曰：張晩以爲都督以許中書出來之故，欲誇示軍威而已，必無前進之理云。上曰：其意不在於深入奴穴，只欲進勦越邊部落也。都督無功而爵益高，故以此舉措，以爲虛張欺瞞之計耳。（卷五葉三七）

同月己亥，更有兩條，亦可證明其無功：

> 都督毛文龍，使遊擊王輔時可達等，領兵五千，入咸興府。（卷五葉四四）
>
> 備邊司啓曰：今據權盼狀啓：時可達如問胡人部落遠近有無，而使之發兵嚮導，則答之以我邊近地，藩胡皆被奴賊之驅去，殆無遺種，或有若干逃匿者，鼠伏狐疑，不定厥居，乍聞人聲，輒卽駭散，大軍到彼，必不得見一虜，雖或捕斬老弱，豈爲武乎？過此深入，則獰胡生種，水草爲生，雖以虜酋之兇威，亦不能制服，今遽加無名之師，不但搆怨於我邊，王師之成敗利鈍，亦不可知，決難發兵嚮導，致有後悔。大人不聽我等之言，而必欲送兵，淺入則無功，深入則有害，那時狼狽顚頓，莫謂聸等不言也云。而但遠地之事，不可自此料度，問答之際，要在臨機酬應，須與北兵使李箕賓相議善處之意，宜急速馳諭。從之。（卷五葉四五）

咸興府，在朝鮮東北界，屬咸鏡道。據仁錄，北路饑饉方亟，四月又當暑節，勞師遠征，最不勝算。又況五千之兵，遼民居多，兵非素鍊，驅之以入虎口，必無幸免。文龍則利用之，以爲自己立功之計，勝則虛張捷報，敗則掩之不聞，至數十萬避難遼民無辜而當白刃者，其數又不可考，亦無人考之，因海外之事，不能眞知的見也。卽此番深入之師，據王錄天命九年五月甲寅：

> 明毛文龍令游擊三員，引兵寇輝發，沿鴨綠江，越長白山而至，我守將蘇爾

東安敗之，追擊三日，盡殲其衆。

此盡殲其衆之事，據仁錄卷十二葉三九，三年五月甲寅，亦有同樣盡數覆沒之記錄。大概謂都督過江之兵，利於小勝，再入鞍山城中，不意眞獞圍而攻之，王輔、李良梅、崔天泰、李尙忠、張文登、毛有男等六將戰死，其餘四十將，不知去處。覆沒軍兵，衆一萬八千。再考啓錄六年閏六月辛酉，則毛文龍所報死傷官兵，只四千餘人，且侈擒斬之功，並請獻俘。凡此之類，其事甚多，不必盡舉，亦實不勝舉。（又按，仁錄二年及王錄天命九年，俱明朝天啓四年，今啓錄缺四年一年，及七年六月一月，上面所引數條，可補四年參考之用。）

文龍之無功，既已證明矣，惟其無功，故爾作僞，例如天啓五年封王（封國王李倧）詔使王敏政胡良輔之至朝鮮時，據仁錄三年，關於文龍作僞之記事，便有三條之多，

三月乙亥，義州府尹馳啓曰：督府十將，勾催船隻，若將渡江者然，而終不渡江，還向蛇浦。……大概都督聞天使出來，作此征進之狀，以爲聳動瞻聆之計耳。（卷八葉五二）

五月己未，知事李廷龜曰：卽聞遠接使祕密馳啓曰：毛都督欲使我國稱頌其功，虛張軍兵之數云。無理甚矣。……都督不修兵器，不練軍士，少無討虜之意，一不交戰，而謂之十八大捷，僅獲六胡，而謂之六萬級，其所奏聞天朝，無非欺罔之言也。（卷九葉十四）

六月辛巳，義州府尹李莞啓：聞都督領兵三百餘名，來自蛇浦，不入本府，設帳幙於五里程外。蓋陳兵出入，若將有爲，欲使詔使聞知云。（卷九葉二三）

據此，則文龍之多術可知。至於「僅獲六胡」，而曰「六萬級」，則是所謂「千古未有之謊」，殆又常常有之。最可異者，卽獻俘之舉，亦兒戲行之，換來換去，如同貿易然。啓錄五年八月己丑戶科給事中楊文岳言：

頃者毛文龍，差官解俘七名，至中途，逃去二名，當卽拏獲，其一名情急自死。又云：行至廣鹿島，急差官手傳令箭趕來，口稱前達係六王子管家，今有機密重情，令將帶來活夷，換回六名。臣聞之，不勝驚疑。夫獻俘之舉，

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遠播威德，昭示寵靈，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來，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支吾不一，眞假莫知，以報功則涉混，以對皇上則似欺。乞嚴勅該部，查審眞僞，仍諭毛文龍，以後開報軍情，務從眞實，以副朝廷委任責成之意。

又兵部覆平遼總兵毛文龍解俘疏言：

文龍所解活夷三十一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行至廣鹿島，忽毛帥差官另帶活夷，換回五名，科臣楊文岳有疏參駁，言其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既不同，名姓不一，如此事情，直同兒戲。登萊巡撫疏云：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恐解官中有別情，疆場大事，不可覈實而深計。刑部會議，擬將二十五名，從獻俘之典，而以所換五名，從緩死之條。上不許，著一併獻俘。

觀楊文岳疏中「後換者不知從何處得來」之言，則其中隱情必多，姑以朱國楨之言爲例：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牆嚴局之，食以虜法，不改椎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上，驗之，眞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一參將曾守邊者，爲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發之嚴禁者。（湧幢小品卷三十）

此誠可恨也。然毛文龍則猶以此爲未足，殺降民，更殺遼人，如前面之「藥遼人舌」，亦爲獻俘之用，則更可恨也。至獻俘之典，姑亦舉例記之，啓錄五年十月載：

乙卯，遣英國公張惟賢祭告南郊，泰寧侯陳良弼北郊，駙馬侯拱宸太廟，各行禮。

十二月乙亥朔，文龍又差官解送「俘夷」一百三十名，解官口稱行至廣鹿島石城島，二船「夷變」，淹死五名，及至登城內，乘夜逃走二十名，登撫發兵捕緝，拒敵殺傷，僅餘十一人。時「諸夷」半屬遼人，率皆漢語，登撫武之望疏奏云：

查各邊鎮臨陣擒斬，絕無有解獻入京者，卽有之，亦其首惡頭目，如寧夏之哱劉，重慶之樊虎，兗州之徐鴻儒等，其餘孽小醜，悉於彼處正法，未有纍

纍相屬，致之於闕下者。至於斬獲首級，例行巡按御史勘驗而已，亦未有穢惡髑髏，入都門而塵睿覽者。唯該鎮一解再解，以至踵解不已，不知解一番功級，費一番資斧，前次汪崇孝之支領，可按籍而數也。至於驛遞應付之夫馬，沿途饋送之鄉兵，動以千百計，則二東疲瘠之鄉，尤有不勝騷然者也。合無以後凡有斬獲，除眞正頭目，獻一二以表奇功、其餘只以疏聞，而論功行賞，令撫按酌量題敍。

「俘夷」既半屬遼人，皆漢語，則纍纍穢惡髑髏中，有無夷人？此又無從查考矣。同月乙未，實錄又書，擇日獻俘祭告。六年正月丙寅，勘敍海外俘獲功，升賞官兵汪崇孝等一百有五人。凡此俘獲之功，記載甚多，今不能一一言之。但舉仁錄六年（崇禎元年）四月乙未皮島陳中軍繼盛答朝鮮使者金起宗、成俊耆等之言，錄之於後，以見文龍浪費錢糧，終虛虛套之狀。

當初軍兵奏聞之數，驗其實額，則未滿十分之一，而浪費錢糧，終歸虛套。冒姓毛人，則厚其廩料，其他將官，則待之太薄。

又七年三月癸未：

特進官李景稷進曰：臣新自島來……毛之軍勢疲甚，其意只欲安坐島中，享其富貴而已，似無他意矣。且其所爲，少無可觀，虛張軍數，多蓄婦女，每上僞功，遼民之避亂者，無所歸依，不得不來附，而其心則不服矣。（卷二十葉十八）

李景稷軍勢疲甚之言，與本節首條柳公亮所云皆疲劣之啓，同一情形。文龍養銳海外，至是已九年，軍猶疲劣，不足爲用，則是平日之不練兵可知。不特此也，島中更嘗有謀殺文龍之事，仁錄三年四月戊子：

毛都督票下都司向有學，與各營千把總謀亂，欲先殺陳中軍，事覺，中軍領兵縛致向有學等二十人推問，則辭連二千餘人，中軍解送有學於都督府。接伴使馳啓以聞。（卷九葉五）

陳中軍即前文所記陳繼盛，此言欲先殺陳中軍，據其語氣，則殺陳之後，必當又及都督矣，島兵之不可用又如此。考其原因，當不外如同書三年正月庚申接伴使尹毅立所云：

時都督以復遼爲名，召集遼左饑民，遍置於清川以北，而天朝所賜錢糧，占爲私用，安坐島中，獨享富貴，以此軍兵咸懷怨憤。（卷八葉六）

又辛酉：

天朝參將徐孤臣，率兵五十名，持軍糧百石，入保昌城。孤臣自遼失陷，來附都督，後都督欺蔽天朝，不恤軍卒，多行不義之事，孤臣卽棄去，作士窟於鴨江越邊，曰：「我天朝之人，不欲離我土，只率手下軍五十名，春則作農，冬則偵探，時以偸安責都督。」都督益嫉之。蓋孤臣慷慨節俠之士……終不能有所成，惜哉。（卷八葉六）

此皆島兵衆叛親離之證。島兵旣如此無用，於是牽奴之著，終歸虛套，茲舉例於後：

近者毛文龍駐師海上，逼近虜穴，謂奴有所懾，而不敢動。忽焉出其不意，直縛張盤，再陷旅順，如摧枯拉朽，莫敢爭鋒，中國短長之效，益已見矣。（天啓都察院實錄五年四月初九日巡按直隸洪如鐘題）

啓錄五年六月壬午兵科左給事中陸文獻疏言之更切：

毛文龍孤提一旅，駐劄平島，招撫流民，結連屬國，分屯插營，倏來倏往，以擾奴界，滿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百千計，卽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金州被削，旅順失陷，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歟？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卽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疎矣。疑草莽有伏戎，舟中有敵國，何處無曾有功，則爲文龍者亦危矣。

前文則言島兵之變，此條又云舟中有敵國，據此，則文龍之自保亦危。故仁錄有「都督縮坐島中，不敢窺賊左足」之言。又有「毛將之得爲依泊，不至狼狽者，實我國是賴」等語。凡此記事，可見文龍之未爲張盤，以及皮島不至如旅順之陷者，實朝鮮是賴。迨丙寅之役，奴兒哈赤傾國圍寧遠，號稱三十萬，視文龍牽制，旁若無人，則所謂寇關卻步者安在？甚至朝鮮丁卯之禍，金人更長驅無忌，文龍則避之雲從島，不敢出一兵，以救屬國之急。由此言之，則明朝用毛文龍之失策，可概見矣。

（二）結交近侍

牽制虛套，既如上述。然毛文龍之敢爲欺罔，而無忌憚者，則因結交魏忠賢，有所恃而然，日記卷一六七葉六一：

> 毛文龍，南方人，遼陽城陷時，逸出，自旅順口浮海東來，寄居龍義之間，以爲牽制之計，始甚單微，其後入據椵島，聲勢日盛，奴賊不能無東顧之憂。既而欺誑中朝，托以接濟遼民二三十萬，歲發帑二十萬，潛結宦官魏忠賢輩，都不發包，入諸內璫，島糧則專責我國。虛張捷報，至作毛大將傳，鋪張戰伐之績，蟄居孤島，徒事張皇，轉贈功賞，官至後軍都督。

然毛先舒小匡文抄毛太保公傳則云：「於權要，絕不肯餽遺，或送白銀千兩，須人蔘八百斤，公但如其銀償報之，故怒之者多，亦以此致禍焉。」毛文龍本以結交權要，坐致富貴，而毛先舒爲之作傳，乃曰不肯饋遺權要，卒以此致禍。野史之言，不可信者如此。歸安朱梅叔埋憂續集毛文龍傳辨，即爲辨毛太保公傳而作。力詆此傳多所依託，如「此傳本欲爲毛文龍洩憤，而不知已流於小說之無稽，」以及「直似小兒學扮村劇然」等語。凡五百餘字，今不能悉錄，大抵毛先舒言而無徵，頗可用此數語概之也。

又文龍結交魏忠賢，信使往來，月且三四番之多，仁錄四年（天啓六年）七月庚寅：

> 毛都督問安使李尙吉啓曰……近來皇上恩眷日以益隆，册封夫人，追封四代，毛帥以此感戴皇恩。又交通宦寺，締結魏忠賢，信使往來，月或三四云。（卷十三葉四五）

因追封四代，於是文龍更於獐子島築四代之家廟，時往奠拜，見淸朝全史上二葉二九朝鮮使者訪毛文龍記事。淸朝全史著者，則謂文龍實以海外天子自居。並云：

> 彼之巧結朝廷權要，以多得兵餉，爲自立之計無疑也。稱彼爲國家之忠良，寧許彼爲假面之海寇，與橫行閩海之鄭芝龍相似。

然毛之鄉人毛奇齡所作毛總戎墓誌銘則云：

> 家貧，不事生產，其在島中，日市高麗、暹羅、日本諸貨物，以充軍資，月十萬計，盡以給軍，贍賓客，死之日，室無贏財。

此言只於上述諸罪外，更增一罔利之事，其死之日，室無贏財者，則椵島積貲，必盡爲袁崇煥籍以給軍也。且毛氏師心自用，其言亦不足信，鄞縣全紹衣祖望鮚埼亭集載蕭山毛檢討別傳，謂其所撰西河集，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尙襲其誤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說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書以就已者。其謬如此，因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又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有云：「西河先生，以騰口之辯才，而多師心之議論，嘗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毛大可貽誤後學不淺。」西河之作毛總戎墓誌銘，亦貽誤不淺矣。

且天啓時，大權旁落，文龍所以能得皇恩眷顧者，無非交結魏閹之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載，熹宗在宮中，惟以斧斤爲務，一切章奏，皆委之於魏忠賢。因閹權日重，故當時之旨意，亦皆出自魏忠賢，阿勢之徒，至稱魏忠賢爲九千歲。故文龍之巧結權要，實際與結交天子無異。其時天子之勅諭，亦卽等於魏忠賢之令旨。凡此令旨，皆文龍締結太監之收穫也。

> 上敕諭平遼總兵官左都督毛文龍：邇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關犄角，數年已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衂，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略，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著該部卽與餉臣酌量接濟。（啓錄五年正月丁丑）

故文龍所受異數，亦逾尋常：

> 諭平遼總兵官左都督毛文龍：朕念遼土未平，逆賊鷙（蟄）伏，尙後策勳，時懷旰食，惟賴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夷氛，用雪國恥，匪頒厚賞，何勵忠純。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將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尙。又思各將士，僇力行間，暴露良苦，朕曩於督師輔臣，有錫賚矣，前遣內監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齎捧詔諭冕服，册封李倧朝鮮國

王，道經皮島，特錫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其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膝襴段紵一百二十疋，畀爾以備賞功之需。尙益矢壯猷，祕籌廟算，結連屬國，獎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死命，封疆克服，卽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啓錄五年二月丙午）

此欽差册封朝鮮國王之二太監，道經皮島，致此異數亦非偶然，仁錄三年（天啓五年）二月辛亥：

聞二太監通賄數萬銀於魏忠賢，不憚越海之行，而跋涉萬里，其意有在。（卷八葉二三）

此二太監內之胡良輔，後來毛文龍，與之歃血定盟，約爲兄弟，彼此之間，關係甚密。茲再摘錄仁錄三年數條於後，以見明季內外互相欺害屬國之狀：

五月庚午，戶曹以詔使徵索醜狀，已悉於伴臣前後狀啓。見貯銀蔘，必不足於應付，請將百官品銀，坊民之銀，且令都城富民，預備銀貨以待。（卷九葉一九）

六月丁丑，詔使到開城府，名以開讀禮，徵索不已，贈銀一萬二千兩，猶有不滿之意，儐使約以到京添給。（卷九葉二一）

辛巳，戶曹與儐臣相議，優備銀蔘等物，名之曰別禮單，呈於詔使，猶不快解其怒，相臣以下，朝暮踵門，而托以暑病，終不見面。且其家丁等，徵索雜物，罔有紀極。詔使每於送禮單之後，督受回謝，必倍本價，有若商賈之爭利者然，都監策應不給，上下遑遑焉。（卷九葉二三）

壬午，兩詔使怒贈物薄略，將欲發還，上遣都承旨金尙憲請留，副使胡良輔面責譯官，多發不遜之言。且曰：「俺是內官，當行無知之事，宜以此語回告國王云。」上使王敏政，在旁無言，副使怒謂上使曰：「公何無徵督之言耶」上使曰：「吾本口吃，未及發語，公先言之，吾以是默然云。」蓋上使無一言及於徵求，而受所贈與副使無異，蓋爲人多詐。（卷九葉二四）

癸未，又送別禮單銀子一萬七千兩於詔使，他物稱是，而詔使猶不解怒，促出牌文。上遣知事金藎國請留，詔使對曰：「多謝國王厚意，但欽限已迫，

不敢遲誤，未得領教云。」詔使處，回禮銀蔘等物，不可勝數。且每日勒捧銀子一萬兩，人蔘二百斤，而黨至孝所捧，亦亞於兩使，至孝卽家丁之用事者也。詔使躬董坐支銀子，厥數甚多，五更始就寢云。（卷九葉二四）

戊子，兩使始發行，其所館鋪陳器具，皆取去。（卷九葉二五）

辛卯，詔使到渡水之處，托以無橋，必折銀以捧，名之曰「無橋價」。所經州縣，一時蕩敗。（卷九葉二六）

詔使在京時，欲以銀子五千兩，換取人蔘五百斤。戶曹判書沈悅，請令開城府貿給，留守閔聖徽，計無所出，遂逐戶勒收，囚繫滿獄，怨呼徹天。及詔使至，秤納人蔘五百斤，卽招譯官張禮忠語之曰：「前日在王京時，凡所換貿之物，皆交還原銀，可見國王敬客之意也。今到此處，無意交還，不還原銀，則是以天使爲買賣人也，還取原銀。」一府之人，號哭道上曰：豈意中原，有此大賊云。（卷九葉二六）

詔使又以眞珠四百四十餘箇，出給本府，折銀五千六十兩，刻期促納。府中之人，或有自縊者。（卷九葉二六）

戊戌伴送使金尙容馳啓曰：詔使到黃州，出給眞珠二百箇，使之折銀三千兩。又求生鹿，本道監司言以倉卒難得，則詔使令折銀，厥數甚多，且放其頭目亂打守令及下人。黃海一境蕭然，若經兵火云。（卷九葉二九）

己亥，黃海監司權盡已馳啓：極陳詔使貪黷無厭之狀。且言本道所用銀子之數，幾至二萬兩，率多白奪於商賈，請令該曹打算，還償其戶。戶曹從略償之，商人多怨。（卷九葉二九）

內官輩，本無知之人，故自稱當行無知之事，以此徵索萬狀，亦不自知其醜也。然毛文龍於此輩無知之人，則又奉承如不及，仁錄三年六月甲辰：

伴送使金尙容啓聞曰：都督每令我國減省接待之事，而其私自承奉，則如恐不及。今又讚美兩使，欺罔皇朝，其反覆難信之狀，至於此極云。（卷九葉三一）

文龍讚美兩使之用意，實不難知之，啓錄五年八月辛巳：

平遼總兵毛文龍，疏頌册封朝鮮內使王敏政胡良輔，中稱：「幹國眞忠，超

越古今之欽使。」旨優異之。

是年十月，文龍奏請內臣駐劄登萊，督發糧餉。六年十月丙辰，帝嘗有旨：

海外事體，與內地不同，內地患破冒於有餘，海外苦仰給於不足。除接濟東鎮，著戶部悉心區處，朕尙念其未足以鼓舞將吏，安插歸民，而無遺累屬國也。

且云：「朕豈愛通侯之爵，以賚勞臣。」七年正月甲申，上諭兵部：

奴子蠢動，屢見塘報，爾部卽刻差人諭毛文龍，整搠兵馬，直搗奴巢，以爲關寧後勁。兵部尙書馮嘉會回奏。復諭：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向，巢穴必虛，宜秣馬厲兵，長驅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素心，計必出此。你部卽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還著水陸倍道，速達朕旨，功成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爲制勝之策，以釋朕東顧之慮。

二月乙巳，特命親近內臣胡良輔等四人，駐劄皮島，與毛帥同心協力，計議而行。據大學士黃立極等題：

今早文書官郝隱儒等，恭捧聖諭到閣，臣等仰服宸慮淵深，神謨周至，不啻置海外於几席，而悉心計之也。竊念毛帥，提一旅於烟波蜃嶠間，而遼人趨之如歸，關門倚之犄角，當饑窘交迫之際，多執訊獲醜之功，斯亦錚錚獨著者。然接濟不時，旣苦於兵，供億頻繁，又苦於餉，問之該部，已給其全，問之該鎮，尙缺其半，皇上渙發德音，重以特遣，其於鼓暢軍情，清綜夙弊，協和將士，震懾逆酋，知必能辦此，以副簡命。乃臣猶有慮者，海內有皮盡之憂，司庾無點金之術，則海外之軍貴精，而餉貴實，皮島以部臣爲心，覈實請給，念持籌之困窮，部臣以皮島爲心，及時運輸，念荷戈之勞瘁，此尤交相體恤，以釋宵旰之懷者也。謹擬聖諭一道，呈覽。

諭曰：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方於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之憂，實勞宵旰，毛帥獨奮孤忠之撐，海外遠提師旅，閱歷多時，乃中朝實倚爲輔車，而去撫每視爲秦越，疾聲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屬國，苦資糧匪履之供，乃於

百凡艱危之中，尙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卽今逆奴，雖服天誅，而叛孽尙懷叵測，朕志復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著，去冬該鎭曾有請討內臣駐劄之奏，朕愼思詳審，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鎭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副鎭守海外等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監金捷郭尙禮，都著於皮島等處地方駐劄，督催餉運，查覈錢糧，淸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體，著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牽掣，相機勦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勳，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報，如遇偵察機密事情，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卽便據實直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島中合用軍需，皆屬喫緊，茲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各色紵絲通袖膝欄二百疋，五色布四百疋，以備營伍作正供用。又查發得頭號發熕礮三位，二號發熕礮六位，鐵裏安邊神礮六十位，鐵裏虎蹲神礮六十位，頭號佛郎機二十位，二號佛郎機二十位，三眼鐵銃五百桿，隨用提礮什物全，盔五百頂，齊腰甲五百副，長把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三萬枝，單鈎槍一百桿，大小鉛子三萬箇，火藥五千斤。就著胡良輔等，都隨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旣特命親近內臣，與毛帥同居海外，風波阻隔，溯汎艱危，掌握旣專，事權宜重，所有合用勅諭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頒給施行。務使東江一著，不徒疑敵之虛聲，而兩河三岔，確資固圉之實效。擬入，得旨：覽卿等奏，海外之兵貴精，海外之餉貴實，必交相體恤，慰朕宵旰之懷，具見卿等爲國殫忠，朕心嘉悅。擬來諭稿，剴切詳明，已批發了。

內臣胡良輔等之出鎭，亦文龍所疏請，見甲編葉七二〇。按，文龍之意，不過利用太監等之共同作弊，以爲日獻僞捷虛張兵數之計。如內臣一出，卽允百萬額餉之請，其確證也。又勅諭內盔五百頂，甲五百付，據仁錄五年五月丁丑，則曰「五萬部」，如備邊司啓曰：

頃見胡良輔等賫來勅諭，則天朝所送盔甲，多至五萬部，毛營見在軍兵，安用許多甲冑，想必積置於無用之地？徐觀事勢，或移咨請借，或送價貿易，

先令接伴使試探其意，宜當。上從之。（卷十六葉二六）

此啓可供查考東江實在兵數之用。至太監出鎮皮島之事，及其與毛文龍之關係，據仁錄五年（天啓七年）五月辛未，冬至聖節使金尚憲馳啓曰：

聞胡良輔等四人，或以總督鎮守，或以提督分守，將駐劄皮島，二月二十四日，已離皇都云。（卷一六葉二一）

同日又有一條云：

張維曰：胡良輔今將出來，毛將亦將出島。……上曰：胡太監又至云。一毛難支，況數三太監乎？中朝之事，亦極寒心。以胡良輔爲監軍，而言官莫之劾耶？吳允謙曰：魏忠賢擅國主斷，鍊兵闕庭，故兵政在於內官云矣。（卷一六葉二三）

此條內「胡太監又至云」，揣其口氣，頗有談虎色變之慨。仁錄中亦有「太監先聲，舉國色變」，之言。七月壬申，仁錄又載胡軍門接伴使李弘胄馳啓曰：

臣往候胡苗軍門，則胡是軍門也，苗乃督察院也。……往見金郭兩太監，則金郭初非胡苗中軍，胡門則殷姓人，苗門則孫姓人爲中軍。張大秋曰：四太監之出來，與毛都督歃血而盟，約爲兄弟云。（卷一六葉五二）

文龍於此四太監，則弟兄相稱，其於魏忠賢，則又稱之爲父，據甲編葉七二〇記毛文龍結交近侍有云：

用其腹爪陳汝明、孟斌、周顯謨等，輦金長安，拜忠賢爲父，繪冕旒像於島中。

按，啓錄七年正月丙戌，有「毛帥標下遊擊陳汝明，公務在京，慣熟海道」等語。是陳汝明等之至京，當在六年也。八月壬午，太監胡良輔等奏毛文龍斬獲功，得旨：

奴虜猖狂，殘我屬國。該鎮與毛帥協力同心，宣布恩信，賑恤吏民，激勸將士，麗地湯站懶盤等處，屢建奇功，積衰頓起，軍聲大振。具見海外方略，益體廠臣安攘籌畫，克副任使，深慰朕懷，所有俘獲，不妨風帆之變，另行題解。

十月甲辰，錄東江功，太監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等，及胡良輔、金捷、郭尙

禮，各麾錦衣衞同知，苗成指揮僉事，郭尙禮千戶，邊進朝等二十一人，各百戶，崔呈秀等麾錦衣衞同知，餘賜金幣有差，見國榷。至於毛文龍，據仁錄五年十一月辛巳，則封遼東伯：

> 毛營回禮官黃扆馳啓曰：臣因票下人，聞都督陞秩，封遼東伯，諸將衙門皆致賀，臣於設茶時仍稱賀。（卷一七葉四一）

據上文所記，則毛文龍無功而爵益高者，蓋由結附內臣，諂事魏閹，後文所引袁崇煥云：「宦官藩鎭，陰氣所乘，文龍與魏忠賢，相因相籍，」更可互證。又按，毛文龍封爵事，明史與各書皆不載，獨仁錄記之，是否當時誤傳，待考。

（三）接濟東鎭

接濟東鎭，天啓帝嘗特勅戶部悉心區處，同時又有「海外事體，與內地不同，內地患破冒於有餘，海外苦仰給於不足」之旨。因此海外之事，不設文臣爲監，兵馬錢糧，亦不受經撫管覈。卽如查覈之遣，帝亦曰「且待徐議」。於是文龍有恃無忌，恣意報求。以兵額言，初只二百零星不練之兵，後則每稱精兵數十萬，歲餉則由二十萬，增至一百萬。天啓七年九月甲戌戶部言：「東江餉銀，原止五十七萬八千餘兩，增至一百萬兩。」至文龍請餉之疏，則必挾以「平奴」之言，啓錄五年十二月乙亥朔：

> 平遼總兵毛文龍，屢請增餉，戶部具覆，言毛帥之有志於滅奴也久矣，天啓三年具呈臣部，云得餉百萬，明年可以滅奴。今又云二年之間，有不平遼滅奴，復三韓之舊業，甘治欺君誑上之罪。如此，則取遼不啻反掌，祇爲少餉誤耳。夫精兵十七萬，虛實與否，雖未可知？然餉止百萬，數不爲多，可以滅奴，功不爲小，定以二年，時不爲遠，夫復何靳，而不與之，以爲一勞永逸之計。獨是以今日之民力，當割膚見髓之時，今日之太倉，當罄懸鼎恥之日，卽關門諸鎭，歲餉六百餘萬，尙不能支，而復欲湊足百萬，誠有不易言者。臣竭力區處，仍舊給發四十萬，再勉強於新餉庫內，那借五萬，又臣前請汰薊密永三鎭新兵，苟如督臣所議，歲省當不止十萬，俟報到，卽於庫內扣撥海外，此則竭臣部之力，從長酌議，以應毛帥之求也。若登津新兵，歲餉總三十五萬，撤之，以其餉實東鎭，此係兵部事，應聽酌議者也。至已前

改運一事，原因毛帥餉部及差官極言其便，今接漕撫手書，併抄送古今海運行止之實，其害有不可言者，淮揚士紳公揭，言之亦復懇切，則必仍歸津運爲便。上從之。

因明廷重視東江，不讓寧遠，關於文龍之請，又必盡力應之。據部覆，於薊、密、永之兵則汰之，於登，津之餉則撤之，奪他人之餉，以餉東江，此卽奪他人之食，以飽文龍之腹。然據明帝言，則以爲「朕猶念其未足」。又按，津運之事，卽海外鮮運接濟東江之糧，啓錄六年閏六月壬寅：

天津巡撫黃應泰疏言：海外鮮運，於六月十五日開洋，前後六幫，其裝糧數，已足十萬，幷附帶津買京發雜色布匹，及軍器蓆片等物，六年鮮運之事竟矣。

據此事竣一言，並本編後文歲運二十萬石之事，則是十萬之糧，當係第二批，其第一批十萬石，或已先期出海。海運之外，猶有朝鮮之接濟，如朝鮮所稱「島糧則專責我國」。以及登萊鎭江之間，沿途十餘島，屯田之利，廣可屯田數萬，狹亦屯田數千，據啓錄五年五月辛未光祿寺署丞郭自維陳海外情形疏，各島收入，歲可得十五萬石。其實尙不止此，如天啓六年九月甲戌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兵科給事中王夢尹頒詔朝鮮，便道詳閱海外情形，歸陳八款，其中屯田一款，謂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舊隸朝鮮，其開墾田地，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二十九萬石有奇。凡此屯田之利，皆遼兵遼民屯之，結果徒資文龍浪費之用。又丙寅之役，奴兒哈赤悉衆圍寧遠，是年二月丙子，據明帝旨：「奴酋入犯，文龍全不知覺，牽制安在？」六月甲戌，文龍回奏，則藉口錢糧不足，如曰：「兵士死於饑餓，猶謂臣不成牽制乎？」又云：「正月間，奴酋渡河而西，儻糗糧稍足，臣率大軍疾驅遼瀋，何異入無人之境？無奈啼饑之衆，不能進戰，臣至今以爲恨。」因請餉一百萬兩，米一百萬石，且曰，斷非百萬不可。又請裁東兗、磁州，眞定諸不急之兵，以其餉餉海外。又催荆州打造船隻，及見貯天津火藥器械，務於夏月到齊，則餉與軍器俱足，水陸可以並進、立奏定遼之績。上命戶工二部，作速查發。七年四月乙卯，文龍疏詆登萊舊撫武之望。以糧遏餉置，擊於舊撫爲言。並稱頌登撫李嵩總鎭楊國棟二臣，實相矜憫。李嵩亦閣黨，據天啓都察院實錄，是年五月初五日，李嵩有請建

魏閹生祠一疏。楊國棟山東總兵，崇禎長編元年八月庚戌，國棟陳文龍十大罪，文龍亦具疏攻之。又啓錄七年五月丁丑，上諭戶部，務使一銖一粒，盡到文龍師中。如戶部尚書郭尚友覆毛文龍接濟島兵疏，得旨：

> 覽奏，海外各新舊餉銀甚悉。本年應發，俱已告竣，具見籌邊苦心，還著劄取該鎮炤數查收，務使一銖一粒，盡到師中。未開洋者，行該撫按嚴覈催發，無令解官且前且卻，有誤接濟。

此一銖一粒，皆當時搜括之銀，亦卽民間賣兒貼婦錢也。八月二十三日，天啓帝崩逝，崇禎卽位。（以下所引不注出處者，俱崇禎長編。）九月戊辰，文龍疏言不平五事，錄其有關者於後：

> 七年苦處，百戰勤勞，有不平者五事。招撫遼民，挑其精壯入伍，老弱屯種，竟成一旅之師，以抗強敵，今使之食不充腹，衣不遮體，空拳赤足，冒死生於鋒鏑之下，較之內地逍遙自在高坐糜餉者，其苦樂□分，不平一也。寧遠月餉，一兩五錢，內丁二兩四錢，加以食米五斗，又叨皇上恩賞，不一而足。乃海外南官，七年以來，未徵半年之俸，數百萬兵民，取給於天津登萊二十萬之米，其中多有漂失而浥爛者。山東二十萬兩之銀，復有侵剋，手臂腹心，雖肥瘠有分，皆是血肉，何獨於關上加厚，而海外膜視乎？不平二也。……

若此之類，舉不勝書，至請月餉則欲比例寧遠，而曰「何獨於關門加厚」。（按，寧遠兩次大捷，殺金人無算，卽奴兒哈赤亦斃命於丙寅之役，則所謂「牽制安在」者？又將何辭自解）。又崇禎元年三月庚寅，文龍言：使朝廷早能信臣，糧餉器械，一如關寧之湊手，遼已早復。奈何疑信相參，忌謗百出，一似嘗試羈縻，而糧餉終吝慨發，是以臣之牽制敵人者而牽制臣，封疆之事，幾何不誤？先是督師袁崇煥，以東江不受節制，故嚴申海禁，不許登州一船出海，因上策畫東江事宜一疏。欲以東江錢糧器用，俱於關門起運，至覺華島登舟，由旅順以至文龍處，而津運糧料，亦由靖海以至覺華島，俱經督師衙門掛號，方許出海。四月甲辰，文龍疏駁其不可，謂是攔喉切彼一刀，極言海上必不可禁。又以兵譁爲言，將有寧遠揭竿之狀，梟示爲首降丁二名，方得稍定。甲編葉七一九載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謂文龍

信口煦煦，卽指駁彼之疏而言。又按，仁錄嘗有「毛將不得志於天朝，則必投於虜」記事，此與道臣王廷試所報「逼登索餉，便欲肆行刼掠」行爲，似無二致。（見袁崇煥題本）五月壬申，文龍疏請詣闕直剖心跡言：

> 臣勢處孤危，動遭掣肘，功未見其尺寸，怨已深於尋丈，而皇上知之否？中外臣工，於兵家奇正之法，彝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論，終非煞著。惟臣居遼日久，探討獨到，無奈地隔天寥，筆難代舌，而皇上知之否？屬國殘破之餘，緩急無望，一應接濟，合于夏秋兩季，及時頓給，以便轉運，其間裒益調劑，厥有權宜，而皇上知之否？其他語多傑（黠）驁。

旨云：毛文龍本以義勇，簡任東江，數年苦心，朕所洞鑒，人言何足置辯。報聞。又按疏中「探討獨到」四字，卽甲編葉七一九「惟我知滅奴孔竅……此處誰代得」之意，皆所謂黠驁之言。六月壬子，專理東江餉務戶部員外郎黃中色，覈東江兵三萬有奇，具疏。報聞。七月戊辰，文龍言：

> 餉臣黃中色，查簡壯實堪戰兵三萬六千餘名，此止就本島各營所隸步伍之數也。若雲從、鐵山、昌城、滿浦、獐鹿、三山、旅順諸島，幷出哨屯種等官兵，幷未實核，遂不肯竟查閱之局，將慮無餉而兵譁難制耶？臣業已戒令弗譁矣，將慮各島未必聽查耶？臣業已原（願）同餉臣逐島聽查矣。今止閱皮島兵丁，而各島執不肯往，以一島兵丁之數，謂各島兵丁，統在其中，昧良心甚矣。

旨云：遼民避難，屯聚海島，荷鋤是民，受甲卽兵，難與內地僉募額餉相同，文龍宜乘機奮勇，著有顯效，誰得以糜餉藉口，朕甚望之。乙酉，登萊巡撫孫國楨，疏報東江兵數二萬八千。旨以海外兵數旣定，准運餉八萬石，不得重累東民。十一月戊寅：

> 戶部覆：道臣王廷試覈東江額兵僅二萬八千，原無十五萬之數，就兵額餉通（共）官俸布疋花紅廩餼運價，每歲該銀三十五萬四百六十兩，米十六萬八千石。登餉二十萬，已報六萬六千餘兩，應扣支，皇賞十五萬兩，只應給五萬六千兩，餘銀四萬四千兩，充元年折色。俱如議行。

二年二月戊子，督師尙書袁崇煥疏言：

東江兵二萬八千，此道臣王廷試之言也。約數十萬，此鎮臣毛文龍之言也。臣屢令人察之，無數十萬，然亦未必止二萬八千？今只計應用兵若干，與能能（疑衍）養兵（若）干，亦安得盡遼人而兵之，而養之，則二萬八千之外，例如關外隨便安插，任其自爲屯種可也。帝從之。

按，文龍自入崇禎朝，因廷臣羣以冒餉爲言，多有上本者，於是有汰兵覈餉之舉，精兵數十萬，定二萬八千，歲餉百萬，減爲三十五萬有奇，歲運米則十六萬八千石。當時朝鮮進香使洪霧書狀官姜善餘等中原之行，曾目擊明廷此項議事，據其回還時，仁錄六年九月丙戌記使臣面啓國王之言曰：

七月初一日，皇上親行秋享大祭於太廟。……平臺召對時，適毛將遣使獻俘，皇上召兵部尚書問曰：文龍獻俘，似或非實？前者冒餉亦多，該部詳查以聞。於是黃戶部中色王兵部廷試孫軍門國楨皆曰：文龍有軍二萬六千，一年之餉，殆十餘萬，而不能收復遼陽一尺土，國家虛費至此。勅令兵部酌處云。毛帥若不得如前冒餉受糧，則其勢不得不責辦於我，前頭必有難處之患矣。（卷一九葉三二）

此所云難處之患，觀上節內「一毛難支」之言，暨後文所記侵害屬國至於掠取冬至使一行銀蔘，皆難處之患也。又按，朝鮮實錄記中朝之事，往往只述大概，不甚求詳，如記事內有軍二萬六千，及一年之餉殆十餘萬，考前文所記，則不無出入，此皆不甚求詳也。又甲編葉七一五，兵科抄出欽差平遼便宜行事掛征虜前將軍印總兵官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毛文龍奏本，爲三軍命若懸絲，孤臣勢如壘卵，亟墾聖明俯賜乾斷，以清糧餉，以活饑軍事。內容要點，分段論之如次。首段：

臣受鉞九年，苦情奴勢，其顚末告之數矣，但責臣冒餉，在朝臣終於未明，而臣心又終於不白焉。夫臣危處東江，與虜爲鄰，其歸鄉人民，每歲不啻萬計，各欲奮臂報洩父兄妻子之讐，圖復土地田宅之思，臣亦忘形跡於將士之分，秉心戮力，以答國恩，以副民望，故兵每稱二十餘萬，豈臣以虛報多數而冒糧餉乎？以兵數定餉而貪金錢耶？不過圖恢復遼土，而疾呼求應，儻得餉具充足，便可乘機掃穴矣。別無他腸，別無他算，此心付之朝廷，質之鬼神，對之天地者也。

按，仁錄元年至七年，關於記毛文龍「欺罔天朝」，及「陰謀詭計」之事，凡數十處，並有「文龍之於天朝，決非純臣」等語。所謂「此心付之朝廷」者，無賴之言也。下又云：

> 孰料廟議紛紜，今日言臣報數之多，明日言臣無厭之求，以致先帝惑聽，一遣科臣王夢尹詗臣姜曰廣詣島點閱，所揆錢糧不敷，減報一十餘萬。第兵數奏之殿陛，糧餉終復如故，使臣東那西借，剜肉醫瘡，癡望朝廷有垂鑒之日，而三軍得飽腹撻奴矣。

姜曰廣等閱兵之情形，據仁錄四年閏六月辛亥伴送使金瑬馳啓曰：

> 昨日都督令其差備譯官來言於臣等曰：聞兩使欲往義州等處點兵云。可於鎮江舊城放礮報變，以獦賊聲息，沮遏其行云。蓋其意曾以手下軍兵，盡爲擺送邊上爲言，故恐兩使見其虛張之形也。（卷一三葉二三）

同葉又記文龍悖語，有「閱不閱在我，不惟閱不閱在我，併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等語。據此，則姜曰廣等之點兵，似不能澈底。又三段云：

> 日望一日，又以冒餉劾臣，且臣誓在平奴，原籍舊居，止存四壁，今據皮島，屯兵安壘，與士同棲，冒餉何爲？冒餉何用也？

此云冒餉何用，據仁錄，多蓄婦女之用，卽其一也。毛奏又云：

> 及至登萊道臣王廷試奉旨汰兵，將各島哨守兵士，俱不點閱，只將皮島官兵一看，就餉定兵，而自曰二萬八千，此亦不揣朝廷恢復之計，止狃目前乏餉之算耳。孰不知奴酋何等兵馬也？何等器械也？跳梁十餘年，盡鍛鍊之奴也，以臣枵腹之卒二萬八千，而欲取勝強奴數十萬之衆，使天下人聞之，疇不笑臣之不能料敵如此，憂國之誤用徵臣如此。如臣委以二萬八千人，可勝強奴，亦不必延之今日，懇之九年也。

文龍既知非二萬八千人可勝強奴，然則其前時何以又言「止用東江二三千人，藏雲隱霧，一把火遂了東夷，」（見同書葉七一九）。毛奏又云：

> 臣謹按兵誌，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徼倖取勝，則臣之不敢爲，臣之不敢許也。

按，夜襲鎮江，損威招釁，卽徼倖取勝也。毛奏又云：

臣一介末弁，孤處天涯，曲直生死，唯命是從，敢嘵嘵取憎哉？究竟其根，實文臣之誤臣，而非臣之誤國也。昨催登萊海防道臣錢糧，隨執手書云：今歲錢糧，部與布政司俱不肯發，要將往年多領者扣算。然臣以十餘萬之衆，而受四十萬之餉，無衣無食，籲告九重，今反以二萬八千爲額，復將上年領過錢糧，扣作今年糧餉，而呼庚呼癸之衆，速絕氣於今日也。卽據道臣王廷試覆稱：「汰去老弱，止存精兵二萬八千，宜於崇禎元年六月爲始。」而元年六月之前，經汰去者，未必盡老弱也，卽老弱者，皆不費衣食之士偶乎？

按，同書葉七二〇載：文龍總兵來，每歲餉銀數十萬，無分毫給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其侵盜邊海錢糧如此。奏續云：

語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數千里之外，每發餉幾萬兩，米幾百石，是猶久旱之地，偶降霢霂，奚能滲漉土壤乎？是以白骨盈溝，餓孚滿道，欲將往歲之餉，扣作今日之餉，獨不念百孔千瘡之苦，烏得粟陳貫朽（朽）於今日哉？還將食過之軍，剖腹取之乎？可令今日之軍，封口坐斃乎？不知計部之欲殺臣，不知計部之欲陷十萬生靈也？此臣之未解也。

文龍所得歲糧，本不以給軍，於計臣何與？此十萬生靈，實文龍自陷之。奏續云：

再議每兵每月本折，共一兩三錢，較之關門，雖若不足，例之各邊，似爲有餘，臣處東江，原爲關門牽尾，關門接壤神京，每月一兩四錢，米一斛，尙不敷用，況東江懸海，風濤叵測，百物騰貴，而反議每兵銀七錢，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東江耶？夫慕多棄少，人情之嘗，關門東江，兵屬一體，一兵兩價，豈鼓舞軍士之妙算也？此臣之又未解也。

按，東江關門餉銀不同者，據後文記崇禎元年時，椵島米八石，值銀一兩，登州則米八斗，需銀三錢。以此觀之，則島中之富足可知，關於百物騰貴之言，又不可信。毛奏續云：

今臣九年，陸續費過糧餉，亦百萬餘矣，如准臣請，於八年之前，而慨發百萬金錢，臣不敢誇口平奴，亦庶幾挫銳奪氣於十分之五矣。……諸臣獨計除臣，不計除奴，將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於同室，此臣之益未解也。

檢毛文龍前後請餉之疏，動曰「滅奴」「平奴」，以爲需索糧餉之藉口，如天啓二年八月，則曰朝廷何愛三十萬金錢，不以爲搗巢覆穴之用。其時大學士葉向高，且爲之代請。天啓三年，則言「得餉百萬，可以滅奴」。後來因百萬譚何容易，於是又爲「取遼不啻反掌，祇爲少餉」之言，其先後冒餉之漸如此。又考東江糧餉，僅就餉銀一項而言，前後平均計算，最少年亦四五十萬兩，九年共費，當在數百萬以上，歲餉之外，又有賞銀無算，而文龍之疏，只曰百餘萬，此種措辭，頗類欺罔。揣其用心，不過故爲此約略之言，以見其數之細，以爲一時朦奏之計。毛奏續云：

> 臣屢疏直戇，非不知得罪朝臣，以速臣命，但臣心只以封疆爲重，君恩爲重，不得不籲天頻愬也。今臣藁席待罪，宜無言矣？昨執王廷試手書，知糧無應援，豈十餘萬生靈，因臣一人而幷斃之，又安能默默爲哉？

文龍何嘗以封疆爲重，朝鮮人謂文龍，大則投虜，其次侵我國也，最得文龍肺腑。毛奏續云：

> 臣自去年十月守凍，至今七越月矣，草根樹皮，淘洗淨盡，荒山赤土，尪羸流離，種種顛連，偪臆無訴，以致降夷生變，強卒喧嘩，奴擊浸凌，各島告變，無論臣瑣尾庸流，卽智等良平，勇如賁育，亦無如之何也。

按「強卒喧嘩」，當不外卽仁錄卷一八葉五〇所云「將佐離心，蓄怨已極」，以及向有學等之欲殺毛文龍，並本篇第四章所記「管下將官，分明言其反形已著」，種種情事。又奏本末尾有崇禎二年五月十一日奉聖旨：

> 島兵裁定，照額發餉，近已有旨，督師欲面諮籌略，軍中一切事宜，當從長商確，具奏。該部知道。

此奏本，崇禎長編作四月己亥，卽四月十四日，是年閏四月，去六月五日文龍之死，只八十日耳。據上所述「反形已著」一言觀之，則「浪費錢糧，終歸虛套」，益信矣。

（四）召商專利

文龍之召商專利如何？據仁錄卷一七葉四一，毛營回禮官黃昇馳啓曰：「臣觀都督之爲人，揚己之善則喜，受人之財之悅，等是商賈貪利之人。」又卷二〇葉四，平安監司金起宗面啓國王曰：「毛將據島中，得專通貨，安享富貴，擬於王

者。」又領議政吳允謙曰：「毛之據守島中，本心只在富貴。」啓錄則有三年三月辛卯御史劉重慶言：「毛帥起自行伍，一意牽奴，奈何子女玉帛，積百盈千？」又有六年五月丙寅薊遼總督閻鳴泰疏：「自江東路開，眞假莫辨。」又曰：「師旅之興，何時蔑有，然未有用兵之久，糜餉之多，而成功之難如東事者。病根在事有兩樣人，而人有兩樣心，有一樣欲殺奴之人，卽有一樣不欲殺奴之人，欲殺奴者，惟恐其不滅，以爲國害，不欲殺奴者，惟恐其不生，以爲己利。」又曰：「近有一種走利如鶩之徒，視朝鮮爲奇貨，借文龍爲赤幟，以營其自便之私。」又曰：「徽貴徽賤，虛往實來。」又仁錄卷二〇葉一三載袁崇煥咨，略謂文龍湔才無忌，小器易盈，以海島爲夜郎，曰惟予大，棄國憲若弁髦，曰莫誰何，餉饋之供億若流，牽制之實事安在？十年開鎭，不聞復寸土於遼東，一味欺君，徒見居奇貨於東奴。又虞山錢曾也是園雜記，內有一則，本爲毛文龍洗濯而作，然閒有一二，亦不能盡掩，如曰：

> 歲糜金錢無算，販參貂以輸輦下諸君，獻俘冒賞，張投鞭擊賊之虛聲，而求所謂搗穴奇謀，實鮮有當。

據以上記事，則是毛文龍用「牽奴」之名，遂專利之實，當亦不難明瞭。至於販參貂以輸輦下諸君，則又不外爲自固之計，以圖永遠專利海外。故毛文龍之召商，每藉口曰，「奉旨召商」。其流弊所至，使海外解官，恆以餉銀，置買貨物，攜至軍中，折算取利（見啓錄五年二月庚子兵科給事中李魯生疏）。厥後解官輩，更有乘機侵沒之事，啓錄五年八月丙戌：

> 上念海外兵士乏餉，發帑金二十萬，遣官曹維信郝國儒等，解赴東鎭，維信等頗有浸沒。平遼總兵毛文龍，以諸臣航海艱苦，不錄其過，疏請下部優擢，爲王事賢勞者勸。上謂此番盜去銀六千兩，如何含糊不明？以後差官，解銀到彼，必驗數實收奏報，有攜帶貨物抵銀者，不許容情濫收，以虛朝廷優卹孤軍至意。

此解官等盜餉至六千兩之多，卽五千軍一月之兵餉也。如以此銀買登州三錢八斗之米，可買米一萬六千石，皮島則銀一兩直米八斗，其數更多，可養活無數枵腹之卒。毛文龍平日請餉之疏，輒以軍士嗷嗷待哺，或三軍命若懸絲等語爲提，急迫之

情如此，若果言出由衷，則此侵沒餉銀之解官，卽爲國家之罪人，自應功過分明，據實請旨定奪。且前則造作蜚語，中登萊司餉同知翟棟，致道臣譚昌言發憤嘔血卒，後來又憾登撫言彼爲古之安史，於是彼乃借口餉銀，疏劾登萊解官吳宗武等侵沒，其意蓋在甘心武之望，之望因劣處以去。此皆文龍假餉銀爲言，以除異己之事。獨於此次眞正盜餉之人，乃又容情濫收貨物，含糊不明，有罪之人，而妄稱賢勞，且又爲之疏請下部優擢，無法無君，莫此爲甚，以情理推測，必曹維信等亦有所藉，或因餉銀悉辦貨物，與文龍氣味相投，狼狽爲奸，有以使然。此事雖小，其餘可以類推，不可不言也。

又按，召商之事，據文龍疏奏，大略謂海外兵民數百萬，接濟無術，屢借商貨，易米救濟，請召商輸銀，准抵積欠，卽與選官，明註欽恤鮮商，以鼓舞之。啓錄五年十月庚辰：

> 先是，平遼總兵毛文龍請餉，戶部定議，歲給四十萬，內除本色二十萬外，該折色二十萬，於山東新餉支給。後因文龍議通商，多市商貨，價至三十萬，而以兵餉抵還，令諸商到登支領，登撫武之望不與，文龍疑管餉都司毛應時勒賄阻商，具疏參之，且咨登撫，俾代請增餉，武之望上其狀，乞賜酌議，以疏滯困。戶部覆言：給兵給商，在內固均之支給，而兵之冒鋒鏑而需此者，竟付之商手，恐九邊無此事例？況二十萬之內，尙該旅順兵餉四萬餘兩，應登撫扣除，猶未可盡兌爲商貨也。奪兵餉而作商價，事旣窒礙難行，以不及二十萬之兵餉，而抵三十餘萬之商價，數尤懸殊。總之，商可通而貨不可征，登海爲夷夏之秋，往來盤詰，不可不嚴，商價可兌，而數宜有限，兵餉非可居之奇貨，乞令登撫移文毛帥，酌定回文，作何給發，作何通融，不得輕信商言，擅請增餉。得旨：你部還酌議詳確具奏。

以兵餉付商賈，明朝九邊所罕聞也。又且不及二十萬之餉，多市商貨至於三十萬，抵還之法，卽以兵餉兌給，察文龍詭計，不外欲因此借欠商價之十餘萬，作爲將來請求增餉之理由，如天啓六年定東鎭兵餉五十七萬有奇，卽係加增十餘萬也。於是文龍更逞其故技，以期索餉。啓錄六年九月甲戌戶部議：

> 海商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約借欠不下五六十萬，子

母俱失，非招商接濟之初意。在海外者，宜聽文龍給與，在登者，自應就近取償，但姦商冒支之弊，不可不防。登萊撫臣，須取有文龍商貨實收，然後給發可也。

借欠之數愈大，於是增餉之數亦更大。六年，東江兵餉，原止五十七萬，七年，忽又增至一百萬。歲增餉，則歲以爲額，歲歲增，則歲歲以爲額，明請不得，則歲借商價以請帑，請帑不得，則歲以爲欠，歲歲借，則又歲歲以爲欠。是東鎮兵餉，將永無可清之日。使七年八月內，天啓帝不崩逝，則是明年東鎮兵餉，不知又當增至若干萬？文龍無厭之求，類多如此。又按「子母俱失」，據陳繼盛言，卽「客商買賣之際，掊克入己，彼此商賈，並皆稱冤。」（仁錄卷一八葉四六）故毛文龍不但剝軍，且又剝商。卽屬國朝鮮，亦因其影響，至有私商之禁，仁錄二年十一月壬子：

禁椵島私商。時毛文龍久駐椵島，許我國通貨，商賈潛相販鬻，蔘價日踴。戶曹啓請下諭於兩西監司管餉使，及龍鐵等官，譏察關津，俾不得潛入，如或抵法，沒入贓物，梟示境上，循私蔑公，不謹檢飭者，亦爲拿鞫。上從之。（卷七葉二九）

毛文龍本以朝鮮爲外府，私商之禁，只廢話而已。如同月辛未，都督毛文龍移咨，請蠲罷稅弊，以流泉貨，以助軍餉。其略曰：

東江賴我懸師，作狂奴勍敵，收攝順民，剋服遼士，共相倚重者，故不慮聚兵滅虜之難，獨慮裕食養衆爲難。本鎮焦勞拮据，權宜設計，互市通商，以期接濟，業奉明旨，開馬市於鐵山境上，蓋欲令漢麗之貨物，以充軍中日用之資，可令芻糈之續繼，交易之頻仍，實便民大著數也。近據部下諸將所稱：麗人不來入市者，只緣各館重抽稅之弊，百般徵斂，以致漢之貨物壅集，麗之米菽阻住，有無不通，均失其望。本鎮聞之，寧不踏蹋。況商民所得不多，誠恐稅弊不除，商賈慳其貿易，軍民失其便利，何以襄獫伐而彰天討哉？仰禁戢抽稅，速令麗民照常按期赴市，公平交易云。（卷七葉三八）

咨內奉旨之言，檢甲編葉七二〇載袁崇煥題本，則曰，「皮島自開馬市，私通外夷」。據此，則鐵山馬市，當亦係文龍自開無疑。其言奉旨者，蓋欲以此恐喝屬國

罷稅也。然文龍於島中，則又有收稅之事，仁錄六年十二月丁亥戶曹啓曰：

毛都督於島中，接置客商，一年收稅，不啻累巨萬云。若使都督不盡入己，其補軍餉，豈淺鮮哉？我國則京外商人，雲集椵島，賫持銀蔘，換貿物貨者，不可勝數，而官家未嘗有一箇收稅，豈有此理乎？今若另擇有風力文官，稱以接伴使從事官，設關於津頭要害處，監收商稅，而嚴立科條，著實舉行，則必有裨益。

答曰：毛將之請減貢舡，意在專利。而不許減舡之請，又設徵稅之官，使商船不得任意出入，則必被憤恨，觀勢施行。事遂寢。（卷一九葉六七）

於島中客商，則一年收稅，多至累巨萬，於朝鮮之欲設關津，則憤恨而不許，其處屬國之不平，又如此。且不僅此也。仁錄又載：

三年四月己丑黃海監司權盡已馳啓曰：

督府王萬才等，聞臣上任，卽時馳到，督以物貨和賣之事，且欲寄屬於臣處，使之換貿。臣答以旣無老爺分付，又無朝廷命令，則布政不敢擅受，況錦繡珍貝，本非民間恆用之物，決難私賣於編戶之民。臣終始堅塞，則至於發怒，此後之事，未知何如云？（卷一九葉六）

同年十二月己亥：

督府多率遼民，仰哺於我，今過五載，所食公私米糧，不知幾十萬石？而猶以貨物撥出之故，而諉謂無一粒侵奪。彼所發之貨，非關於我國之用，而一國民天，半歸於遼衆，今年則猶或可支，而明年則必不可繼。此後督府，如或更發貨物，辭以本國連年失稔，前日所發絲段之價，尙未盡償，方爲未安，小邦與老爺，義同一家，豈必受價助糧，計較多少乎？寧使我國所給之糧，浮於督府所發之貨，而勿令督府貨物，過於本國輸糧之數，有若負債者然，而每被責云云。（卷十葉五一）

四年八月辛酉：

黃海監司李必榮馳啓：毛將差官等，以物貨貿易，日肆嗔怒，甚爲難處云。（卷一四葉一一）

曰「發怒」，曰「被責」，曰「日肆嗔怒」，是均屬國難處之患也。於是備邊司因

國王之意，爲構一咨，以四年十月甲子送於毛鎭曰：

> 乃若物貨，本爲有無相資之計，而本國地瘠民貧，不尙華飾，適增民間之疾苦，蓋非所求而強與者，不可以爲德也。勉強而行，勢且難久，則他日爭鬧之端，未必不由於此。……毋見小利，惟懷永圖，此寡人之願也。（卷一四葉三九）

據此，則屬國之發憤可知。其最不平者，莫如關西之參商，於本國，則反深藏不市，以索高價，於椵島，則又潛相貿易，趨之如鶩，因朝鮮無稅，商船可以任意出入也。此外，東鎭又有屯田煮鹽之利，鑄錢通貨，移咨朝鮮，屢求銅鐵。凡此之類，亦不勝記。專利之實，則皆爲己，而不爲人，據崇禎元年時朝鮮使者訪毛文龍之記事有曰：

> 島中居民，近萬餘戶，市肆之間，物貨充實，倉廩儲積亦豐足，秋冬之間，米八石值銀一兩，臣所館之守卒，月給米一斛，又有銀兩，逢佳節，外給靑布二匹，棉花二斤，及靴帽。

守館之卒，厚給如此，據前文陳繼盛之言，或卽爲冒姓毛人之類，其他軍士，則僵屍相枕，見下節。記事又云：

> 都督毛文龍，一日進食五六回，其三回食五六十品，有寵妾八九人，皆飾珠翠，侍女甚多，皆遊手飽暖，崇侈如此。（淸朝全史上二葉二九）

又仁錄二年三月己巳載春意一事，因與此條有關，亦附之於後：

> 毛都督送差官毛有俊等，致綾段等物四十種，其中一物，名曰春意，以象牙刻作裸體婦人。承旨權盡己，言其褻慢無禮，乃還送於差官處。（卷五葉一六）

依上文觀之，則「安享富貴，擬於王者」等記事，以及「海外天子自居」之說，無餘蘊矣。而毛文龍力毆袁崇煥海上必不可禁之疏，至有擱喉切彼一刀之言，其意所在，亦可想而知。

（五）陰撓移鎭

毛文龍開府海壖，專利東江，遂使牽制之說，全付空談，無數金錢，總歸浪費，故當時朝廷，亦有一種公論，頗疑東江之事爲不實，於是有移鎭之議。內外諸

臣，羣以爲言，謂毛文龍宜檄居近島，偵奴虛實，官減兵減，餉力自饒者，寧遠參政袁崇煥也。謂毛帥鞭不及腹，急應檄赴近島，厚集舟師，以成犄角之勢者，兵部尙書王永光也。謂莫如令文龍統舟師，屯水寨於蓋套，則餉易運，器械易給，照應易及，音信易通者，薊遼總督閻鳴泰也。謂請旨速撤，酌定近島，移駐旅順，實實爲聯絡策應之計者，臺臣牟志夔也。謂毛文龍宜日近遼，不宜日近鮮，令文龍擇便移居，寧近毋遠，寧速毋遲，皇上第限以日期，不必坐以地方者，則又袁崇煥任遼東巡撫時之言也。凡此諸議，議之數年，議者千百，不及文龍一疏之有力，疏云：

> 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西兵多，東江則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東江則山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接濟雖難，戰守則得，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也。

得旨：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此啓錄六年八月甲子記事也。考移鎭動議，實始於朝鮮國王李倧奏請撤還遼民，安插中土，仁錄三年六月乙巳：

> 備邊司請於朝天使臣之行，再奏遼民就食中原之事，上許之。蓋自遼左陷沒，督府來在我境，招集遼人，故遼人之投附者，其麗不億，遍滿西土，擾害村閭，督府接待之策，皆倚於我，數年之間，主客俱病，廷議憂之，具奏天朝，請使遼民就食中土，已經題奉欽依，而都督自稱善爲賙賑，不許入送。其意在於托以遼民多集，請餉皇朝，以爲自奉之計也。（卷九葉三一）

所謂請餉皇朝，以爲自奉之計者，卽招商專利也。又所謂自稱善爲賙賑，不許入送者，卽兵民自由行乞，以及朝鮮之盡誠賑救也。自由行乞等事，據仁錄書之如下：

二年四月庚寅：

> 上接見毛都督差官鄭繼武於隆政殿……上曰：許中書何日當還乎？差官曰：當待俺還，以定歸期。中書之初到島中也，遼民啼饑求活。中書謂都督曰：遼民何其多也？都督曰：如許遼民，皆賴朝鮮之盡誠賑救云矣。（卷五葉四十）

又五月辛酉：

遣判敦寧金尙容于毛都督軍門。時遼民之來投椵島者，日以益多，接濟之事，專責於我，朝廷憂之，特遣金尙容諭以老弱入送山東之意。（卷六葉四）

又戊辰：

貿米于登州。時久旱民饑，而遼民接濟，專辦於我，朝廷憂之，李廷龜啓於筵中曰：今聞登州，三錢之銀，直米八斗，粟米則倍之，都督貿餉之銀，多在關西，則可以捄此大無之患，而兼且接活遼民。（卷六葉八）

又十月丁酉：

特進官金藎國曰……遼薊出來之民，連續不絕，糧盡則必四散，而求食矣。前冬則入島，故賊不敢犯，今冬若知遼民之討食於內地，必有林畔之變矣。（卷七葉二一）

三年正月辛亥：

備邊司請接伴使尹毅立等，躬造毛營，從容開說，要得靑藍大布等物，貿穀民間，仍以唐舡載去，以濟遼民。上從之。（卷八葉一）

四年十月丙午：

上問于張晩曰：卿頃往西路，邊上事機如何？晩對曰：臣不能深入，邊上之事，不能目覩，而然與在此間所聞有異哉？本道有風水災，民憂失稔，而猶不至於饑死，但漢人遍滿侵害，守土之臣，不能禁止，此可慮也。上曰：遼民行乞者甚多云，其數幾何？晩曰：流民之行乞於价川等處者，幾三千人，而以靑布帽子等物，貿得米穀，負戴絡繹於道路云矣。上曰：天朝赤子，如是饑死，何以爲之？毛將何不入送中原云耶？晩曰：王士善則以爲當入送，而都督不肯云矣。（卷一四葉三二）

關於不肯入送中原理由，則更言之有名，卽滅賊復遼之稱。仁錄二年五月乙卯：

上幸太平館，接見毛承祿。上曰：百萬遼民，相繼來投，前頭接濟，有何善處之道乎？承祿曰：目今山東運餉，不日將到，見貨之數，亦可以償之。上曰：小邦連歲凶歉，未能稱意周急，苟有餘力，何敢責償，且督府百萬之衆，仰給於朝廷，而泛海運糧，勢有不給，小邦亦且殘破，未效輸粟之義，

今爲督府計，莫若只留其丁壯，而盡送老弱于山東，以省轉漕之弊。承祿曰：當俟剪滅此賊，始議捲歸耳。（卷六葉一）

又三年正月庚申：

時都督以復遼爲名，召集遼左饑民，遍置於淸川以北，而天朝所賜銀糧，占爲私用，安坐島中，獨享富貴，以此軍兵咸懷怨憤。（卷八葉六）

椵島兵民，駢就餓死，其狀之慘，可於下面記載見之。仁錄三年十二月丁亥平安監司尹暄馳啓：

督府差人韓福，持令牌催趲輸糧曰：今年登州糧餉，運到數少，許多人命，將駢就餓死，至於相食，懇乞發糧，以賑垂死。且言標下二十將官，各領三千衆，宣川、郭山、定州、嘉山等處，彌滿閭里，討食於麗民，吾們所見，亦爲可悶云。（卷十葉四八）

又四年八月丁亥馳啓：

毛兵餓死，僵屍相枕云。（卷一四葉二七）

又甲編葉七二〇載：

文龍拘錮難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給之米一盌，令往夷地掘參，遭夷屠殺無算。其畏死不肯往者，聽其餓死島中，皮島白骨如山。

椵島兵民如此，尙安望其復遼？朝鮮爲此，乃有請撤遼民之奏。據仁錄卷二一葉二，卽盡撤諸島屯兵，移鎭他所也。其時文龍情態，檢同書卷一三葉二一，有「種種可惡」之言，可惡之狀，先則發領兵上京之牌文，以爲恐喝之計，次則始傳移鎭之報，令本國上本請留。四年閏六月丁未毛都督接伴使鄭斗源馳啓曰：

都督招譯官秦智男曰……皇朝議論，欲移俺鎭于旅順口，儞國願俺在這裏，俺當往那邊，儞國王留我與不留事，全啓知國王。（卷一三葉一八）

同月戊申，朝鮮以李尙吉爲毛都督問安使，其面授回答之辭，則不爲決語，第曰：

國王千萬意外，聞老爺移鎭之說，不勝驚駭，莫曉其故。上本天朝，挽止其行，與老爺終始周旋，上報皇恩，下固疆圉，是誠寡君之願。但念藩臣事體，偃然陳奏，指揮天朝，進退大將，甚非容易。且老爺實爲移鎭，則天朝當有移咨本國之事，而寂然無聞，無乃天朝有此議，而實未停當耶？（卷一

三葉一八）

李尙吉之還，察得島中之事機而來，七月癸未備邊司啓曰：

伏見李尙吉狀啓，及所送謄書題本三紙，則毛師移鎭之事，業已奉聖旨，而諸臣議論，尙多異同，不無中寢之慮。（卷一三葉四三）

移鎭中寢，據同書四年十月甲子，「此毛師多計變幻之效也。」並又云：「皇上不准辭本，許發餉銀，至給征虜舊印以寵之。」於是備邊司啓曰：

彼旣不爲移鎭……臣等之意，先搆一咨，極陳饑民可矜之狀，且言本國爲遣近臣，略爲賑活，而終非可繼之道。且言來歸遼民，本爲求生之計，而貴鎭旣不能賑救，若不許就食山東，是遼民之死，貴鎭實致之，得無不安於貴鎭之心乎？爲貴鎭計者，莫如留其兵，而送其民，以爲長大之策，貴鎭何不熟思而察之。……答曰：啓辭甚當，依啓爲之。（卷一四葉三七）

朝鮮君臣欲以仁心動文龍，此眞「對牛彈琴」也。按，遼民奄奄待斃，如赤子投井，宛轉井中，呼號求救，而方在井上之毛文龍，乃安然若無事，且從而利之，以爲日獻僞賊種種之用。迨崇禎元年時，移鎭之議再起，崇禎長編正月辛巳載兵部尙書閻鳴泰疏，復伸前此移駐蓋套之說：

臣前欲毛文龍移駐此套，說者輒執守廣寧（金人棄而不守）之議，不知廣寧四面受敵，無險可據。蓋套則據山爲闗，依海爲家，左呼則寧遠應，右呼則東江應，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惟共此腹心，遂致首尾懸絕，今日不將此中斷一著，緊急粘接，而欲求恢復，必不得之數也。

得旨：「內外大小諸臣，商酌行。」當時商酌之論，據崇禎長編元年載，大概有兩派，一派主卽撤，且勁其種種罪惡，一派不作決語，但爲分守之言。茲分別舉例如次：

二月辛亥：

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疏糾毛文龍，島兵不過二萬，虛稱十五萬，賄通璫餉內監，諂事忠賢，冒功糜餉，貪淫殺降，僭稱欽旨，請令移鎭要害近地，核其兵數，汰其冗員。下所司議。

又壬子：

尙寶司卿管司丞事董茂忠，請撤文龍歸，俾仍掛平遼將軍印，治兵關寧。報聞。

此派之主張，卽仁錄所書「尙有公論」之類。其爲分守之論者，則有三月乙亥江西道御史袁弘勛疏云：

東江移鎭之說，則有不容不詳酌者。皮島駐師，鞭長豈及馬腹，而文龍去年，亦原有移駐廣鹿長生之議，廣鹿長生，去蓋稍近，而於高麗不失犄角，最爲便計，以至東江兵號五萬，雖未必盡實，而但令就中挑選若干，統以部下偏帥，進據蓋奎，此亦何說之辭。……大抵全遼失後，獨幸沿海一帶膏腴，不能收拾，而留以與我，我之兵，河西守至右屯，河東守至蓋州，則海濱盡爲我有，脈絡貫通，首尾呼應，而毛文龍亦得實現其功效。是用東江牽制之說，亦非守蓋不可，而樞臣之宜一力委任，尙煩再計乎？

按，袁弘勛本魏忠賢遺黨，疏中關於「統以部下偏帥」等語，蓋卽不欲文龍遠離鮮土之意。後來弘勛更附高捷史蕓輩，力攻袁崇煥謀叛，及專戮大帥，以爲文龍報讐。又三月丙戌，河南道御史范復粹上言：

諸臣每懷東顧之憂，因有移鎭之請，臣謂兵餉宜核，移鎭宜酌，誠熟計之，毛文龍何難移哉？但數萬生靈，誰非赤子，無處安插，必各據一島，散而爲寇，豈直登萊受禍，卽劫朝鮮而生日本之心，東憂方大也。

又仁錄六年二月癸卯奏聞使權怗馳啓曰：

豐城侯李承祚，上疏褒毛將，極言其功鉅賞微，顯有欲遏移鎭之議。皇上以浮談市德爲教，兵科又參其狂躁，皇上明見萬里，於此亦可見也。（卷一八葉二三）

按，李承祚於天啓六年五月甲寅，亦嘗有力遏移鎭之疏，至謂移鎭爲搖動。且云：「鐵山（文龍嘗居於此）一移駐，則朝鮮孤弱，爲奴所偪，勢必兼併，奴愈無顧忌矣。況鐵山民，共集七八十萬，安民旣久，一旦議移，恐姦民召亂，禍生不測，安可不長慮乎？旣謂在鐵徒費糧餉，則移之蓋旅，亦豈能空腹戰乎？」此虛張鐵山遼民七八十萬，不外恐嚇朝廷停止移鎭之意，與范復粹所云「數萬生靈，散而爲寇，劫朝鮮而生日本之心」等語，同一詭異之言。蓋此輩之阻撓移鎭，不外卽閻鳴泰所

稱視利如鶩之徒，視朝鮮爲奇貨，假文龍爲赤幟，以營其自便之私也。凡此諸議，其結果據同書同年四月庚戌兵部覆東江移鎮疏言：

> 東江一旅，未可輕撤，但一應錢糧將領，俱應聽登撫統轄，其屯田移駐，還著督師撫鎮會議確當，登撫仍擇風力司道渡海，查兵數以定糧額。詔如議行。

據此，則崇禎朝移鎮之議，又復中止，可見毛文龍已成尾大莫掉之勢。仁錄六年三月乙亥南以恭馳啓曰：

> 都督招張大秋傳言曰：貴國若以俺之在此，只貽弊端，毫無所益云，則惟有去而已。如以爲可與有爲，同心協力，期於滅賊，則俺亦仍留，彼此肝膈無阻，然後可辦大事，俺之去留，唯在貴國之誠不誠，未知陪臣之意如何？答以少（小）邦之所恃者，專是天朝拯濟之力，拯濟之責，老爺當之，君臣上下，誰敢願老爺之去也。都督曰，然。以此意急速啓知云。（卷一八葉四一）

此啓所言，揆之天啓六年文龍令朝鮮上本請留之事，實前後一轍。又按，關於此次移鎮之議，當時島中之傳說，據仁錄六年四月乙未金啓宗等馳啓：

> 往見陳中軍繼盛……中軍曰……四月間，當有結局云。臣曰：所謂結局者，指何事耶？中軍曰：催本屢下，不可不移鎮，而科參繼發，雖欲久留，何可得乎？（卷一八葉四六）

中軍之言，似尙未知朝議中止之事，其實卽不終止，亦必移不成也。如袁崇煥海運改道之議，彼且信口烏烏，至以揭竿爲恐喝，又如對姜曰廣等之閱兵，亦嘗陰謀多端，而曰「閱不閱在我」，仁錄於此，有「悖語乃其本性」之評。由是推之，毛文龍對於移鎮之反響，是否亦有「移不移在我」相類之悖語？然據後文所記交通金人之事，似乎又有可能。且考上次朝議移鎮之時，山海關軍門差官趙祐，嘗爲移鎮事，奉命越海，文龍聞之，遣人攔阻於石城島，見仁錄卷一三葉一八。其後趙祐之下落，據同書四年八月辛亥憲府啓，有「今此趙祐之死，機關甚重」之言。七年七月丁亥，右參贊張經世亦有曰：「毛將之擅殺趙祐，亦可誅也。」據此，則毛文龍之擁兵島上，抗命海外，牽制雖絕無，釀亂則有餘，與唐之安史，宋之劉豫，又何

異焉。

第三章　東國朝鮮

毛文龍駐東江九年，其與朝鮮之關係，據光海君及仁祖兩朝實錄所書，則文龍不僅爲中國海外巨害，其於朝鮮，尤爲大累也。光海君時之生釁朝鮮，第一章已附論之，茲不再言，但略述天啓三年三月朝鮮內變事。李倧以姪廢伯，奪位自立，是爲後來之仁祖，假王太妃金氏之命，自稱權署國事，具奏中朝，請賜封誥。同時文龍亦因朝鮮揭請，力爲請封。又以憾恨前王李琿，誣其「通奴」背明，市德新王，以爲後日責報之意。當時中朝處置東方之事，據朝鮮記錄嘗云，「天朝於我國，一惟毛將之言」，亦信亦從，於此可見。天啓五年六月，詔使太監王敏政胡良輔等至朝鮮，完成封王之典，中朝之擅國主斷者，則又大做人情，寄語朝鮮國王李倧，歸功毛帥之力請，封王詔內，亦具載此語，其間用意，不外欲以此東方屬國，亦爲毛鎭用也。於是文龍益有所藉口，矜誇己功，至於進退屬國兵使監司之官，稍拂其意，則動以「國王准封，專是俺功，既封之後，忘我大德」爲言。後來更讒言罔極，又誣李倧攜貳，中朝亦深信不疑，於是文龍之「牽奴」，又令其制鮮，且曰「制鮮有餘。」因而侵害屬國之事，亦日甚一日，兇悖之言，乖戾之行，檢仁錄卷二一以前各卷（文龍被誅之日止），卷卷皆書之。南原宋匡裕上疏，至於請誅毛文龍，明大義於天下。國王答言，則以爲擊之不難，所難者，擊之以後，無以告上國耳。天啓七年，朝鮮丁卯之禍，金人自稱謂爲文龍而來。至其爲文龍而來之原因，非謂慮及東江之足以成牽制，而爲忠於明朝之用，實因金人了解毛文龍確非明朝之純臣，一面且更多「胡爲」之事。文龍之胡爲，觀本編「交通金人」章，可以詳知之。考文龍胡爲之狀，其致金國書，既曰「則大事成矣」，又曰「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似乎亦學金人自立自王之行爲。其胡爲如此，自非明朝之利，然如究竟言之，卽在其時之金國，固亦同一不利也。於是金人始興丁卯之師，東向朝鮮以索毛文龍矣。同時金人於朝鮮，以事勢推之，當然亦「見獵心喜」，可取則取，可已則已，此又丁卯之禍之另一原因也。總而言之，金人丁卯之師，無論爲朝鮮，

無論爲文龍，皆可不必細論，要之，其以毛文龍爲藉口，則係事實。丁卯之役，東國幾乎不保，其時金人不知朝鮮虛實，意只在和，又因金汗居守，懾於寧遠之袁崇煥，不然，則金人之併鮮，不待丁丑再度興師矣。所謂「撫高麗，牽奴賊」者，如此。朝鮮因毛文龍所受之害，述之於後。

（一）丁卯之禍

上

據王錄天聰元年正月丙子：

> 遣二貝勒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統兵征朝鮮。上曰……此行，非專伐朝鮮，毛文龍近彼海島，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征，爾等兩圖之。

天聰元年，卽明天啓七年，是役，金汗留兵十萬，居守瀋陽，（仁錄卷一六葉一三）阿敏等出發之兵，則三萬餘人，以正月初八日丙子起行，十三日入朝鮮境。其殘破地方，據仁錄卷一六葉一，五年四月丁丑載奏聞于皇朝之文有曰：

> 本年正月十七日，據平安道都巡察使尹暄等諸將官節續馳啓：本月十三日四更時分，奴賊三萬餘騎，卒襲義州，從水口門殺其門將，潛師以入。城中軍門，不覺兵至。本鎭節制使李莞倉卒出禦，與通判崔夢亮及手下將官，搏戰至朝，賊兵多死，而衆寡不敵，力不能支，李莞崔夢亮等抗賊不屈，同被磔殺，大小將官，數萬民兵，屠戮無遺。是日，前鋒已至定州，一枝大隊分向宣川浦口，要搶毛將。毛將自冰合後，駐雲從島，賊兵不得入，將蛇浦所駐遼民，及毛鎭軍兵，盡行斷殺。
>
> 十七日，賊兵乘勝圍郭山凌漢山城，悉攻陷，守城將宣川節制使奇協被殺，定州節制使金搢郭山節制使朴惟健被擄。二十日，賊渡淸川江，急攻安州，節制使南以興防禦使金浚等，嬰城固守，賊用雲梯悉衆蟻附，三戰三退，賊亦死傷頗多，血戰良久，力盡城陷，南以興金浚等將官數十員，積火藥於中營，自燒死，守城兵民數萬口，屠殺殆盡。
>
> 都體察使張晩馳啓：平壤大鎭，守城軍械，始甚嚴備，而自見安州屠戮，軍民褫魄，縋城逃潰，都巡察使尹暄不能禁制，亦自遁避，本城積年蓄聚，蕩

然都盡。中和以東，黃州大鎮，及鳳山、瑞興、平山等邑軍民，鳥驚魚駭，望風先潰。賊又送一枝兵，自義州沿江而上，攻打昌城府，節制使金時若獨守孤城，力盡無援，城遂陷，時若被執，賊以刀脅之，時若罵賊不屈，與其二子，俱被殺。

又續據各處將領馳報：龜城府、靑龍山、義州、金剛山屯駐漢人兵民，及昌城留屯毛鎭標下軍兵，俱被賊兵搶犯。

龍川節制使李希建，自龍骨城潰破之後，收散兵轉鬬，遇賊力戰，射賊甚多，弓弦忽斷，空拳冒刃，被賊殺死。賊長驅深入，至於平山，分屯三鎭，放兵四掠。

各城之陷，殺戮之慘，比之辛酉「賊衝宣川」，大不相同。辛酉之役，因毛文龍只如小兒做戲，自立且難，同時奴兒哈赤，亦向朝鮮示好，是以「未動鄰國一草一木。」此次行師，則以金汗深憾朝鮮容護毛文龍，於茲已七年，文龍之牽制，雖曰無關金人之成敗，（楊士聰玉堂薈記）然其於朝鮮，則又「以鄰爲壑」，是故往往遺禍於東國，而無所愛惜。此並非吾人推測之辭，試檢後面所錄大批史料，自然可以證實。凡此史料，其中最當先爲說明者，莫若毛文龍之陰謀詭計，乃竟常常施之於朝鮮是也。蓋文龍陰謀，除其直接「侵害朝鮮」之外，又嘗使人行間於金國，以爲傾陷朝鮮之舉。朝鮮於大明，感萬曆復國之德，自稱爲「同胞」之列，同胞之人亦爲陷害，然則明帝聖旨中所謂「撫高麗牽奴賊」云者，又可不攻自破矣。所可惜者，卽彼明帝之聖旨，不意後來反資文龍自始至終之利用，以致成爲一種最爲動人之標榜。此一標榜，姑錄文龍奏本爲例：

竊照朝鮮，貼枕奴酋，雖曰中國之外藩，近成夷夏之戰場。如奴欲攻臣，必假道於鮮，而臣屢伐奴，亦繇路於鮮。蓋奴酋之卻步寇關，所慮臣兵以掣尾，而奴酋之恨臣掣尾，每轉恨於朝鮮之假地，往往殺戮擄掠，雖臣之援兵迅至，而奴又聞風回寨矣。（甲編葉七一〇）

此條史料，大意不外自誇其掣尾之功，因而「奴酋」始轉恨朝鮮之假地於彼，以致往往被殺戮之慘禍。其實文龍此時，已與金人交通（見本文第四章。）奏本中所云奴酋之轉恨朝鮮，未必全由文龍，特阿敏兩番出兵，皆由文龍而起，故文龍得以自

誇其掣尾之功。至此兩番出兵結果，則國王勉從金人之意，於三月初二日己巳，焚香告天，定盟立誓。其誓文曰：

> 我兩國已講定和好，今後各遵約誓，各守封疆，毋爭競細故，非理徵求。若我國與金國計仇，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皇天降禍，血出骨暴。若金國仍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亦皇天降禍，血出骨暴。兩國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嶽瀆神祇，鑑聽。此誓。（甲編葉四四）

約成之日，阿敏猶縱兵大掠三日。四月辛亥，始班師，歸瀋陽。同時朝鮮差宗室昌原君李玖，（王錄作李覺）假稱王弟，亦隨阿敏入往金國。五月，金人送玖歸國，並攜一書，略謂：「惟我兩國，原無仇恨，而助兵南朝，來侵我境，復容駐逃民，故發兵征之。不意王弟能識天意，隨卽悔過，兵師之中，送禮於我，復遣令弟而來覲，能成和事，是智且仁，今後我兩國，永爲兄弟之好。」此朝鮮丁卯講和經過也。據仁錄，初賊至定州，送書求和，邊臣馳啓以傳，而本國未及回答。賊又於凌漢圍城之時，差人投書，守臣斬使不受，賊益怒，急攻凌漢，殺掠殆盡。至安州，投書於帥臣南以興等，抗辭答之，賊又悉衆攻陷，屠殺尤慘。至平壤，至中和，以後連次送書，「差胡」三至，往復辨詰。以上又皆朝鮮當初拒絕金人求和之眞情也。至於金人所送各城之書，其主要原因，大概不外以窩藏毛文龍爲問罪理由。如送定州書有曰：

> 大金國二王子同衆王子，致書於朝鮮國王：我兩國原無仇恨，今何爲助南朝兵馬？欽（侵）伐我國，此一宗也。我得遼東，旣係鄰國，爾曾無一句好話，及窩隱毛文龍，助他糧草，尙不較正，寫書與爾國，毛文龍等綁來，我兩國和好，爾又不肯，辛酉年我來拿毛文龍，爾國屯民，雞犬不動，爾又不謝，此二宗也。爾還把毛文龍放在爾國，招我逃民，偸我地方，此三宗也。……用此，我方統大兵來，爾國要和好，差官認罪，火速來講。（卷一六葉二）

此書內容，凡四宗，其最後一宗，以不弔先汗之喪爲言，似係湊合之辭，不成理由，從略。又送安州書，大致情節，仍與前書同，但又添七宗惱恨，亦一時湊合之言，故不取。至於國王之答書，則辭甚簡單：

毛將既是天朝將官，來寄我疆，義不可拒。

朝鮮因始終忠於明朝，其曰「義不可拒」者，卽「不負天朝」之意。此言最可間執金人之口，因金汗亦嘗曰，「先汗事天朝甚恭。」後來背大明，據奴兒哈赤自稱「不得已背之。」至是，阿敏又動於朝鮮之言，因亦曰：「朝鮮不負天朝，亦是好意思，宜從其意。」所以此次被兵，得順利解決者，其故卽在「不負天朝，亦是好意思。」後來之交涉，但以不許毛兵登陸爲言，仁錄五年八月丁未：

> 接待所啓曰：臣等得見胡書，大概先之以不許毛兵登陸之意也。臣等曰：毛將非我指揮之人，而乘舡入島，其去其來，吾所不知，而至於入處城中，則自前不許矣。且毛人之殺我人民，汝豈不聞乎云？則阿胡曰：此言誠是。但不許入城，不給糧餉，則可也云。（卷一七葉六）

曰「毛人之殺我人民」，此卽國王所云「毛將負我實多」之事。然東國則因從來自號小中華，「事大以誠」之志不可奪，故曰「毛將非我指揮之人。」據此，則朝鮮容讒文龍之意，屹然不移。彼毛文龍得始終安坐島中，不至狼狽者，特此而已。又胡書大概，據仁錄五年八月乙未，亦錄如下：

> 大金國汗致書於朝鮮國王弟：當日我兩國相好，彼此無事，後因毛賊，致生事端，不意兩國，還有相好之分，故天使重成和事，若彼此謹守，不惟兩國共享無疆之福，而美名遠播於天下矣。儻立心不正，復壞和事者，難逃上天降罪。我兵留住義州，非疑貴國，意謂兩國仇隙，皆因毛賊所致，幸得事成，恐毛將復爲害之，故留兵防守耳。今王弟邊內，不容毛賊上岸，宜速具書，及發住民與護守之兵，到了義州，我兵卽時過江退回，若住民護兵未到，我兵先回，恐毛賊乘空住擾，不便。（卷一七葉七）

此條起首書：「上御崇政殿，招見胡差阿叱月介朴只乃等，受其國書。」據王錄，阿叱月介等，作「大臣阿什達爾漢霸奇蘭。」書中之言，極爲透澈，如曰，「兩國仇隙，皆因毛賊所致」，此可證明朝鮮丁卯之禍，實由文龍而起。又按，毛賊之稱，金人亦有分別，據天聰元年實錄稿，於袁崇煥，則書袁都堂袁老大人，於趙率教，則書趙總兵，唯於毛文龍，則稱曰「毛賊」，或只曰毛文龍，蓋金人亦知其底細，故卑視之。又檢王錄，撤歸義州留兵，作九月，撤歸條件，朝鮮原說不容毛兵

上岸，此只一時隨宜之言，事實本不如此。仁錄五年九月丁卯：

金啓宗申景瑗馳啓曰：胡差到安州，臣等往見於館裏，則胡差言：毛將今後下陸，若耕一畝田，則我國決難終守和約，貴國受兵必矣。（卷一七葉一三）

據金啓宗等之回答，有曰：「既不能干戈從事，又不能禁其下陸，則或於海邊無人處，雖耕一畝之地，此是細事，以此渝盟可乎？」又曰：「一畝寸土，莫非我地，豈欲使漢人冒占。第沿海一帶，已作空虛之地，彼許多漢人，乘時潛耕，則豈我所盡知乎？他日或不無此弊，故不得不預言。」翌日，「胡差」來見啓宗等曰：「昨日布政之言，誠是。深思後患，悉陳所懷，有何所妨？吾等之固爭，布政之力辨，各盡其職分云。」凡此力辨之辭，不過僅爲解釋當時之一種問答而已。後日關於毛兵之上岸，則金汗往往執以爲言，此於下節再論之。又按，丁卯之役，文龍常時所居之鐵山，亦爲金人所破：

兵部尚書馮嘉會言：督師王之臣報奴兵攻克艾州昌城，又往鐵山，鐵山爲毛帥所居，原以孤軍牽制，今乘其孤而攻之。（啓錄七年二月壬辰）

奴酋攻破鐵山，殺遼人無算，文龍逃竄皮島，且掩敗爲功。（甲編葉七二〇督師袁崇煥題本）

是則除前文所記蛇浦、龜城、義州、昌城等處，居住遼民毛兵，盡行斷殺不計外，又有鐵山遼人，亦被殺無數。鐵山遼民，據李承祚嘗稱「共集七八十萬」，（見前）此七八十萬之衆，原爲求生而來者，今皆因文龍之一逃，而盡遭屠戮。卽遼瀋之陷，廣寧之失，合而計之，亦無如此之慘也。至掩敗爲功，其說如下：

毛文龍援朝鮮，擊建鹵於義州，敗之。（國榷天啓七年二月甲子）

二月甲子，卽二月二十七日，仁錄則是月三十日丁卯，文龍仍安坐島中，朝鮮至於遣元鐸入島問安，蓋文龍尙係年前冰合之後，卽已逃竄皮島也。據此，則國榷所記義州之捷，殆又如仁錄內所書「毛將縮坐島內，日報僞捷」之類。此外更有同書五年二月壬寅（初五）一條，可以證實。

張維曰：毛文龍接濟事，亦可預定。崔鳴吉曰：我國被此兵禍，而渠不出一兵相救，何面目徵求於我乎？上曰：不可預料矣。（卷一五葉二六）

又同年八月己亥，回答官申景琥朴蘭英馳啓關於在瀋陽館中答大海等曰：

本國與貴國，曾無嫌怨，今春被兵，全由毛將，及其兵鋒深入之後，彼竄伏海島，終不出救。（卷一七葉三）

袁崇煥題本，則曰「文龍逃竄皮島」，而此又曰「彼竄伏海島。」崔鳴吉面啓國王則曰「不出一兵相救」，而此又曰「終不出救。」然則毛文龍之精兵十數萬，不知此時何往？文龍果不喪心，實無顏面以見東國之人，乃彼則又不然，反阻遏朝鮮告急奏章，不許奏聞。仁錄五年三月乙酉：

備局啓曰：毛將阻遏本國使臣，其欲壅蔽行謬之狀，的然可知，則陳奏使之得達亦未可必？聞兵部差官守備蔣卽選父子，及毛營票下李成龍等，逃難來到體臣處，而蔣卽選頗解文字，欲將本國事情，洞陳於天朝云。李成龍等二人，則送於海州，使之目覩各邑慘酷之禍，仍令留置，以待朝廷處分。（卷一七葉五八）

又癸巳：

上下教曰：告急之事，至緊且重，黃珀等受命二朔，始達椵島，因毛將攔阻，不傳而歸，慢蔑國法，莫此爲重，還收加資，拿鞫定罪。（卷一五葉六二）

又五月己卯：

備局啓曰：卽見權怗元鐸狀啓，毛將舉措，頗甚乖戾，今觀揭帖及奏稿中事意，決無許往之理，我國本情，無由上徹天朝，日後構陷之患，有不可勝言。奏文中主意，則決不可曲循彼意，而其間彼有所深諱者，如所謂難望出島相援等語，不妨删改。（卷一六葉二七）

曰「我國本情無由上徹天朝」，則朝鮮自毛文龍開鎭東江以來，其國內眞情實狀，凡不利於文龍欺罔之事者，恐皆莫由上達明帝也。啓內又言「壅蔽行謬的然可知」，凡此所言，據啓錄七年三月庚午兵部上毛文龍揭言：

麗官麗人，招奴害職，職堅守不拔，所傷不滿千人。奴恨麗人，殺死麗兵六萬，燒糧米百萬餘石，移兵攻麗。等情。得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朕心深慰。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然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則奴

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勿懷宿嫌，致誤大計。

按：東國被兵，金人已自言之「皆由毛賊所致」，而聖旨內，於朝鮮之受害，既無一言之慰問，反云「固自作孽」，則毛文龍之讒言罔極，固又無所不至，而其攔阻朝鮮本章，卽爲先入讒言之意。繼此之後，則報捷之疏，更連章而至，如啓錄七年三月壬辰，兵部上文龍瓊山之捷，殺死達賊數百。得旨：奴兵深入東江鮮國，毛帥出奇殺敵，深慰朕懷，聯絡屬國，激發將吏，廠臣饒有成算。四月癸卯，御史安伸奏：毛鎭援麗截奴，三戰三捷，已困賊于艮杏江（山）矣。五月丙子，兵部尙書王之臣上巡撫登萊李嵩塘報：東江之師，屢有斬功，朝鮮恃此一枝兵，得以亡恙。五月戊寅，鎭守遼東太監劉應坤題：毛鎭乘間出奇，因而王京獲守，奴從昌城滿浦遁歸瀋陽。得旨：黠奴撤衆還瀋，屬國獲全，廠臣妙算弘深，克張戎武，朕所鑒知，該鎭馳報情形甚悉，深慰朕懷。五月乙未，登撫李嵩題：奴以十萬之衆，蹂躪東江，毛文龍乃能於狂鋒正熾之際，奮敵愾迅掃之威，今解到活夷三名，夷級四百七十七顆，達帽二百九十頂，逐一驗視，歷歷皆眞，毛帥之功，於是乎不可及矣。是役也，廠臣之神謀祕算，赫聲濯靈，實有以奪其氣，而褫其魄。得旨：毛帥孤懸絕島，力遏狂氛，設伏出奇，獲此奇捷，皆賴廠臣沈謀祕算，授計行間，說得是。以上各捷，俱明廷所記。仁錄五年七月乙丑朔，更有斬首級萬餘一大捷：

> 李弘胄馳啓曰：去夜都督牌文曰：逆奴突麗未退，反戈西向，本鎭親統官兵，直抵海州遼瀋地方，一搗巢穴，大展奇功，捉活夷無數，斬首級萬餘，海外孤軍，一朝快捷。獨麗境併鳳凰城一帶，殘賊未除，相機勦殺，勢成破竹，一應將領毛有保等知悉，速將在麗殘賊，用心掩擊，務滅此類無隻騎，共成凱奏，方消宿恨云。（卷一六葉四七）

按，牌文之言，不但又是奇謊，卽海州之行，亦無其事。如同月己巳同書又載：

> 奏聞使權怙馳啓曰：臣送譯官於都督軍前，則都督自廣鹿島嚴駕將發，先鋒皆向海蓋，及聞譯官來，促使入見，取咨文覽訖，頗有喜色，因歎曰：中朝之臣，不忠不義，寧遠之和，終爲屬國之口實，尙誰咎哉？且曰：國王誠意至此，使臣久勞海中，俺不可不親往慰送，旋卽傳令先發兵船，悉令回還。深入海蓋，本非其意，欲令回飄，又愧無名，及見咨文，托此爲言，遽卽旋

師，其處事未滿一噱。翌日，臣往見都督，則接遇甚勤，前後所爲，若出二人，進退無常，厚薄不一，究厥所由，實非難知，適得風便，直開登州云。（卷一六葉四九）

覽咨文而有喜色者，或卽疏奏被兵情節之大意，及難望出島相援等語，已徇文龍之意，加以删改也。删改之辭，雖未能知之，然據文龍奏本，固嘗有「臣之援兵迅至，而奴又聞風回寨矣」（見前）。金人之畏彼至此乎哉？今朝鮮旣從其言而爲之，故曰「國王誠意。」至於見咨文而遽卽旋師者，則是初意之做僞可知。而做僞行爲，又心勞日拙，如七月初五日己巳，其身尙在島中，而初一日牌文，乃曰直抵遼瀋，斬首萬餘級，獲活夷無算。按，明季武臣，固多說謊以上僞功，然從未有若斯之甚者。又奏本日期，前文作三月二十六日癸巳，至七月五日，始過皮島，蓋自爲文龍攔阻以來，計共三月餘矣。奏本達京師情形，翌年二月癸卯，權怙有啓曰：

臣等前年八月二十日，到京師，二十二日，皇帝崩逝，皇弟信王卽位，二十五日，行成服禮，中外章奏，一切停留。過十四日後，九月初六日，皇上親御皇極門受慰，厥後連値支干忌諱，不得呈奏文，初十日，始入啓，十三日，奉聖旨而來矣。（卷一八葉二三）

此云十三日始奉到聖旨，據崇禎長編，作天啓七年九月十二日乙亥，因批答之日爲十二，奉到之日，則十三日也。聖旨曰：

覽奏，深惻朕懷，通問往來，權宜緩急，非王本意。至於君臣大義，皎然日星，王之忠藎，朕所洞鑒。邊情叵測，王其益勵薪膽，嚴加隄備，朕亦申飭毛文龍，俾其悉心牽制，爲王犄角，彼此協心，冀收桑榆，中朝屬國共勉之。先帝已棄羣臣，朕卽嗣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另有詔書，頒諭爾國，今先於（予）批答，使王知之。

聖旨內，曰「邊情叵測。」是知明帝所憂者，只在金人，實則文龍於朝鮮，仇視同胞，乘人之危，情形亦叵測。仁錄五年五月辛未，冬至使金尙憲等回自京師至灣上馳啓曰：

三月初九日，臣等在燕京，始聞本國被搶。……呈兵部曰：伏聞毛鎭塘報有云，麗人恨遼民擾害，暗爲導奴奸細，欲害毛鎭。噫，此何言也？小邦之失

懽於毛鎮者，不過參貂紙束之徵，而常時構陷，亦已甚矣。至於今日，共受兵禍，軍民糜爛，疆域潰裂，而乘人之危，反以爲幸，張皇虛說，加以不測之名。噫，天下寧有仇視同胞，欲害一家，與讐奴謀，引入門廷，肯睥君父，而自甘禍敗之理乎？（卷一六葉二一）

又明陪臣考金尙憲傳（朝鮮鈔本）：

金尙憲，字叔度，安東人也。少治文辭，舉丙科，由吏曹佐郎遷至弘文館副提學。天啓六年朝天子，是時遼東當路塞，爲敵所拔，使者不通，乃西浮海，由臨淄北抵京師。禮部尙書李思誠，兵部尙書邵輔忠，見其文章，皆奇之。初左都督毛文龍鎭東江，譖於天子，曰：屬國陰結建州，貳於朝廷。熹宗疑之。尙憲謂思誠曰：始建州拔遼陽，入廣寧，飮馬東海，而屬國未嘗連和，今天子威武震天下，屬國何苦事建州而自貳於朝廷耶？屬國之君，事天子如父母，父母有疑子之心，子不如死。今閣下誠奏天子，明屬國無二心，則屬國之臣雖塡溝壑，卽無所恨，不然，請死北闕下。思誠以其言奏熹宗，熹宗大感，疑遂釋。

金尙憲視文龍爲同胞，謂中國爲一家，以金人爲「別種」，而稱曰「讐奴」，故朝鮮之君臣人民，「不惜舉國殫財，以奉毛鎭」（仁錄卷一六葉二二）者，卽爲欲與之同心一力，建功以報「父母之邦。」乃毛文龍，仇視朝鮮，平日構陷已極，丁卯之役，坐觀東國糜爛，乘人之危，反以爲幸，因朝鮮一二叛臣韓潤韓澤弟兄，在金人軍中，此輩旣爲叛國之人，已非朝鮮所能制，猶後來孔有德耿仲明等之叛國，明帝亦不能制之也。而毛文龍張皇虛說，執麗人導奴害彼爲言，使鐵山遼人被殺無數者，皆麗人不軌之罪，而義州凌漢之被陷，許多將領之義死，又係自作之孽。金尙憲因其加本國不測之名，於同文同種之大義謂何？幸以奉使京師，得呈文兵部，徵言辨誣，若如奏本擱阻之狀，則此一紙徵言，亦無由上達矣。所謂「朝鮮恃此一枝兵，得以亡恙」，及「毛帥在中朝爲牽制之師，在王國則脣齒之形」者，結果乃如此而已。按，金尙憲於毛文龍之構陷本國，雖爲辨誣之言，其於毛之據島，則持無失大體之見。仁錄六年六月己丑，尙憲啓曰：「伏見胡書回答中，毛文龍之在椵島，本非我心所喜云。措語事體，決不當如此，此一款，必當更議。」丁丑，淸人

併鮮，尙憲不用年號，不受官爵，淸人徵發舟師，尙憲力爭其不可。庚辰，淸人拘尙憲至瀋陽，時年七十餘，布衣草鞋，不跪不拜，詰以前事，尙憲答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而國家不用忠言，此事何與於他國，而必欲問之乎？淸人遽曰：何以謂之他國？曰：彼此兩國，各有境界，安可不謂之他國乎？淸人相顧無言。癸未，淸人以其老，釋歸。金尙憲之生平，既如上述，而尙憲奉使明朝時之紀事，有所謂朝天錄者，見池北偶談卷十五：

> 鄒平張尙書華東公延登，刻朝鮮使臣金尙憲叔度朝天錄一卷，詩多佳句。登州夜坐聞擊柝云：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饑不食。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袍義，使我心肝惻。

尙憲於同袍饑寒，關切如此。觀此，可見朝鮮之於大明，可謂中心悅而誠服矣。

下

朝鮮當成化時，亦嘗有建州之患，然其時國富兵強，故能一舉而滅李滿住。丁卯之事，則大異曩昔，金人尙武功，騎射爲生，國內又無議論之煩，號令決於頃刻，欲行卽行，丁卯之夜入義州，卽突如其來之事。朝鮮則自壬辰之後，積衰積弱，雖曰文化之邦，禮義自繩，而禮義之弊，至視尙武之金人爲「禽獸」，不屑以人理與之爭短長。又上下苟安，大官小官，悠悠泛泛，諸臣之會備局者，詼諧吸南草而已，閫帥之受疆寄者，擁妓縱酒肉而已。以窳器頹城，（明人嘗詠朝鮮詩有曰：「高冠爲武弁，大袖作戎衣。鈍戟薪同腐，堆城肩與齊」見朝鮮宣祖實錄卷三五葉三九。又同書卷一八九葉六有云：我國本無兵之國也，雖有數百之如人形者，自外貌見之，已爲寒心。天將譏之曰：「朝鮮之兵，手持柳杖，望若縞羊」我國之不武甚矣。又同書卷三九葉九：我國之事，事急則倉皇失措，事過則懈弛無爲）狃敵狎敵，平日之自恃，但曰「只在虜之不來。」一旦猝至，勢難抵當，不獲已，應變講款，以爲緩兵之計。敵退之後，亦無自強之策，所恃者，仍在敵之不再至。丁丑之役，淸人決心戡定，卽以此也。是以丁卯之事，奏之明帝，明帝之聖旨，固亦諒之曰：「通問往來，非王本意。」據奏聞使權怙面啓國王亦有曰：「新天子在潛邸時，已知我國事情，此乃明見萬里也。」（仁錄卷一八葉一八）獨毛文龍於此，則又口是心非，其答朝鮮張大秋關於講和之言，固曰「不妨不妨」，又曰：「以天

朝之兵力，尙且難防，況小國乎？」（同書卷一七葉三七）乃文龍雖爲此言，實則人心難測，成事不足，壞事有餘，卽如通問往來之「胡差」，彼亦遣人伏路要殺，同書五年六月壬子：

> 鄭忠信馳啓曰：前日翻書持去四人，到車輦地，爲毛兵所殺，一人脫身而來，未能傳書於義州留胡處。兩差大怒曰：我國則王弟歸時，竭力護來，本國人民與毛兵雜處，獨不能傳我翻書乎？今欲由間路以送，而若終不達，則將募人入送乎？義州胡將處，使之送兵護去計料云。（卷一六葉四三）

此卽「擒斬零胡，日獻僞功」之類。又窺望「胡差」記事，則同書六年八月甲辰有云：

> 金啓宗馳啓曰：漢人百餘騎，持弓矢，潛向龍川義州之路。又於林畔站西五里許，漢人十三，持三穴銃筒，伏路窺望，必是攔阻胡差之計云。（卷一九葉九）

此攔阻「胡差」之計，亦爲朝鮮可慮之事。於是同日載，金兵百餘騎，來屯九連城，而以二十騎到中江越邊呼人，而言辭極兇悖，百般恐喝，且傳「胡書。」其書曰：

> 金國汗致書朝鮮國王，初要義州不容毛兵上岸，儻毛兵強上岸來，必與交鋒，力不能支，卽來報知矣。今留使者，不令回還，是何意也？爾如不能支，將舟借與我，亦攻取皮島，以絕其患。謹白。（卷一九葉十）

按，毛文龍之得志，本因「擒叛賊」（鎭江之捷）而起，及得志以後，更始終利用此三字，以欺罔朝廷，試觀伏路窺望舉動，卽截獲一二「零胡」，實際亦無損金人一毛，其於朝鮮，則反貽莫大之憂。至金人之詰問朝鮮，則曰「將舟借與我，攻取皮島」，此尤可以明瞭此時之朝鮮，已非丁卯以前之比，丁卯以前，尙爲自主國家，丁卯以後，則行動已漸漸不能自由，而受金人之監視。此檢仁錄及王錄，金使往來不絕可以測知。丁卯以後之毛文龍，其不得再憑藉屬國之勢，假道朝鮮以伐金人，其故在此，厥後更汲汲私通於金人，其故亦在此，而所謂搗巢覆穴種種虛說，亦將自此悉歸於無踪。換言之，卽東江牽制，亦自此「壽終正寢。」於是文龍日伺釁隙，每發「截殺胡差」之言，仁錄六年十二月丙午：

備局啓曰：今見金啓宗狀啓，則自前金差之往返，都督每發截殺之言；至於抄兵設伏，以示舉事之形，而及其相值，斂鋒還退。今日之大言，亦不過爲前日之浪說，設令此計必行，勢已至此，周旋無及云。在我之道，只令發兵護送，俾得無事出疆，且宜委遣宣傳官，詳探動靜。答曰：勿遣。（卷一九葉六七）

在朝鮮境內，設伏以伺金人，猶一見卽逃，則是前日之所常云「深入奴穴」者，不知遇見金人，又當作何狼狽之狀？卽此，便可證明往日毛文龍所有直搗遼瀋，殺賊二萬或六萬，並獲活夷無數種種之報，不外悉爲說謊之言。按，朝鮮安州牧使鄭忠信嘗曰：「臣出入虜穴，備知賊情，非但彼我衆寡不敵，鐵騎衝突，難以野戰爭衡，惟守城，庶可防遏矣。」（卷五葉一五）按，此「難以野戰爭衡」之事，只有袁崇煥之堅壁清野，以及寧遠城上之西洋大礮，足以制之而有餘。其後歷次內犯，每每望城而卻步者，蓋猶懾於寧遠城守之可畏也。見王錄及天聰實錄稿。又關於遇賊卽逃，仁錄五年六月辛亥，金啓宗亦有一啓曰：

義州之賊，移鎭龍川，都督之兵，過賊二十餘騎，或舍干戈，或赴水中，悉引兵船，還向椵島，義州之事，更無可望云。（卷一六葉四三）

義州之賊，卽留守義州以防毛兵上岸之金人。遇零星之敵亦逃，則毛兵之脆弱，又可由此想像。此外，朝鮮又嘗因金人之請，許其貿米於邊上，據仁錄五年十二月乙卯，回答使朴蘭英以金汗意馳啓曰：

聞毛兵無價責糧，而我則當此饑饉，給價買賣，若不相救，不無憾矣。（卷一七葉五三）

又六年正月庚午接待所啓曰：

今此開市，及三千石發米之意，專爲贖還我人，而外方不知此意，或以爲出於賑救胡人之擧，則聽聞不美。請以此下諭於兩西監司，詳審措語，俾無失傳。上從之。（卷一八葉八）

所謂「外方」者，卽毛文龍也。按，先是五年十一月辛未，南以恭曾以開市之意，婉轉致辭於文龍，如曰：「伊賊驅出被擄男女，許令來贖，父子兄弟相失者，爭欲贖還，至情所在，勢不可遏，恐因此爲他日開市之謗。」當時文龍答曰：「不可不

佯許，而姑緩兵禍，待天兵集，然後協力共破。但開市之際，不可多聚人，以駭觀瞻，且宜以此事，委諸下民，在上之人，則佯若不知云。」考後來文龍所爲，又大不然，仁錄六年三月辛卯：

> 南以恭、金起宗、成俊耆等馳啓曰：守備金汝綬，卽臣起宗相切者也，密語於臣曰：都督會諸將官，語及米舡事，諸將皆曰：載米餉賊，事甚無謂，幸而獲米舡十餘艘，據此奏聞天朝，仍奪米舡，以補軍需，名正言順，和而唱之者亦多。其餘陳中軍以下諸將皆曰：久住麗地，旣有相資之道，又有同舟之勢，豈可行此無名之舉，以失麗民之心乎？都督曰：旣與多官議定，似難更改云。（卷一八葉四五）

此意卽雖失麗民之心，亦決計爲之。凡此情形，均朝鮮最爲難處之事。所以金起宗爲此慨然曰：

> 毛將則責我以與虜通和，胡人則執言以容護毛將。

按，朝鮮與金人之間，通問往來，本爲明帝所許，而毛文龍則公然藐視朝廷旨意，故與朝鮮爲難，使「天子」矜憫「屬國」微意，亦化爲烏有。此與本編後文所記關於埋沒朝鮮忠悃，不達於朝廷情節，同一喪心之事。卽以「阻礙胡差」而言，本無所益，而彼竟悍然爲之不已，愈鬧愈甚。於是仁錄六年八月甲辰又載議政府以開路事送書於毛營陳中軍曰：

> 小邦與虜通和，出於不得已，聖天子旣已監臨，大老爺亦所洞燭，是以使价往來時，天將略不疑訝，漢人曾無阻礙，夏間以胡差上京之意，先告於大人矣。本月二十四日，胡差下來，將抵林畔，忽有漢人累百，潛伏於草間，突出於路上，皆佩弓劍，若有對陣戰鬬之狀，綁住我國先導軍官數人，在後一行員役，倉皇驚散，此實意慮之所未到也。仍念小邦，自戊申至壬戌，二十年間，極敗極弱，雖逢可爲之時，有不能自振，政如大病之人，氣息奄奄，縱得良醫，回生於將絕之際，其揚眉吐氣，與人相敵，則非數年調攝之所可能也。所謂通和之出於不得已者，此也。聖天子大老爺之不以爲罪者，亦此也。今玆作梗，雖若細故，彼虜之執釁，恐自此而始矣。獵子二十餘人，方來鴨綠江岸，詰之以不還差胡，義州官員不得不以實答之，日後之患，有難

測知，而以常情度之，大小輕重間，必有無事生事之患，此豈細故哉？莫如洞開大路，任他安行，如決壅水，如放籠鳥，豈不快哉？大老爺龍驤尚遠，覓旆未返，衙門號令，專仰高明，伏乞曲從鄙言，毋致生事。（卷一九葉十）

此時文龍，因往登州窺望形勢，以謀不測（見後），故曰龍驤尚遠。又文龍謀陷朝鮮，據朴蘭英鄭文翼等馳啓，則尚有行間於金人陰謀，仁錄六年九月甲申：

臣等一行，去八月二十七日，赴瀋陽。……詳問虜中事情，則毛營人詐降，謀陷我國，以爲朝鮮與毛同心，圖伐金國，金國知之乎？（卷一九葉三十）

鄭文翼等，以九月十六日，自瀋陽發行，過湯站，露宿，夜二更，假韃六十餘人，放礮吹角，突入一行會宿之中，不意劫掠，文翼等脫身而走，僅得免。按，假韃卽毛兵，其害至於劫掠行旅，所以仁錄書曰：「都督所爲，一至於此。」同年十二月壬子，文龍又因「胡人復來」，發爲恐脅之言，移帖平安監司金起宗曰：

都督毛文龍回帖於平安監司金起宗曰：胡人復來，不佞深切歎慨，貴國爲皇明二百餘年之屬國，不佞與賢君臣一體一心，無彼此爾我者也。不用鄙言，以不見信於往時，每爲貴國憐悔於今日，但甑已破矣，顧之何益？然虜性犬羊，心腸木石，今日取奉之，明日索應之，貴國有限之精神，何能供此無厭之貪慾乎？不佞卽率一旅之衆，將奴一網打盡，隨統精兵，相爲防守，以絕其後來之患，想貴國庶猶可保完璧。儻仍不以不佞之言爲然，而畏之如虎，竊恐終非勝算，不佞亦惟拭目而視，無謂不佞坐視成敗也。不佞爲賢君臣往日之見疑，自戒無言，然相與八年之久，情所不忍言，義又不得不言，故再向賢執事喋喋云。（卷一九葉六九）

起宗以回帖上送，備局以爲辭意悖慢，不忍正視。且曰：羈縻之計，實出於不得已，本非我國有一毫隱情，旣奏於皇上，具咨於督府，而反有此多少恐脅之言，誠極痛惋。我國之「通使虜中」，亦猶毛人之相通（見後私通金人謂係奉旨講和）出入。令金起宗與接伴使趙希逸相議，以爲前後曲折，明白具揭，攻破其悖慢之語，而文辭之間，亦要嚴整和平，無令益其憤怒之意。於是同日金起宗爲復一書曰：

小邦自壬辰至於今日，不幸酷被兵火，一敗塗地，剪焉傾覆，一則舉義斥

絕，一則守正不撓，甘心受禍，無所怨悔，此則天地臨監，神明可質，而庶有辭於天下後世，小官不須多說，老爺亦已洞悉之矣。戊午渡遼之役，師徒全沒，近年以來，生齒未殖，邊圉俱虛，加以饑饉，情見力屈，虜若搶突，守禦無策，畏之一語，誠如老爺所憂。小邦君臣上下，憊心疲情，夙夜警飭，曷敢少懈。至於息兵弭禍，羈縻不絕，實出於千萬不已之計，而彼雖夷狄，一往一來，禮無不答，古者鋒刃相接，使在其間，兵家事也，老爺於此，非不心諒而默諭者矣。抑且激而礪之，誘而振之，使我益修其所未逮者，小官雖極無識，豈不體老爺之盛意也。老爺養兵畜力，於今八年，英猷已定，平蕩有期，豈惟小邦賴之，天下幸甚。量力可及，惟義之歸，敢或恝視，以孤盛望。至如數十差胡，截殺非武，不足煩師旅之衆，不審高意，以爲何如？

此趙希逸詞也。時毛文龍之兵，大概別無可用之處，故惟以日在鮮境截殺「差胡」爲事。然此不但非武，且實招禍，同書七年二月癸卯：

虜兵猝入蛇浦，索任世科。世科時以毛都督別將屯耕，聞變，乘船走避，京師震動，避亂者亦多。（卷二十葉六）

又丙午：

虜兵設伏於蛇浦諸處，我人不得偵探，只登高瞭望數千騎，自蛇浦係纍男女，還到鐵山，被擄者，稱我國人，則輒放送，遂撤歸。（卷二十葉七）

據此，檢王錄天聰三年二月庚子則云：

以毛文龍部衆駐朝鮮鐵山，遣總兵官冷格里率兵五百往剿，殺三百七十人，生擒百四十人，獲馬二十一。

按，金兵入蛇浦，上年正月戊寅，仁錄即書之，其時鄭忠信申景瑗等馳啓，以爲：

蛇浦入搶之賊，只爲蛇浦任將而來，彼既深入，則自我不可任擅越。聞變後，入送軍官於賊陣，責以今日你等之來，固知爲蛇浦，而無他意，然既盟之後，彼此疆域截然，假使有意於蛇浦，似當到義州先言出來之意，而無端深入，則此爲渝盟之端，皇天在上，不其畏乎？（卷一八葉一二）

後來金汗關於此類之答書，則詞極強硬：

當初貴國，屢求退兵，言我地給我守，豈容漢人上岸，我必與之交鋒，若勢不能交，則來告知我國。我遂聽貴國之言，將王京迤北城堡人民已爲我有者，盡行退還。撤兵後，貴國盡負所言，無乃不可乎？（羅氏史料叢刊首本國書葉一五）

同書葉一六，金汗又有一書，其詞更強：

承惠書，內云：丁卯之事，既以各守封疆，彼此無得過江爲約，頃者無故興兵，猝入我疆……等語。不知王之此言，故意欺我耶？抑王自飾己非耶？民受其禍，皆由王致，我何與焉？

按，朝鮮致書金人，雖每每爲「疆域截然」之言，但因無兵之國，與強者講理，自無結果可言。金人則自恃兵強，鐵騎可以隨時馳突而至，故其往來書札之言，輒爲強硬口氣，其對於朝鮮之「疆域截然」，早已不在眼中。於是毛文龍自朝鮮丁卯之禍以後，不特不能入往金國，掣金人之尾，而金人之兵，反得時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猝入鮮境，以向文龍矣。

又關於金兵突入鐵山之事，後來金汗另有一書，卽仁錄七年三月乙丑，送差胡同沙等，傳於義州。其書曰：

昨我兩國講好，恐毛復上岸，及防我國人逃，故留兵守義州。後王屢求退守兵，言守兵如退，我守我疆，逃人我自查送，毛兵必不容上岸，況先容毛兵，我國受禍，焉有復容上岸之理？若毛兵強上岸來，必與交鋒，如勢力不能禦，必來報知，因將守兵退回。後屢拿逃兵，問其動靜，皆言毛兵上岸住種，及問貴國差官，皆言無有此理。恐毛兵有詐，故遣二百兵馬，去看虛實，果然都司姓金者，帶兵在鐵山住，已將住兵殺死，活拿都司一員，問之，言毛文龍差毛有見往朝鮮討取牛馬。以此觀之，王負前言，故容毛兵上岸住種。及我國逃人投毛者，皆縱容國中過去，兼先所得貴國人有逃回者，原言送來，迄今不見送還。如此違天背盟，是王之意耶？抑向南朝衆臣宰之意耶？卽王自度，與誓言相違耶？抑與誓言相符耶？此番欲差人去，因前已差人，故不復差。謹瀆。（卷二十葉一四）

此書所言，亦多不遜，於是同月丁卯，又有一條，記當時君臣疑懼之言曰：

吳允謙曰：胡書多有不遜之語，未知其因此開釁？而人心疑懼。……上曰：今番胡書主意，卿等所見如何？允謙曰：胡兵入蛇浦執漢人，有所聞而致疑耶？上曰：似不然矣。初約以各守封疆，而渠兵擅入蛇浦，或慮我國致責，先發此言也。（卷二十葉一五）

同年四月丙申，又載「胡譯」金希參持金汗書入來。其書曰：

今言毛兵不許上岸，但勢不能禁，則我兵到彼守住，不令上岸，再使我人，任意游行國中，不知可否？便有厚薄之意也。若此違行，而曰所重者信，所敬者天，何謂也？（卷二十葉二十）

關於此類來書，其時期無論前後，而所爭執者，大抵皆爲毛文龍。凡此來書，在朝鮮見之，則人心疑懼，在金國之人，則反曰「我們不知惹了多少氣。」（羅氏史料叢刊奏中葉十）直至丁丑定鮮之役，猶執此時之事爲藉口。

（二）侵害朝鮮

朝鮮因毛文龍所受之害，僅據該國實錄一書之記載，即達五六萬字之多，此外，尚有許多「祕密太甚，諉探無路」之陰謀詭計，則無從稽考。凡此實錄之言，大略可分爲兩類，如生釁招禍等事，均係毛文龍爲朝鮮釀成外患之原因，前文已記之。至其對於朝鮮國內之種種侵害，是爲東國之內憂，試舉國王之言爲例：

毛兵之侵害我國，日以益甚，何以支堪耶？

所謂侵害之事，考仁錄所書，則上自國王，下至黎民，君臣上下，無人不被其害。如中朝之致疑朝鮮，則有海外情形微變，屬國攜貳等語。四年四月丙戌：

備邊司啓曰：伏見兵部府院咨文，及朴鼎賢等所送給事辟國觀題本，以情形微變，屬國攜貳爲言。而詳其辭意，頗能照見本國事狀，亦頗致疑於毛將所爲，勤之以或失輔車脣齒之勢爲憂，欲得本國眞的情形，而聖旨又以同心共濟等語，責勵該鎮，其所望於本國者，亦不淺鮮矣。毛將……專任小數，反覆無常，旣僞陳擒賊，欺罔皇上，又虛辭恐喝，詐瞞本國，肝肺畢露，明若觀火，殊不知作僞心勞，人終不服，眞可謂小黠大癡者矣。閒者謠言屢煽，邊情疑惑，朝廷略不介意，猶恐其餽餉之不給，歡情之或失，則本國之所以待之者，於斯至矣。今見撫院移揭中語，抑揚捭闔，始焉許之以忠貞，終焉

陷之以攜貳，而屑屑於蔘斤紙卷之多少厚薄，竊竊焉爲市井兒婦之態。至於賊适之敗，援爲己功，尹義立內應之言，又惝怳無據，莫測其心之所在。……今若一一吐實，恐有激變之憂，曲爲阿護，則他日亦必反爲所陷，可謂難處之甚者。（卷一二葉二七）

按，屑屑於蔘斤等語，據毛營回禮官黃戾馳啓，卽都督要好品人蔘，而曾不出給，此亦可恨（卷一七葉四一）之事。又按，賊适之敗，據仁錄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己卯，卽副元帥李适舉兵反，二月十五日己亥，平之，本與文龍無關。文龍雖有出兵進勦之說，但爲接伴使尹毅立所阻，以爲賊适將不日就誅，不足煩天兵進討。蓋毅立之意，毛兵若出陸，則恐更有難處之憂。未幾，毅立獲罪於文龍，因此誣其謀叛本國，以爲陷害之計。而此類陷害行爲，又不一而足，如又以祕書遣管餉使成俊耆，指邊臣爲逆黨。仁錄四年十二月丙寅：

時下潛察邊吏匪茹，將有不軌於國王矣。國王封自天朝，而逆黨甘心於彼，不佞明春，當聞之於天子，則逆黨尙冀有噍類之遺乎？（卷一四葉五三）

書內之逆黨，卽丁卯之禍抗賊而死之李莞南以興等：

都督小紙云：壞邦家之事者，李莞南以興。……本鎭仗義江東，七年肝膽，不幸遇奸險之輩，以有今日，國王但聽臣下之言，亦致有今日，哭恨哭恨。（卷一六葉三八）

此小紙日期，仁錄書五年五月乙未，卽天啓七年五月三十日。時南以興李莞等，已就義數月，而毛文龍猶如此致憾者，蓋一則嘗以文龍兇悖之言，啓聞國王，一則狀啓中明言文龍有「通虜」之說。於是右議政申欽亦曰：「毛與李永芳通謀之說已久，（金）尙容在彼時，亦有此言。」（卷十葉六）據此，則文龍之陰謀詭計，自做浮言可知。是以國王折之曰：「毛將所爲，人人如見其肺肝，有何難知之處？」文龍於此，亦往往自爲解釋曰：「俺本性躁，頃因心亂，多發不倫之語，到今不覺靦然。」（卷一三葉二五）然此種不倫之語，又仁錄常書之事，如六年二月接伴使南以恭問安使李尙吉等馳啓上送都督手帖曰：

夜觀天象，麗國君臣，有大不祥之兆，必須緊防。儻再不聽所言，恐國君有終滅宗廟之禍。（卷一八葉三二）

此言不知何所據而發？檢甲編葉七一九，則有「朝鮮文弱，可襲而有也」等語，頗與此記事相似。察其用意，只在恐喝而已。因朝鮮「禦奴」雖不足，擊毛則有餘，所可慰者，朝鮮不肯擊之耳。因不肯擊之，故又不得不舉國以養之，如曰，「我國民天，半食於遼衆。」又曰，「賑饑繼餉，專靠於我國。」此外，爲毛兵之故，更有「毛糧」之稱。凡此，皆朝鮮之所以報上國。然文龍則因別有心腸，而爲恆言曰，「只飲朝鮮水。」以此上欺朝廷，下誣東國，使朝鮮之竭忠大明，亦無以自見，此其所以失麗人之心也。總此失人心之事，據仁錄之記載，如「毛兵禍及雞犬」，如「漢人搶掠，愈久愈甚」，如「文龍差人劫掠」，如「孑遺之民，又爲毛兵所掠」，如「毛兵掩殺之患」，如「毛兵殘害，一至於此」，如「逃還我人，輒爲漢人所殺」，如「清野以避毛兵之害」，如「避亂男女萬餘人，又被毛兵擄掠，投水而生者，只三百人」，如「斬殺麗人，做作眞賊」，如「斬殺樵採，入送島中」，如「懇求賊馘，以爲冒功之計」，又如「徵索無厭，劫奪糧餉」，種種不可殫述，茲表之於後。

年　月　日	摘　要
天啓四年十二月壬戌 仁祖二年	時毛都督軍兵，遍海西路，禍及雞犬。朝廷恐有意外之變，請令伴使李尙吉懇諭毛將，令除其不合戰用者，入送登州。從之。（卷四葉二）
天啓四年三月癸酉 仁祖二年	遼民散入關西，攘奪居民財產，清川以北，尤受其害，不得安堵。備局請令伴臣及道臣，善諭督府，聽我國地方官隨現禁斷，或拿送督府，使不得擾害民間。（卷五葉二四）
天啓四年三月壬午 仁祖二年	管餉使鄭斗源馳啓言：都督差官，要換軍糧於江邊一帶，今二十五日，與許中書出陸觀兵，所率兵馬，無一升糧，管餉及守令，不肯給糧，則將欲擾害地方云云。本道些少之穀，調發夫馬，陸運於五百里之外，人心物力，已極潰竭，加以歸順假韃萬千爲羣，搶掠民生，甚至田疇付種之穀，盡掘而食之，以此百姓流離，一望蕭然云。（卷五葉三四）
天啓四年四月壬午 仁祖二年	義州府尹柳斐驰啓曰：近日歸順假韃，日日渡來，不知其幾，或五十，或百餘，成羣布野，春耕麥芽，盡採而食之，道遇餓孛，則爭屠而啖之，搶掠閭閻，勒令炊飯，而有一民貧甚，不能供饋，乃持假韃死屍，棄置其家，誣稱其打殺，盡縛一村之人，奪取家藏而去云。（卷五葉三五）
天啓四年五月戊午 仁祖二年	上又接見毛承祿于隆攻殿，贈禮物以送之。承祿累日淹滯，徵索無厭，又以銀子一千五百兩，要換人參，都民怨苦，度支費用甚多云。（卷六葉二）
天啓四年六月庚寅 仁祖二年	毛文龍差官時可達等……多率軍兵，自北道還到永興，一行夫馬，多至五百餘匹。又托稱乏糧，責出郡縣，定平以南，則縱兵作暴，掠奪牛馬，搜括家藏，沿路一空，民皆號哭。（卷六葉二一）

年　月　日	摘　要
天啓四年七月庚申 仁祖二年	上引見都元帥李弘胄……弘胄曰：近以毛兵之擾害清北，江邊之民，移入內地，如義州重鎭，亦殘敗無形，其他可知。上曰：此則無可奈何？（卷六葉二七）
天啓四年十一月丁丑 仁祖二年	鐵山蛇浦，所留漢人，不知其數，散入清北列邑，侵掠村閭，都元帥李弘胄馳啓以聞。備局請令伴使及道臣，開諭毛將，使之禁斷。（卷七葉四〇）
天啓四年十一月己卯 仁祖二年	朔州留住張遊擊兵，散處民間，擾害萬端，遊擊送差禁斷，而猶不止。遊擊親率兵追往獐項嶺，則千總黃金庫旗下軍兵二千五十餘名，以鎗刺遊擊所送差人，仍走八嶺，不知去處。本府留住曲遊擊，亦率兵馳進。張遊擊所率餘軍，指向龜城。接伴使尹義立，以唐人自中生亂，事情異常，民閭被害之狀，不可盡言，馳啓以聞。（卷七葉四一）
天啓四年十二月壬寅 仁祖二年	上曰：都督之侵害我國，日以滋甚，何以支堪耶？體察使張晩曰：毛兵之害滋甚，早晚必作亂於內地，作亂之後，擊之不難。上曰：是何言耶？非以勝負可慮也，既勝之後，將置國家於何地乎？（卷七葉五二）
天啓五年正月庚申 仁祖三年	接伴使尹毅立，請督運兵糧，以救都督之急。時都督以復遼爲名，召集遼右饑民，遍置於清川以北，而天朝所賜銀糧，占爲私用，安坐島中，獨享富貴，以此軍兵，咸懷怨憤。至是都督送手帖於尹毅立曰：手下軍兵四千餘名，盡到衙門，擊鼓索糧，若過數日，必至餓死，將散遣爾國，任意討食云。毅立以聞。乃命平安道監司李尙吉管餉使南以雄，催運糧船。（卷八葉六）
天啓五年二月辛卯 仁祖三年	平安監司李尙吉馳啓曰：臣來自嘉、定、宣、郭之間，則漢人之充滿閭里者，奪占廬舍，掠取財畜，劫奸婦女，毆傷人民，或將餓莩屍軀，移置村里，謂言麗民殺漢人，徵索賂物，侵害百端。聞臣入來，處處人民，遮路號訴，自言如不得圖止設屯之事，則勢將捲家遠徙云。空虛之患，極爲可慮。（卷八葉二三）
天啓五年二月丙午 仁祖三年	義州府尹李莞，棍打毛營將官朱發時等，蓋憤其侵擾於村閭也。毛營之人，皆盛怒曰：濺子叛了天朝，殺害天朝人，是自然之理，朝鮮則恭事天朝，素稱禮義之邦，麗官不遵法度，打我標下人，禮義安在？是不有天朝與本鎭也，歷聞古事，絕無如此之理。爭言於差備譯官秦智男輩曰：爾說與爾國官，且爲啓聞於國王云。（卷八葉三五） 又有將官陳繼盛等數十人，聚訟於毛都督曰：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鮮爲子孫之國，而麗地邊臣，擅打天朝人，是不有天朝，不有老爺也。往在萬曆二十年，征倭之日，天朝軍馬，斃於朝鮮，帑金芻糧耗費者，不知其幾萬？麗臣罔念已往之德恩，以老爺借居一塊之土，讎視天朝之人，擅打不忌，宜老爺拿至節制使，任意處之。都督卽移文于監司李尙吉，責以是事。尙吉啓聞曰：漢人之近日被困於我邊者，非止義州，或著枷，或牢囚，燒死於碧潼者八人，杖斃於黃州者五人，宜速毛帥之怒，自是之後，督府將士等，亦多憤恚，氣色頗異於前日，臣亦無如之何矣。廟堂之議，或云宜遞李莞職，以慰毛營之心，或云不可以都督一言，輕遞西門重任，於是只削一資。（卷八葉三五）
天啓五年三月乙亥 仁祖三年	義州府尹李莞馳啓曰……都督送票於臣處，借本府米五百餘石，以爲過河食用。故領將毛有恩，責令支放米豆，臣據理論辦，則有恩詬責於臣，極其非理，臣恐有脫巾之患，卽給五百餘石，且以牛酒，慰悅其心。（卷八葉五二）
天啓五年六月丁酉 仁祖三年	贊畫使南以雄馳啓曰：江界等地，閭巷村民，涕泣號訴曰：漢人作羣，突入村家，責辦口食，攫奪財物，掠殺雞犬，毆打人物，劫辱女人，民皆棄家，隱伏山谷，久廢農事，一帶邊民，將至流散，方移文督府使之禁斷云。（卷九葉二九）

年　月　日	摘　要
天啓六年三月己巳 仁祖四年	備邊司啓曰：近日續見尹暄李莞狀啓，毛將所爲，漸與前日不同，劫奪糧餉，則倒盡遼儲，侵擾居民，則已過清川，難支之狀，日甚一日，臣等日夜煎憂，計無所出。蓋毛將領率數十萬男婦，就食我邊，頃年尙有山東繼運之路，到今天朝之力，有所不給，則開口望哺，專在我國，以千里之國，支養數十萬之客兵，決非可繼之道，卽不能繼，彼豈束手待斃乎？（卷一二葉二〇）
天啓六年六月乙未 仁祖四年	上下敎曰：毛將乏糧，則輒示怒形，劫奪邊餉，其漸不可長也。宰臣中擇差一人，稱以問安使，送于毛營，明言不可從之意可也。（卷一三葉一三）
天啓六年閏六月壬子 仁祖四年	上御資政殿月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三司長官……李元翼曰：臣聞近來以毛將之故，西路人民，父子兄弟不相保，衆心憤怒，皆欲一戰，彼若叛而爲敵，則我國之軍，一可當十云矣，叛狀未著，則處之甚難也。（卷一三葉二四）
天啓六年閏六月癸未 仁祖四年	備邊司又啓曰：毛將多術，糧餉乏絕，難於屢請，則例以出師爲名，責發所經州縣，以爲討食之計。貨貿已塞，約束已定之後，勢必頻爲此舉，以濟其欲，亦不可不預防也。（卷一三葉四三） 備邊司啓曰……毛帥移鎭之事，不無中寢之慮。……朝廷西顧之憂，無時可弛。且彼之討糧，專以貿易爲名，故其恆言曰，只欲朝鮮水。以此上欺天子，下誣本國。今年幾過半矣，所給之數，已至十四萬，而其中七萬餘石，卽是原價之外，此後貴出者，又不知其幾萬石，而天朝不以爲多，本國無以爲辭者，皆以貿易二字，爲彼口實故也。臣等之意，則遣重臣對面停當，定其歲供之數，其不足者，方許貨貿，而不得抑勒，不得頻煩，明定約束，上奏天朝，則在我辭直，而彼無執言之地矣（卷一三葉四三）
天啓六年十月庚戌 仁祖四年	備邊司啓曰……毛營糧餉……以一年五萬石爲限，而約成之後，勿爲一時准給，鱗次接濟，以充元數，庶免數外加索之患。（卷一四葉三三）
天啓六年十一月壬午 仁祖四年	義州府尹李莞馳啓：唐人五十餘名，來到閭家，雞犬糧穀，掠奪殆盡，臣出送牙兵，定將禁戢，唐人射中牙兵，命在頃刻，刃傷者亦五六人，臣縛致千總以下二十一名，並囚本府，一邊呈報毛將，一邊招王參將看驗中箭人云。（卷一四葉四〇）
天啓七年四月甲辰 仁祖五年	備局啓曰：今此刷還剃頭之民，皆是定、郭、宣、鐵之人，賊兵入去之後，若仍留本府，則必有毛兵掩殺之患，渠輩欲移入於內地云。（卷一六葉九）
天啓七年四月辛亥 仁祖五年	金起宗馳啓曰：漢人殺掠日益甚，百爾思量，未得善策，前日毛將爲送禁牌，而亦不得施。適有漢人二十餘名來到臣所，菜色滿面，臣謂曰：近來遼民斲殺我人，做作眞獵，以爲受賞之地。（卷一六葉一〇）
天啓七年四月癸丑 仁祖五年	備局啓曰：伏見金起宗狀啓，則龍骨捷書持來者，爲毛兵所殺，逃還人民數百餘口，亦併被害云。毛兵殘害，一至於此。（卷一六頁一〇）
天啓七年四月乙卯 仁祖五年	金起宗馳啓曰：靑白旗之賊，移向古定州，打取禾穀，輸送于宣川，人民則不加殺害，只奪衣服而去云。安州牧使李焰牒報，以爲毛船五艘，一時卸泊安戎倉，焚掠閭閻，斲殺人民，僵屍遍野，慘不忍見。定州避難男女萬餘人，又被毛兵擄掠，投水而生者僅三百云。以金汝水爲將，領北道兵馬一百，卽日入送，一以示兵威，一以開諭，若一向殺戮，則使以干戈從事云。（卷一六葉一一） 上曰：毛兵糧一結二斗，豈非大段徭役，而毛兵未撤之前，亦難罷之矣。金藎國曰：毛營所送之米，卽國用三分之一也。（卷一六葉一一）

年　月　日	摘　要
天啓七年五月癸酉 仁祖五年	申景瑗馳啓曰：漢人騎步千餘，移鎭于寧邊地㺚里山，出沒剽鈔云。（卷一六葉二四）
天啓七年五月戊寅 仁祖五年	金起宗馳啓曰：漢賊跨牛三百餘人，來搶寧邊嘉山等地，殺傷我軍四人云。（卷一六葉二七）
天啓七年五月庚寅 仁祖五年	金起宗馳啓曰：金完自龍骨回言，韃兵五六百騎，往來於本城近地，而義州則眞韃可數千，蒙古兵亦甚多，看檢農役，無意捲歸，逃還我人，輒爲漢人所害云。（卷一六葉三五）
天啓七年七月丙寅 仁祖五年	平安監司金起宗副元帥鄭忠信馳啓：今因把總李學禮等七人來見，問龍骨城潰散之由，則城中正軍給料，而不及於老弱，以致衆怨。唐差李馬骨，斬殺樵採者入送島中，衆皆驚心慘目。且見小爲浦老弱數百人，一時移入大楮島，屬於毛陣中，人民皆曰，吾等亦將不免驅入島中之禍患，遂決潰出之計云云。（卷一六葉三五） 聞軍兵潰出之後，都司李馬骨馳入本城，韃兵不意追至，毛兵盡被殺戮，城中官舍，並皆焚燒云。（卷一六葉三五）
天啓七年七月丁卯 仁祖五年	金起宗馳啓曰：毛將持兵在島中，不敢窺賊左足，而只以日獻僞捷，厚罔天朝，節制龍骨劍山等處，至以天朝爵命，除拜我國之人，其意有在，義州哨官崔孝立軍兵，又屬其中軍，事極可駭云。（卷一六葉四九）
天啓七年八月己酉 仁祖五年	金起宗馳啓曰：龜城府使李之藁，率吏民數十餘人，入本府境內，漢人二十餘騎不意突入，吏民等一時潰散，漢人搶掠之患，愈久愈甚。（卷一七葉七） 備局回啓曰：孑遺之民，雖或完聚，旋爲毛兵所掠，守令既無可以禁制，雖有兵亦無繼餉之路，本司之料理指揮，已無餘蘊，請令本道監司與管餉使相議，拮据繼糧，而以本道見存主客兵，量宜派守。上從之。（卷一七葉七）
天啓七年九月甲戌 仁祖五年	備局啓曰：金蠶國以爲毛糧，不可逐年收捧，申欽以爲可設屯田，而自今西邊繼糧，百計無策，毛糧則民已知其應行之役，不如依前收捧，以爲需用之地。（卷一七葉一五）
天啓七年十月丁酉 仁祖五年	賚咨官李坰馳啓曰：臣與監司金起宗同入椵島，呈御帖咨文，則都督卽許相接，臣致辭曰：小邦無祿，邊臣失律，賊退之後，孑遺流民，莫不懷土還集，而若干無賴之徒，不遵老爺禁令，出沒沿路各邑，恣行侵掠，無所顧忌。至於被擄逃還之人，自遼瀋陸續出來，庶幾歸骨故土，纔入我境，便遭殺戮之慘，寡君委遣小官，奉咨陳懇矣。（卷一七葉二三）
崇禎元年正月丙寅 仁祖六年	金起宗馳啓……接張大秋諺書告目：則都督欲大設屯田於昌城鐵山義州等地，爲貿種糧，出送差官云。（卷一八葉六）
崇禎元年二月辛亥 仁祖六年	備局啓曰：遼民饑困出來，衣食於我，而乃反成儻（黨）橫行，或打傷人命，或攘奪財貨，京外之人，不堪其苦。請自今於其所在處，嚴加禁束，不少假借，凡有作拏者，拿致決罪。且以此言於差官，毋使私護，一邊移咨毛營，俾治差官不能禁戢之罪。上從之。（卷一八葉二八）
崇禎元年五月戊寅 仁祖六年	鄭忠信自關西入見……上曰……且西路之事，非但胡也，毛將終必貽禍我國。其他將領不可不預備待之，脫有毛變，則以本道兵力，足以當之乎？對曰：毛兵與我，衆寡不同，何患難敵。（卷一八葉五五）

年　月　日	摘　要
崇禎元年七月壬午 仁祖六年	時毛都督以姜弘立朴蘭英等所率男婦惟刷事，送差官毛永卿來，永卿肆其氣燄，亂打伺候下人，侵索食物，罔有紀極，率家丁三十餘名，不意突入關門，拔劍作亂。（卷一九葉四）
崇禎元年九月辛酉 仁祖六年	金起宗馳啓曰：都督自登州還椵島時，奪取管餉及體府巡營貿販三船所載之物，並與譯官等七人，而拿回島中。（卷一九葉七）
崇禎元年九月戊辰 仁祖六年	副體察使金起宗馳啓曰：麟山代將及水口萬戶張超等馳報，以爲漢兵持弓矢，不知其數，猝至圍衙三四重，發射不絕，僉使戰馬一匹，騎馬一匹，代將戰馬一匹，衙藏衣服，及鎭守士兵生產，盡被劫掠，代將及衙僕，僅得脫出。有漢人王姓者，自前往來相好，今適合來到，探問事情，則曰：瀋陽入去使臣回程時，將欲遮絕於中路，奪其輜重，今島中三將官，分領軍兵三百餘人，往屯於鳳凰城云。備局回啓曰：都督處事，一至於此，難以口舌爭之，別請告示禁牌，俾免邊上侵虐之患。從之。（卷一九葉二一）
崇禎元年九月己巳 仁祖六年	尹瓘馳啓曰：唐船二艘，來舶于郭山防築浦，追逐居民十餘戶，奪其家產。近來漢兵之益肆其暴者，以仲男回去時，漢人中流矢致死之事爲崇也。備局回啓曰：漢人不有告示，恣行擾害，雖未得干戈從事，宜更告於都督，依牌文處置，請以此下諭于接伴使及監司。上從之。（卷一九葉二一）
崇禎元年九月丙子 仁祖六年	義州府尹黃緝馳啓曰：本月十一日，漢人乘三板船來泊于海邊屯田處，刺殺守置者一人，唐將毛士光六人又來突入衙舍，要討酒飯，而亂打衙僕，又責立所騎刷馬，翌日，呼譯官言曰，何不供饋，何不立馬，遂使家丁打下，幾至死域，略無忌憚。蓋自仲男相戰殺害之後，益甚橫挐，搶掠麟山鎭，不數日，又到村家，射殺一士人，奪其牛馬。自八月以後，被殺者二人，孑遺餘民，無路得保。欲以此呈文於都督，而任世科所領將官等，皆是渠等所犯，故攔阻不許，尤極痛惋。（卷一九葉二七）
崇禎元年十月辛丑 仁祖六年	金起宗成俊耆馳啓曰：毛有益自麟山到島，翌日，都督發給臣等販貿物貨，而前日進香使員役行槖一半不給者，今並出給，與當初牢拒之意觀之，則若出二人手段，蓋由於禁斷商賈之致云。（卷一九葉四一）
崇禎元年十月甲辰 仁祖六年	吏曹參判趙翼上劄曰：臣竊料義州龍川之地，當鴨綠之路，毛兵哨探邊境，往來必由之地，今以數百殘民，往守其他……實非有關於利害，而徒使餘民，盡被毛兵吞噬，自就殲盡而已，豈不大可憫哉？……江邊列邑，在在孤弱，所以毛兵恣意侵掠，而莫之敢抗，亦宜移之內地，聚於一處……毛兵在境之前，如是斂民，以避其害。（卷一九葉四三） 毛文龍麾下劉千總稱號者，率兵二百來泊豐川，放掠閭閻，侵辱婦女。（卷一九葉四三）
崇禎元年十一月己卯 仁祖六年	毛文龍使人要於海中，掠取冬至使宋克訒一行銀蔘而還。（卷一九葉五八）
崇禎元年十一月甲申 仁祖六年	毛文龍差人王學勝，率家丁十五人，到平壤，稱以刷還逃兵，出入郡縣，劫掠閭里，守令亦有被縛遭辱者。（卷一九葉五八）

毛文龍侵害朝鮮，如是之甚。至於「斬殺麗人，做作眞獞」，此與「自戮剃髮漢人，虛報斬級」之事無異。當日明朝乃望「毛師」復遼雪恥眞幻夢也。考建州作叛

之日，卽藉口邊臣種種欺害，爲倡亂理由，後來歷次深入內地，搶掠不已者，亦以邊臣作踐如昆蟲爲言。且又親語流賊曰：「爾等激而成變，我來亦正在此。」（王錄崇德七年十月壬子）金人之叛明，屢以邊臣侵害爲言。然朝鮮之受害，比金人尤甚，其未激而爲變者，則因不欲違上邦也。此事原委，後來肅宗實錄論之最爲簡明切實，如十三年（清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壬子奉朝賀宋時烈陳列聖志事有云：

> 其時避亂人毛文龍來據椵島，徵索無厭，且譖本朝於朝廷，而仁廟以爲王人也，待之以誠，終始不替。

雖然，怨毒之於人，卽骨肉猶爲異路，其後朝鮮殺東江漢人比清人爲甚者，或卽毛文龍怨毒之所致歟？

（三）毛文龍碑

最奇者，莫奇於朝鮮既有請誅毛文龍，以明大義於天下之疏，（仁錄卷一四葉五三）乃又有爲「毛公」立碑，以頌其功德者。當時傳之中國，誇爲海外盛事，海寧談遷，爲之收入棗林雜俎。及毛奇齡作毛總戎墓誌銘，至摘碑文最後數語，以爲之銘。如曰：

> 將軍死以冤，而其事竟白如旦日。雖然，將軍之志，尙鬱鬱載石，先最其績，竚壽其傳。何尤焉。迄於今，將軍之衣冠，已不可問矣，而猶得志其阡。（東江遺事卷下葉五一）

銘內「鬱鬱載石，先最其績，竚壽其傳」三句，卽碑文中「摭實載石，先最其績，後竚其傳」之變語也。考當初朝鮮立碑之事，亦自有故，仁錄元年閏十月丁未：

> 毛都督接伴使李尙吉馳啓：言都督部下將士，皆獻軸頌都督功德，其意欲使我國人，效而爲之，徵言於譯官。又要立石頌功，誇耀於詔使。備邊司請令平安監兵使率諸守令進軸，都督碑文，速爲撰送，俾及勒石於詔使未來之前。上命撰送碑文，而姑停獻軸。（卷三葉二六）

又二年四月戊申：

> 立碑於安州，頌毛文龍之德。文龍以詔使匪久出來，欲誇耀耳目，諷使立碑故也。（卷五葉四九）

碑文之言，據棗林雜俎照錄於後：

平遼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天啓四年七月，朝鮮立。奮忠贊謨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兼議政府左贊成判義禁府知書筵春秋館成均館弘文館大提舉藝文館大提舉金瓕（墐）撰。通政大夫行（疑脫）曹參議李瀷書。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金尙容篆。嘉議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平壤府尹巡察司李尙奇（吉）立石。碑文不載銘曰：噫噫往歲，羯虜造□，聳我淸邊。鯨吞豕突，急莫之遏，全遼右壤。壘石無堅，（上二句疑顚倒）獺薙搶攘，厥墟腥羶。公時憤切，忠膽激烈，齦牙張拳。獨立一叫，揭義爲號，趨者爭先。曷投曷倚，俾賊顧忌，以掣以宰(疑牽)。謂我共濟，克協大計，鴟首東偏。獲醜復鎭，軍聲始振，天討行焉。出入遼瀋，形格勢禁，罔或恣前。恫疑縮頸，不敢西逞，關防賴全。瞻彼椵島，洪濤淼湠，處得其便。洋洋妥貼，履坦不跲，就堯如天。激以忠義，其歸如市，累累連連。曰公父母，開口望哺，餘喘其綿。匪公是任，吾其左衽，長城屹然。得人死力，功章寵錫，褒詔頻宣。神旗豹尾，以隆闡寄，節制其專。大業未了，概見其效，四海望延。吾言不失，有待史筆，有賁凌烟。撫實載石，先最其績，後竚其傳。

碑文之稱頌，多聳動之辭，當爲文龍所樂聞。然檢本編後文關於國王所云「文龍與禽獸無異」一言，則此碑文之價值，自亦可見，碑文稱頌之外，尙有面見詔使，亦爲稱頌記事，仁錄三年六月庚辰：

上幸南別宮，見兩詔使，設下馬宴。上曰：毛都督自鎭弊境以來，遼民歸順者，不知其數，加以號令嚴明，威風遠及，奴賊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無恐，天朝亦知此耶？（卷九葉二三）

此稱頌之事，亦文龍所諷使，仁錄三年五月己未：

知事李廷龜曰……毛都督欲我國稱頌其功，以欺詔使。……上曰：無理甚矣。（卷九葉一四）

以稱頌爲無理，然又稱頌者，則因不如此恐有激變之憂。且此類稱頌，據仁錄，凡詔使之至，均照例爲之，卽如「進呈皇朝之奏本，亦須稱頌其人有功之狀。」其人卽文龍，仁錄嘗載此。蓋人之愈無行者，而愈期望人之稱頌也。

第四章　交通金人

自來武臣，畏法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法，毛文龍因「皇帝之尊，亦無所畏」，（仁錄卷一九葉四二）故不畏法而畏敵。畏敵之至，於是有交通金人之事。其交通金人情節，可分天啓崇禎兩時期言之。其在天啓年，則因太監魏忠賢當國，於彼之欺罔，亦爲有利，故其交通金人之狀，大約觀望不決者凡數年。迨崇禎卽位，首黜魏忠賢，於毛文龍影響甚大，是卽仁錄所書「文龍不得志於天朝」之時期，以此又有「必投於虜」之記事。此種情形，醞釀又年餘，而此年餘內，其致書金國，則約以同時並舉，金人攻山海，彼則取山東。其間兩次逼登索餉，卽爲窺視登州之形勢。及奉旨回奏，則又爲朦弊之言，而曰「漂風至登」，彼之不法如此。幸袁崇煥弭患於無形，誅之於雙島，不然，山東之糜爛，比孔耿之叛將更烈。據其自稱，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見後）等語。仁錄於此，知之最讜，如六年十月甲辰特進官李曙曰：

> 聞譯官張禮忠之言，毛文龍言胡賊欲以渠爲劉豫，事甚不測。……上曰：文龍與禽獸無異。（卷一九葉四二）

以此觀之，則文龍之交通金人，其害實不在小。茲分上下兩節，述之於後。

上

啓錄六年五月甲子，原任巡撫登萊武之望疏言：

> 塘報中，捉獲姦細與逃回婦人之言，皆言李永芳等，於臘月初五日，差人往三山島，至二十八日始回，毛帥深諱之，千方百計，以圖遮飾。……間諜一書，致差兵分屍遊示，且來嫚書之醜，損威辱國，莫此爲甚，猶哆口自矜曰：「雖分屍遊示，遂息其大舉之師，豈非一紙之效。」獨不思雖寢南下之師，遂堅西向之舉，豈賊不可自遣，而可以遣君父耶？此其跋扈之事，與古安史何異？

李永芳等之差人，此作天啓五年臘月初五日。按，仁錄是年三月己巳，亦有同樣記事，如「毛都督以爲賊將李永芳，到鳳凰城求和」。同月壬申，義州府尹李莞馳啓，則曰「李永芳豈有無故請和之理」。於是備局啓曰：「李永芳云者，其間事

情，莫知端倪，宜急遣宣傳官，詳探邊上消息。」朝鮮之如此注意者，蓋以「求和」之說爲可疑，且恐文龍別有不測也。凡此所載，當與滿州老檔天命十年二月遣使劉衞國金盛晉傳與毛文龍招降之書有關。書曰：

> 天命十年二月，遣使劉衞國金盛晉傳與毛文龍書曰：爾所使之奸細，被我哨卒拿獲訊問，據云：爾將明帝所使之大員二人斬殺，得罪明帝，由山海來歸之人，亦告爾得罪明帝，且明帝已致書朝鮮王，務將爾弋獲。……朝鮮王已復書明帝，云毛文龍在此觀望，逍遙軍中，揑報降人數目，冒領錢糧，矇蔽皇帝，實禍我朝鮮國之鼠盜也，我欲設法將毛文龍執送，否則勸勉其部下之人，將其擒獲等語。爾雖爲主効力，其奈君幼臣昏何？爾縱將所獲朝鮮之八部財帛，及爾帝頒發之餉糈，堆壘如山，誰肯甘心，聽爾享用，爾能使都城中大小臣工，盡皆稱揚乎？朕之心，以爾攻取朝鮮之義州城，設與我相倚而居，則朝鮮豈能侵爾？故爾駐義州後，朝鮮若降，則爲罷論，否則卽假兵於我，若與我相倚，使朝鮮歸降，則爾之安享太平，方能永久。爾旣得罪明帝，固不能還，今又不容於朝鮮，我豈放爾逃脫，爾將何歸焉？爾之遣使奸細，及容留逃亡，意恐被我所見，責備於爾，實則各爲其主，且復有懷恨於爾之理乎？爾若降我，豈不可以効力於明帝者効力於我耶？昔韓信棄楚霸王而歸漢，胡景德棄劉武周而降唐，因歸降而成偉功，遺美名於後世，人豈謂其不忠於君叛歸他主乎？蓋天意如斯，非人力之所能挽回也，爾豈不知之乎？

武之望所謂嫚書之醜，或與此書招降情節有關。書中首段，關於得罪明帝之說，似係文龍自做此等浮言，以爲討好於金人之意，因此時之天啓帝，實際卽魏忠賢爲之，文龍正奉彼爲父，倚之自固，何至致書朝鮮，務將其弋獲？卽朝鮮於彼之矇蔽，亦決不敢爲吐實之言，奏之於明帝，此等情節，檢前文稱頌記事可知。至斬殺一二大員，卽或其事確實，亦與擅殺趙祐（見移鎭）相類，誰得而問之耶？至文龍投虜所以未遽見諸事實者，則因奴亦不能滿足其無饜之求也。

仁錄四年八月辛酉：

> 平安監司尹暄馳啓曰：金時若馳報內，眞猻一名，自馬郎洞出來，盤問賊

情，則奴酋……常言，江南殲盡，則朝鮮有若囊中物。……奴酋則仍居朝鮮地方，而使毛將領遼民還居遼境事，時相論議，故渠得參聽。（卷一四葉一四）

此論議，則奴兒哈赤欲自居朝鮮，而擬毛文龍居遼境，遼爲中國境地，遼人爲中國人民，文龍爲背國，安敢居此。文龍視此，不啻陷阱，據滿洲老檔載文龍來書曾爲許多感今思昔不勝慨嘆之言曰：「事未成，且如此，一入陷阱之中，豈能以禮待我乎？」據此，則文龍之前後觀望不決者，卽爲懷疑金人不能滿足其願望之故。又按，老檔載天命十一年五月，更有一書，傳於毛文龍，長約七百言，談遷棗林雜俎和集，作天啓丙寅六月，僅一百九十四字，最後四字，書「文龍不報」。今當就滿洲老檔所載者，一言其大概，卽此書主要情節，仍與前書相似，不外勾結文龍，以爲墟明之用。據仁錄四年閏六月載，當時島中士人，至有密揭其叛狀者：

丁未，時毛鎮中有士人倪汝聽者，密告於姜王兩詔使，極言毛將與虜交通，必叛中朝之事狀。且毛帥管下將官，往來宣鐵之間者，亦多怨叛。（卷一三葉一八）

辛亥，倪汝聽密揭略曰：毛帥已於本月初三日，約大小將領，束牲載書，盟天誓地，共發大亂。聽有一帥（師）兄揚祖寧，見任都司，與聽莫逆交也，聽婉轉委曲，探討謀叛的確消息，祖寧卽瀝肝膈以告聽曰：謀叛無他，首因麗人進貢，譖疏毛帥，毛帥怒之。兼以武撫與毛帥仇讐，毛帥惡之，又各處上疏不止；毛帥益大不快。遂使諸將挑兵，先殺附近麗人，探其馬匹弓矢器械，儲糧畜銳，直造王京，斷殺一場，令其降服，然後整頓諸備，攻取山東，到一處，收一處，大事可圖也。（卷一三葉二三）

姜王兩詔使，卽持皇三子誕生詔書至朝鮮之姜曰廣王夢尹（見前）。揭內謀叛之說，與撤兵移鎮頗有牽涉。其後因移鎮中寢，故此不倫之語，亦只「有亂之萌，無亂之形」同時朝鮮之情形，更有使其不敢爲亂之勢。據仁錄四年八月記事，錄其有關者如次：

癸丑，備邊司啓曰：毛將不得志於天朝，則必投於虜，旣投於虜，則必且求逞於我，此必然之勢也。……但念易承恩等，或托其妻子，或言其密謀，是

必求助於我國者也。渠等果能交結忠義，先事圖之，則本國可以坐享其利，而渠等義聲播於中土矣。然或奇功未就，事端先露，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本國但當勉其忠義，戒以謹密，而我則姑勿犯乎其間也。（卷一四葉六）

丙辰，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兩司長官。上曰：近日毛都督情形，於卿等所見如何？右議政申欽曰：文龍所爲，異常久矣，近日管下將官分明言其反形已著，在我之道，先爲防備相機以處而已，更無彌縫之路矣。上曰：大概彼之情形盡露，而第未知禍之遲速如何？欽曰：西來狀啓中，或云投虜，或云先犯昌義，而遲速則不可知也。……吏曹判書金瑬曰：臣在西路，將吏皆言其必反，中原若有分明文書，則見天朝叛賊，不可不擊。……判中樞府金尙容曰：彼以天朝將官，受命而來，雖有投虜之計，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我若先舉兵從事，則後無以自解於天朝。（卷一四葉七）

戊午，上問於特進官張晩曰：毛將之情形，敗露久矣，而近以西來狀啓，人情尤疑懼，未知卿之所見，則禍遲速當如何？晩曰：臣意彼無速發之理，虜雖強請，毛不速發矣，毛將在此，則享公侯之樂，投奴則爲一俘虜，必不及李永芳矣。奴賊亦必知文龍之軍不可用，豈汲汲於文龍乎？只慮在此，則或爲後患，故毛之投降，想必受之，而必不優待矣。（卷一四葉十）

庚申，備邊司啓曰：毛帥處置之策，議者言之非一。……徐易崔三將，旣皆布盡心腹，在我之道，亦當密交深結，示以誠信，使彼有所倚重，毋沮其背逆向順之心，計無出此者。以此意密諭於平安監司兵使處，宜當。從之。（卷一四葉一一）

此皆明朝所不知也。而朝鮮則有枕戈待變之勢，如曰：「天朝叛賊，不可不擊」，此當爲毛文龍不敢輕易倡亂最大原因。又按，不敢倡亂原因，似與奴兒哈赤之死，亦有影響，仁錄四年十月丙午：

（張）晩又曰：自胡中來者，皆言奴賊已死，想必死矣。……卽今事勢，與前頓異，都督似無投虜之擧矣。上曰：奴酋雖死，彼欲降虜，則豈無奴酋之子乎？（卷一四葉三二）

曰「彼欲降虜，豈無奴酋之子」，此誠朝鮮國王如見文龍肺肝之言。「奴酋之子」，

據文龍交通之書，稱汗王，又稱臺台，稱足下，天聰實錄稿稱金國汗，又嘗改寫滿洲國皇帝，清實錄稱太宗文皇帝，卽太祖第四子皇太極也。而此皇太極之稱，據朝鮮當時所得之消息，則曰，「奴酋死後，第四子黑還勃烈承襲」，見仁錄卷一四葉三六。

再，本節所論，俱天啓年毛文龍交通奴兒哈赤之種種陰謀，其彼此之間，勾結未成者，只因奴兒哈赤不能比明更優待，同時又有朝鮮之監視，未幾，奴兒哈赤又死，以此無結果。及黑還勃烈繼汗位，不一年，天啓帝亦崩逝，中朝之公論，多以東江爲疑，於是文龍頗不自安，關於輸誠金人，更積極爲之，至有「必爲上建立大功」之言。卽此，可見其謀叛之亟亟矣，茲別爲下節論之。

下

毛文龍嘗指袁崇煥之講款，爲不忠不義，且更爲此致慨乎朝鮮之從而效之。考袁崇煥當寧遠大捷之日，知金人未可猝滅，於是有講款之議，而其講款用意，則實在款外之著數，如曰：「戰爲正著，守爲旁著，款爲奇著。」且於大捷之後爲之，故又曰：「款可恃乎？從古未有不戰而可款可守者。」是以袁崇煥之講款，其意只在暫爲羈縻，乘間以備戰守。據其恆言有曰：「且戰且守，且屯且築，且築且前。」此皆能說能行之事，非若他人徒爲大言之比。如寧遠第二次大捷，卽「且戰且守」之證。又如包堵山大凌河錦州等城功，致惹金汗來書曰：「一面以講和來往，一面前修城池，抑爲寧遠城凍，攻之未墮，故爾慣了，詐稱和好，乘間修包城池，不願太平，而願刀兵？」（丙編葉四）卽「且築且前」之證。又按，金國汗初次致書袁崇煥，嘗自稱大金，只因袁崇煥有不便奏聞之言，於是再度來書，卽自行除去大字，但比蒙古順義王俺答稱汗之例，只稱金國汗。未幾，又因袁崇煥有僞號未去之說，於是彼又不用天聰年號，而僅書干支，如己巳年正月奉書袁老大人，（丙編葉九）卽係自削僞號之證。至其未用大明年號者，則因款局未成之故。凡此情形，俱袁崇煥能戰能守能款之效，而金人之懇切就款，亦可由此見之。特是可異者，卽其時之明朝，責功太急，浮議又多，剛講款之初，便一再下旨：「地方作何退出？叛人作何送還？」並有「須連根拔盡，方能釋憾」之旨。此種處置，自然金人不能就範，所以自此之後，明帝更一成不變，始終持一不和之策，至於特下「片

紙隻字，不准接遞」之旨。又考朝鮮丁卯之事，雖與金人定盟立誓，永爲兄弟之好，然因情有所迫，亦只爲一時緩兵之計，非傾心投降之比，卽如持一不和之崇禎帝，亦且寄其同情之辭曰：「通間往來，非王本意。」凡上所述，袁崇煥之講款，以及朝鮮丁卯之緩兵，吾人細想當日之歷史，兵戰之用譎，恐無以非之。獨毛文龍則不然，以身當其衝之人，且又因畏敵而已有通敵之事，其於上項情形，自應予以同情，方爲自然，蓋如此則安坐島中，冒功冒餉而已矣。乃彼則別有存心，惟恐金人或因講款，而歸於滅亡，於彼海外天子自爲之局勢，必大不利，於是裝腔作勢曰：「中朝之臣，不忠不義，寧遠之和，終爲屬國之口實，尙誰咎哉？」（仁錄卷一六葉四九）然旋卽再行不忠不義之事，其致書金汗曰：

> 緬惟令先君犯遼之舉，皆繇我國當元文武二臣，不本我先帝之命，擅自妄爲，以致令先君一怒，而做出不和之事也。曩者令先君原有牌文至島，說稱偏相金台石，併侵佔張其哈喇佃子等處，本鎭卽據來文，申奏皇上，卽行查問。如金台石鎗手之助，乃白副使私自做情，如張其哈喇佃子等處，乃韓參將等官，侵疆起釁，後我皇上查明，已將白副使韓參將等拿問正法，則令先君不平之氣，已伸白矣，無容置喙也。近因王總兵至島，說本鎭曾差人赴令先君處，口稱議和，及拆書，又係與石副將私書，視覺反間之計，因而俱殺。本鎭聞之，不勝嚇愕，豈有堂堂大人，乃作區區詭計？後密訪出，乃是鹿島將官，素與石副將有隙，指稱做出此事，本鎭已將該將拿問矣。切思台臺所用漢官，未必不害漢人，其走來之人，備述於各島將官，是故用劄付名帖，反間以害者有之。昨歲奉聖旨，頒行海外，有能捉獲佟李二門之人，併叛官金玉和佟鎭國等，及通事殷廷輔劉興祚石廷柱者，加陞指揮，這是實情。但今兩國相持，終無結局之期，何不一和相約，共圖息肩之策？前有袁撫臺議和之事，繇於衆官議論紛紜，故此處分未妥，若以本鎭便宜海外，議疏甫奏，聖旨卽允，實與別議不同者，定不蹈軼延兩國大事之地也。前有王總兵具文議和，曾差遊擊金首舉同王總兵家人於十一月十三日，從威寧營入境，至今兩月，未見回音，想台臺守邊夷人，利其金帛馬騾等物，隱匿未報耶？今特差人奉照，前文所議允否？希台臺可令的當人來，親至皮島，本鎭

面語心上事宜。自古兩國相爭，何嘗斬一往來耶？乞台臺熟思審處，期建安全之謀，彼此生靈幸甚。況我先帝代逝，令先君亦遊仙矣，爲何不罷兵息戰，議請新封，以享太平之福乎？書去神馳，曷勝翹望。名正東。愼餘。（甲編葉四二）

此書封面，有「天聰元年初次來，」七字。考滿洲老檔，作天聰二年正月，以原件校之，異同太多，茲亦附錄於後，以明老檔之謬誤。

天聰二年正月，毛文龍來書云：昔先王侵犯遼東之地，皆我國文武官員等，未奉皇帝之言，彼等卽任意妄爲，致使先王惱怒，遂啓釁端。先王乃遣書於島，云我國助金台石（原注金台石乃葉赫國主），又奪取哈拉之章嘉地，我奏於皇帝，使察堡中之人，知係我守道官，私與金台石相助，哈拉之章嘉地，乃我韓參將等奪取，致啓禍端，嗣我皇帝察知，遂以守道及韓參將等，皆置於法，先王之恨亦消，勿庸復議。今王總兵來島告曰：使我仍遣人於上，有欲假使者之口，以修和好之心，展書觀之，所遣者爲石副將，此蓋設計欲圖謀殺所遣之人耳。我聞斯言，驚駭不已，豈有正人行詭計之理乎？後默察之，乃係鹿島之官，素與石副將有隙，故作此事耳，乃執彼等訊問治罪。伏思上所用明國之官員人等，無不傷害逃來之人，故將其傷害情形，盡告於島官，以防計殺。初聞我皇帝有言，西烏里額駙撫順額駙等二族人獲得，叛官金玉和佟正國通事伊廷祿劉興祚石廷柱等，封以指揮之職，俾其巡行海外，係屬誠然。今兩國互相捍禦，迄無終期，何若共謀和好息兵之策，互相和睦。昔袁巡撫欲和之事，因衆官齊相爭議，故事迄未成，後以海外大權授我，我若奏於皇帝，則必納我言而行，我之謀異於他人，斷不以是言誤兩國之大事。先王總兵具書講和，遊擊金秀珠與王總兵之家人，於十一月十三日，遣人入衞寧營之界，逾二月無來信，係貴國守邊之人，掠其財帛及牲畜，隱匿未報。今特遣使探問前使者之信，及講和之言，是否有成？乞擇可使之人，遣於皮島，我當面陳一切。自古以來，兩國相爭，不傷來使，願熟慮乘機，以求安全之計，則民之幸也。況我國皇帝已崩，先王亦作上賓，何不息兵罷戰，以求享太平之福耶？

按，毛文龍致金國汗書原本，見於內閣大庫殘餘檔案者凡六通，載明清史料甲編首本及丙編第一本。檢滿洲老檔，載毛文龍來書共七件，今以檔案中原本校之，彷彿可以辨識者凡五件，上面所錄，卽其一也。由此類推，則可知滿洲老檔一書，固已多非本來記載矣。

當袁崇煥之講款，金汗就之如不及，其於毛文龍之私通，則又不信其言，至斬使人而不納。仁錄六年三月壬午：

> 鄭忠信馳啓曰：偵探人來呈小紙，以爲胡差曲虎，言毛帥年前委差漢人言於我國曰：「新天子卽位以來，有意於和親云。」而我國不信其言，抑恐毛帥有他謀，斬其人而不納。厥後毛帥又送王姓人，懇陳和好之說，前後相符，少無違端。故汗始回心，使我偕王姓人往椵島，得見毛帥，細聽其言，如其不誣，則定與約和而還云。曲胡率從胡七人，與王姓人，皆向毛營云。（卷一八葉四二）

前奴兒哈赤亦嘗有斬使之事，且分屍遊示，至是又斬其使，凡此被斬之人，以毛文龍願望之侈自無所容心，故雖一斬再斬，而遣使送書如故。

> 華翰云：來官所言，渾然未顯，故此再問。彼係下官，所以然好話難以盡吐答者，不得不渾然也。又云，虛好私通之語。不佞立於天地間，斷不失信於一人，止知其實好，不知其虛好，止知其公道，不知其私通，人而無信，聖人之所深惡也。台臺與不佞，意氣交投，但凡事情，商議而行，或戰或攻，我自有主意，行止得當，萬無一失，保身保家大富巨貴，指日閒耳。不佞一點方寸，天地鬼神可表，王總兵亦皆知之。此復。（丙編葉一一）

前面所記之金人曲虎，後文作可可牛鹿，仁錄謂曲虎爲金汗最親信之人。而此書中之王總兵，卽曲虎所說之王姓人，滿洲老檔作石城參將王子登，有天命八年七月記錄曰：「王子登因與明帝結怨，效忠我滿洲國。」仁錄亦有王子登記事，且記其入往金國，並攜去禮物數種，六年四月乙巳：

> 成俊者啓曰：都督差官毛永俊帶同胡差，自瀋陽回還後，金汗答書，方圖騰出，而天啓皇帝崩逝哀詔，今月初六日始到，今日舉哀，都督不坐堂，無緣相接。令張大秋探問，都督招大秋密言曰：二月間，虜賊抄精兵三千，往犯

西獞，寧遠主將，預備火器，邀擊於歸路，大破之，生還者三十餘人。且因饑饉，來此乞和，然講和非俺自斷之事，但前來王子登有子之妻，尙在虜中，渠欲買來，俺給三十五匹段子，三十斤砂糖，五十斤大棗，又送差人矣。汝將此意，使陪臣啓聞云矣。（卷一八葉四九）

曰「來此乞和」，此又爲欺罔朝鮮之言。後仁錄則言「毛將與虜相通，爲後日地」。六年四月甲辰：

鄭忠信馳啓曰：胡差五人及護送唐差五人，將輕貨四五駄，出自蛇島，直向義州之路，問於唐人，則祕不明言。毛將之與虜相通，爲後日地者，果似分明。（卷一八葉四九）

此云輕貨四五駄，則王子登攜去禮物，當不止段子三十五匹，此可不必注意，且言金汗之回禮：

曩者修和之策，爲兩國結局之著，承台臺不棄雅誼，誠兩國納福之大緣會也。不意先承厚貺遠頒，俾愚父子辭受兩難，謹對俘拜領，感謝感謝。但修和之大主意，盡在去官腹內。且來官云，留質一節，甚非不佞意也。與台臺交誼，當在古人中求之，義氣中講之。況令先君在撫順時，曾與不佞意氣相投，語言皆合，但兩國爭持，不便往答，今接見台臺翰劄，如見顏色，疑念頓釋，焉用官質？惟天可表。今具微物，聊爲初交之贄，更乞台臺實心作事，勿聽謗言，永結膠漆之雅，莫作負心之舉。台臺官兵，所用布帛等物，概不足慮，百事俱在不佞一口擔當耳。不觀孟氏書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請熟籌之，萬萬。名具正幅。左冲。

曰「且來官云留質一節」，考仁錄卷一八葉四五載申景瑗馳啓，卽「大概聞其事情，則曲胡及從胡二人，留在島中，以講定事。」又按書中關於「令先君在撫順時，曾與不佞意氣相投」之言，合之前書所稱「台臺與不佞意氣相投」等語，則毛文龍與金國汗之相投，固又兩代世交矣。彼如此汲汲求通於金人者，投敵尙係其次，因降彼則待之不過只如李永芳，豈若海外自立之得計，故其最大主意，莫急於傾銷物貨一事，蓋島中物貨充斥，除傾銷朝鮮外，仍堆壘如山，故爲一口擔當之言曰：「台臺官兵，所用布帛等物，概不足慮」。其爲此說，實包括金國數十萬衆之

需用，皆由彼全數供給，而無慮缺乏之意。檢清朝全史載丁丑清人取皮島記事，其鹵獲品目中，有「蟒素緞四萬餘匹，銀三萬兩，青布十八萬餘匹，紅毡五萬條，紅衣礮七門，法貢礮二門，西洋礮一門。」此尙爲十年以後之事，其盛猶如此，則十年以前之堆壘如山，亦約略可見。因島貨如山，故毛文龍一面與金人往來講和，一面便私通諸般貨物，然此私通貨物，據金國天聰二年八月未具名奏疏，則以奸細稱之：

> 況奸細貿貨，實便我國，胡不將計就計以爲之。塗近價廉，諸物可致，何必勞人馬涉險阻，而遠交西夷乎？……每見南朝，遣一亡命持貨到此，若得生還，則獲利數倍，若遇捉拿，則勾殺數命，今日所捉之奸細，盡我國向日之良民。（甲編葉五〇）

又天聰二年十一月廂邊紅旗備禦祝世胤奏本：

> 臣奉汗命，跟隨機兒哈貝勒，駐防海州四十餘日，除先拿奸細二次，見有胡迷子榜什大安榜什當子可據，臣俱未領賞。仍又公同冷革格里捕兒基大安等，在城拿獲奸細二十五名，播獲青藍白布三百九十六疋，衣服紙章紬緞等物，連奸細已經解上收訖。但臣在海州，止憑一矮夾棍，嚴審奸細，各民畏懼，聞風卽吐眞情，不敢隱匿，及臣出門搜播，未及一里，拿獲奸細迎馬而來送上，舉一得三，情景如此。臣想金國，以海州爲門戶，門戶嚴謹，則奸細無路而入，則我國之民，從何透引而去，我國虛實，彼國從何而知，奸細紛紛而來，先接男子，後透女人，種種違法，誰肯奏陳皇上？但已往不可究，將來猶可防，地方之人，希圖小利，但不知汗成一統大業，百僚富貴無窮，此等小利，能值幾何？臣隨兄自鎭江投來，蒙皇上錄用，犬馬難報，眼見如此情弊，有關國家大事，臣不得不言。但臣執法審查奸細，惟恐走脫奸細，與毛文龍說知，恨臣，來投反間，臣擔當不起，統望皇上貝勒鑒查。臣爲主寸心，與臣作主，臣益得竭力圖報矣。（甲編葉五一）

以上兩奏本內之奸細，卽袁崇煥所云避難之遼民，如曰：「難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給米一盤，令往夷地掘蔘，遭夷屠殺無算。」據此，則遭金人屠殺者，有掘蔘之難民，有持貨之難民，於是乎逃難之遼民，將因毛文龍之故，而無噍類矣。所以奴兒

哈赤嘗致書毛文龍曰：「由朕歸爾之人，爾皆容留，並不養育，各處遭劫，爾之所殺者非理也。」（滿洲老檔）奴兒哈赤且爲此「殺者非理」之言，則毛文龍之仇殺難民，當比奴兒哈赤爲更慘。考毛文龍之惡，所以如此其極者，不外卽仁錄所稱「爲自奉之計」。自奉之計，觀本文第五章楊國棟參毛文龍疏亦可以知之，如曰：「私通粟帛，易敵蓼貂，藉是苞苴，爲安身之窟。」自古小人只知有身，彼何暇知有國有民？毛文龍自與金人數度往返之後，頗欲弄假成眞，於是借名金人求款，以聞於朝。

援遼總兵官毛文龍奏：建酋遣可可孤山馬秀才等五人，至皮島求款。（國榷崇禎元年三月壬申）

此蓋試探明帝之意，如試探成功，則彼之所謂「大富巨貴」，（見前）亦在其中。而此大富巨貴之解釋，自然於其現在極富極貴之狀，當更大更巨。未幾彼又將金人可可孤山等，送至北京。

東江總兵毛文龍，送大淸議款使臣可可孤山馬秀才等四人，至京。（崇禎長編元年七月壬子）

此因毛文龍上欺朝廷，試探未能成功，故又以無辜金人，送之於死地，其與人不信又如此。於是又致書金國汗更爲大言曰：

都督毛文龍再拜：前四月二十六日，可可牛鹿及馬通事等五名到鎭江，於五月初三日接到皮島。有戶部在島分散糧餉，跟隨戶部人役報知，本部十分起疑，百般解失（釋），說夷人常常往來。連日事忙，留住數日，俱皆做了衣服，於五月十六日，由海上送至鎭江，差舊人三名，隨帶禮物貳駝，回至瀋陽。近日山東登府總兵本道，不時差船到沿海上岸出哨，登州道又到皮島，或有下邊將領，差人接取親友，亦未可知。我自然禁他，決不可聽下人說謊。我與你做此事，決不可失信。忙中草草，此復。（丙編葉一三）

都督毛文龍再拜：前差官執書和事，原講是我一一擔承，煩（凡）事都在□□上，彼此罷兵，共享太平，□心甚喜。已差人送可可牛祿回汗王之話，大事已定，誰料後又差來，錯上戶部之船，被督餉戶部竟自拏□□□三名人，一齊解京，不□□□把我大事幾乎壞了。若是我不去救回可可牛祿，有口不

能分辯，汗王已不信我說話了。一點好心，反做不信不義之輩，□□□處訴。我想要與汗王一路上做些大事，又被此一番所疑，莫非天數也。汗王東走西奔，南來北往，何曾做得一件眞正大事，皆不知其法，不知其竅也。我與汗王共議國家大事，享□□□福，留名萬古，不知汗王肯信我否？如若聽信我說，可令人來暗暗商議，並無虛言，若是哄誘，豈哄四五名人，做得何事？彼此無疑，英雄心□□□人不同，則大事可成，那時□□□心不盡。沖。南海。（丙編葉一二）

此外更有一書，姑據滿洲老檔，錄之於後：

毛文龍再拜，上書於滿洲國皇帝陛下：吾嘗銘之於心，宣之於口，存之於中，無時或忘，不意使臣之言，過於拘迂，卽遣回國。復聞仍命元年所遣之使來，時東王命戶部官在島發糧餉，將船撤回鐵山，上之使臣，未及詳察，悞入戶部之船，乃被將餽送方物之使臣擒縛，解送京師。我卽於夜間，遣人赴京，賄以銀兩，始獲赦死，今請少待月餘，必勉力通融，俾還於上。正在追悔之際，有喀山牛祿滿洲八人逃來，據云「我皇上與諸貝勒，原以一心倚爾行事。」吾聞之，愈覺不安，嗣後遣使往來，必須詳細認明，方保無慮。……請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攻，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特此奉聞。

由此諸書觀之，則毛文龍勾結金人之用心，更昭然若揭，此眞明朝海外之大害也。仁錄亦有數條，茲並彙錄於後。六年十一月丁丑：

都督毛文龍遣使通書於奴賊。（卷一九葉五七）

同年十二月朔丁亥：

是時毛胡兩差，稱以修好，由昌城往來瀋陽者，相望於道。有義兵將智得男，家在劍山下，眞獞二人，與毛差偕往其家。得男問其由於毛差，答云：虜中或以爲更欲東搶，或以爲旣與相好，今與毛將媾和，何必再犯？汗書旣至於毛將，故毛將答以汗旣與朝鮮相好，又復與我媾和，我何必難之？將奏聞皇朝。但今已冬深，待汗軍還巢，遼民各尋舊居，不亦善乎？得男以此告於平安兵使尹瓘，瓘乃馳啓曰：近觀毛將舉措，未知前頭有何事也云？（卷

一九葉五八）

又同月辛卯：

勾管所啓曰……臣等又問（金人）曰：前月初，金人偕毛人，來向島中，未久，毛人又與金人還向瀋陽云，其知之乎？龍胡曰：俺之出來之前，未得聞知矣。（卷一九葉六二）

又同月壬辰：

龍骨大招朴璇密語曰：前者三侍郎問及與毛將相通之事，而來時不稟於汗，而卒然問之，我國法令甚嚴，兩差在座，不敢以實對矣。貴國既以誠信相待，何敢有隱，與毛相通果有之，而非與貴國以信相和，彼欲覘我，我欲覘彼，以相通也。（卷一九葉六三）

按，毛文龍之覘彼，則在覘金國果否有成事之樣，以決定或降或不降之事，若金人之覘毛，則因「（文龍）太胡爲，不愼於始，後必不易駕馭，」（滿洲老檔）此彼此互覘之眞相也。毛文龍既與金人交通，故於朝鮮尤爲猜忌，仁錄六年十月丙辰：

備局啓曰：我國與奴賊羈縻，實出於不得已，而毛將於差人之往來，無不知之，故曾將彼中事情，無不咨揭，而到今每以不盡開報爲嚇我之言，殊極可駭。然在我之道，猶當隨事陳說，以示無隱而已。（卷一九葉五一）

此又可以看出毛文龍「賊人膽虛」之事。其以不盡開報恐嚇朝鮮者，蓋自慮彼之做賊行爲，恐因「胡差」之口，洩於朝鮮，故關於差人之往來，必須次次報之於彼，俾得藉此留心朝鮮對於彼之謀叛有無反響。又檢毛文龍勾結金人之書，則愈來愈不測，至有「結局之期，你如何待我」之說。其書曰：

都督毛文龍再拜：不佞近與足下通此大事，已今三次，今見來文，甚是的切，又且誠信，不佞暗暗喜躍，以爲我兩家事必成矣。豈知你奸計百出，一面與我講和，一面又來偷搶我人民，似此顚倒反復，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說負天之盟，卽常言亦不爲，故不待詳審，可知先番背盟之事，罪固不在我也。第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信字要緊，人而無信，不其雖生猶死乎？況拏去的人，不過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沒行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輩，在得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損？況我這邊人，原是你那邊走來的，

今你搶去，是你自己搶了自己的去，與我大關係處有何礙窒耶？我自思自悔，當初原不該與你通這箇機密，你到底是獾子家做事，只圖目前之小利，那知日遠之大妙。渺想此事，屢做屢敗，非我與你德不深，誠不至之謂也，實我與你緣薄分淺，無大福以享受耳。亦天也，命也，奈何奈何？不佞正嗟嘆間，忽解到不言兔牛祿眞夷一名，名十頭庫，口稱：「我等非搶你人民來也，聽說劉愛塔弟兄在鐵山，我等星夜來搶拏他來了。」你若是眞要他弟兄們，待你我事說成之後，我送與你，去不得麼？爲何動兵來，又起我兩家猜疑。大事若成，連各島人都是你的，何況他弟兄乎？你既是一國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氣量偏淺而無容忍之甚也。你漫說我信不如你，不知我原意眞無妄，你思想了看，我若不是實心拏着這箇大事與你往來，爲著何意？還是哄你城池來不成？還是哄你王子來不成？把可可事，且當做我哄的罷麼？未有一遭你受哄，而再遭又受哄乎？設如斯而不揣摸，我終不能剖白矣。儻若翻然惺悟，頓改昔非，莫若汗王與四大王，對去人含刀暗盟，或令一心腹漢人來，驗我眞假，或心服西夷亦可，勿令金人復來，外一不測差錯、你又道我是箇謊了。事如依議不謬，再有結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頭領隆我，我亦不肯，其中主意，不可不思。外一切所以事，俱不敢明道，先去的劉得庫口內是實。再懇謹之愼之，勿致半途而廢，何如？差去十頭庫，還叫同我的人回來說話。左冲。謹具：大紅金蟒壹端，天青金蟒壹端，大紅鳳緞一端，大綠鳳緞一端，紫紅鳳緞一端，天藍鳳緞一端，官紫紅鳳緞一端，官綠鳳緞一端，銀紅花緞一端，柳黃花緞一端，玄色花緞一端，月白花緞一端，水銀肆斤，硼砂二斤，冰片一桶，緞靴二雙，羢襪肆雙，紅氈肆床，欒帶肆副，香棋一盤，菓品八封，茶葉二封。奉引敬。

都督毛文龍再拜。（甲編葉四三）

此書首尾，關於文龍二字上，各鈐朱文平遼大將軍印一方。書中之劉愛塔，卽後文之劉興祚，仁錄又作劉海。按，興祚遼人，年十二，舉家陷於敵，愛其才，待如子，但興祚則心在明朝，寢食不忘，丙寅丁卯，金人兩次犯寧遠，興祚俱遣人先報，以是關外得爲備，袁崇煥極稱其忠。至是以計得脫，來東江，文龍接見，喜過

望，握手出肺肝相告語，晨夕與共起居，而陰以陣獲報。（崇禎長編作二年四月）與祚聞之，恚甚。崇禎二年己巳之變，與祚嘗以弱兵數百，殺強敵六百餘人，卒因衆寡不敵，戰死關上太平寨。而明朝則賞罰不明，卹典不及，三年五月壬戌，皮島劉興治之亂，卽因此而起。七月辛巳，大約由於興治之逞兵要挾，始有旨，贈陣亡參將劉興祚三級，廕一子，本衞指揮僉事。（崇禎長篇）此等舉措，旣不及時，亦爲失當。

又按，書中「如何隆我」之言，檢上節，卽毛文龍所稱「胡賊欲以渠爲劉豫」之事。考此時「事局未定」之金國，（甲編葉五〇）存亡且有不可保之勢，而毛文龍之勾結，竟先爲自己打算，至以「劉豫」爲要挾，此金人所以謂其「不易駕馭」也。無何，爲袁崇煥所誅，而毛文龍之「劉豫」，亦未做成。茲錄羅氏史料叢刊兩節，以總括上述之大概：

> 金國汗致書毛大將軍：前者將軍差官執書，言山海官多，和事無敢擔承，我是奉命海外，便宜行事，奏本一上，和事易成。我亦欲罷兵，共享太平，卽差人去。不意竟不發回原人，一似勢力所得，復另差人持書，又是別話，何也？若事不成，或攻山海山東等處，攻取我肯令爾知道，人不食言，是乃眞德行，勢力所得，是乃眞英雄，若以虛言誘致差人幾名，有何好處？（諭帖葉一天聰二年十月）
>
> 天聰二年四月，明總兵官毛文龍，駐札南海皮島誘招遼東人民，使富者皆爲毛姓，若其弟與子孫然。且殺我逃亡首級，詐稱陣獲，欺奏其主，其主臣皆信，陞爲大都督總兵官，凡海島官民賞罰陞降生殺，悉聽之。乃毛文龍復從而與滿洲議和，數遣書來，上命廓廓亦執書報之，同四人往彼，及廓廓等來往已數次，毛文龍忽執廓廓等解送北京。後寧遠都堂袁崇煥，以毛文龍私通滿洲，殺之。（太宗日錄葉四）

總而言之，毛文龍之私通金人，其意在於欲借金人之勢，以爲海外之「劉豫」，而金人則慮其反覆無常，不易駕馭，又且本土之遼東一隅，亦尙事局未定，故以文龍之言爲無賴。於是日錄內：特書其罪惡，如欺詐殺降種種記事。然明季野史所載，則反異於是：

文龍憚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與東（原空一字）通誠，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衞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以督師出，上召問，漫以五年滅東爲期，及到任，覘知毛有成約，陰遣喇嘛僧通款，啖以厚利，冀解毛議以就袁，東人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文龍，在彼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閱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毛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亦置酒留宴，酒半，伏甲起，稱有密旨，卽座中擒文龍，斬於轅門外。時崇煥布陣嚴整，衆亦不敢犯。毛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文秉烈皇小識）

又張怡謏聞續筆卷四，亦有一條，與此說略同。張怡字自怡，應天人，其父登萊副總兵張可大，死孔有德之亂，謚莊節，明史有傳。甲申之變，怡嘗寄居都下金陵會館，是年六月十日，始易裝離北都南下以當時人記當時事猶執此流言以誤人，可見當時此流言之展轉傳播，必甚普徧。然一檢清太宗檔案觀之，自足以明其誣也。

第五章　斬帥始末

袁崇煥斬毛文龍一案，當時浮議多非之，而明季野史，則更爲玄黃之論，或曰文龍不死，則金人不敢內犯，或曰毛文龍之存亡，實成敗之數所關。而當時之毛黨，則指崇煥之殺毛文龍，謂係敵授意，而爲金人剪忌也。國榷作者談遷，亦嘗采此說。至於其時之少持正論者，亦多咎崇煥殺文龍爲太驟太疎，且咎崇煥於東江善後，亦漫無區處，乃致島亂屢起（島亂，俱崇煥死後之事，以此咎崇煥，可謂失言），卒陷於敵。又有東江遺事一書，集毛文龍之事，比較爲最多，作於嘉慶丙寅年，首葉滄江漫叟序，滄江漫叟卽本書作者海寧吳兔牀。序中大意，猶爲毛文龍抱不平曰：「夫毛文龍之死，天下盡知其冤。……今去勝國且百數十年，一二故老，猶有借文龍抱不白之冤於地下者。爰從各紀傳，輯錄爲一編，曰東江遺事，凡二卷，以俟後人論定。」尤可異者，本書下卷葉一三，有荆溪任安上志曰：「按崇禎時列傳，涉東江事凡數十處，不曰跋扈，卽曰冒餉，明史稿乃鄞人萬斯同所撰，何以無一筆爲之洗濯？」此直昧於鄉里之私，而所見如傖父矣（語出全祖望鮚埼亭集）。卽如明史袁崇煥傳，記文龍之死，寥寥數百言，亦不能明其是非，至謂崇煥

爲妄殺。毛既誅，朝鮮國王李倧聞之曰，「爲天下除此巨害」。（仁錄卷二一葉二）蓋其知毛底細有過於明廷者也。茲將袁督師斬毛帥題本，照錄於後：

欽命出鎭行邊督師兵部尙書臣袁崇煥，謹題爲恭報島帥逆形昭著，機不容失，便宜正法，謹席藁待罪，仰聽聖裁事。臣匪材謬叨皇上重寄，矢志平夷，已有成畫，如東江犄角，兵法必藉，業經入告，而總兵毛文龍據海自恣，種種不法，流傳參劾，明知之，而無可奈何。臣昨年過都下時，九卿諸臣，無不以此爲慮，臣謂徐圖之。輔臣錢龍錫，爲此一事低回，過臣寓私商。臣曰：入其軍，斬其帥，如古人作手，臣饒爲也。臣自到任，卽收拾關寧兵馬，未暇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至關寧之營制定，而此事可爲矣，於是乎設文臣以監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餉司者，令其將若兵有所利而無所疑也。又嚴海禁以窘之，文龍禁絕外人，以張繼善橫絕旅順，不許一人入其軍，臣改貢道於寧遠者，欲藉此爲間，皆所以圖文龍也。賴皇上天縱神武，一一許臣，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龍有死無生矣。爲文龍者，束身歸命於朝廷，一聽臣之節制，其能爲今是昨非，則有生無死。無奈文龍毒之所積，殞及厥躬，皇上豈不以生物爲心，無如彼之自作自受何？蓋宦官藩鎭，陰氣所乘，文龍與魏忠賢相因而相藉者也。且自速其死，如駁臣之疏，信口怨怍，逼登索餉，便欲肆行劫掠，道臣王廷試報至，而文龍差人亦隨之俱至。臣大言於庭曰：文官不肯體恤武官，稍有不合，便思相中，成何事體，既乏餉，何不詳來？臣卽將運來津糧，撥十船餉之，且手書相慰，糧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豬羊酒麵稱之，臨發舟，仍爲其請餉，凡此，皆愚之也。文龍果墮彀中，是以來寧相見，臣體皇上生生之意，此時仍未有必殺之之心也。文龍館於寧遠，請臣還鎭相會，臣卽還，文龍不過修謁見故事，一二語而別。儻不受節制，戮諸寧遠，而其下不共聞，且恐有負故窟爲梗者。於是決意東嚮，深入其地，尙望所見不如所聞，開文龍以有生之路也。隨地訪察，逢人質問，而文龍之惡，高積於山，向所傳聞，不及什一也。五月二十九日，抵雙島，而文龍至矣，臣詘體待之，杯酒款之，文龍若不屑於臣者。臣宣諭皇上神聖，合堯舜湯武爲一君，臣子當勉旃疆場，而文

龍若快快不得志，止謂熹宗皇帝恩遇之隆也，臣不覺失色。徐叩其方略，則謂關寧兵馬俱無用，止用東江二三千人，藏雲隱霧一把火遂了東夷，臣愈訝之。與之言節制，及更定營伍，爲道廳以監臨查覈，彼悍然不樂，而咬恨閻鳴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臣也。臣見其難制也，不可用也，諷之曰：久勞邊塞，杭州西湖，儘有樂地。文龍應臣曰：久有此心，但惟我知滅奴孔覈，滅了東夷，朝鮮文弱，可襲而有也。臣曰：朝廷不勤遠略，當有代君者。文龍曰：此處誰代得？次日，臣又召其左右人來，婉諭之，而令其親信者，往復開導文龍。於是毅然願編營伍，受節制，惟道廳必不可用，曰：一用道廳，必激之爲變，島中人，俱夷性，不可狎也。臣以爲若定營伍，則有協有將，從此收其權，亦不難。然求其必爲營伍也，曰：營伍定，則年終必行甄別，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龍於是悔其言之失，私對副將汪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師之意，其實營制難，我只包管完東事便了。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制，欲擒之還朝，待皇上處分，然一擒，則其下必鬨然，事將不測，惟有迅雷不及掩之法，誅之頃刻，則衆無得爲文龍死，諸翼惡者，念便斷矣。遂於六月初五日，臣授計隨行參將謝尚政等，布置已定，於是往辭之，將帶去銀十萬兩盡盤上岸，促之收銀。仍宣告兵衆曰：米與銀在是，此後接續來，爾等不憂餉矣。文龍果來謝，臣先設一帳房於山上，坐待之。文龍至，臣與之坐曰：鎮下各官，何不俱來一見？文龍亦召之俱來。各官既集，臣始宣言於衆曰：各官兵海上勞苦，皇上深念，惟汝之鎮主毛文龍不良，歷年所爲，俱干國法，如兵戎重任，祖制非五府官不領兵，卽專征於外，必請文臣爲監，文龍夜郎自雄，專制一方，九年以來，兵馬錢糧，不受經撫管覈，專恣執甚，一當斬。人臣罪莫大於說誑欺君，文龍自開鎮來，一切奏報，有一事一語核實否？捕零夷，殺降夷，殺難民，全無征戰，卻報首功，劉興祚忠順奔來，止二十餘人，而曰率數百衆，當陣捉降，欺誑執甚，二當斬。人臣不宜犯無將之戒，文龍剛愎撒潑，無人臣禮，前後章疏，具在御前，近且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語，據登萊道申報，豈堪聽聞，大臣不道，三當斬。文龍總兵來，每歲餉銀數十萬，無分毫給兵，每月止散米三

斗五升，侵盜邊海錢糧，四當斬。皮島自開馬市，私通外夷，五當斬。命姓賜氏，卽朝廷不多行，文龍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數千人，且以總兵而給副參遊守之劄，不下千人，其走使輿臺，俱參遊名色，褻朝廷名器，樹自己爪牙，犯上無等，六當斬。繇寧遠回，卽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銀九百兩，沒其貨，奪其舡，仍禁其人，恬不爲怪，積歲所爲，劫贓無算，躬爲盜賊，七當斬。收部將之女爲妾，凡民間婦女有姿色者，俱設法致之，或收不復出，或旋入旋出，身爲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擄掠財貨子女爲常，好色誨淫，八當斬。人命關天，文龍拘錮難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給之米一盌，令往夷地掘蔘，遭夷屠殺無算，其畏死不肯往者，聽其餓死島中，皮島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當斬。疏請內臣出鎭，用其腹爪陳汝明孟斌周顯謨等輩金長安，拜魏忠賢爲父，繪冕旒像於島中，至今陳汝明等一夥仍盤踞京中，皇上登極之賞，俱留費都門，是何緣故？交接近侍，十當斬。奴酋攻破鐵山，殺遼人無算，文龍逃竄皮島，且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鎭八年，不能復遼東寸土，觀望養寇，十二當斬。夫文龍剛愎自用，嫚罵一世，臣歷數其罪，神頹魄奪，不復能言，卽前跪請死。臣於是朝西叩頭，請旨拿下。召東江及臣隨行各官前曰：文龍罪狀明否？各官唯唯無說。又召衆兵，問之如前，亦唯唯無說。惟其門下私人，稱其數年勞苦，臣厲色諭之曰：文龍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滿門封廕，儘足酬勞，何得藉朝廷之寵靈，欺騙朝廷，無天無法，夫五年平奴，所憑者祖宗之法耳，法行自貴近始，今日不斬文龍，何以懲後，皇上賜尙方，正爲此也，衆唯唯，不敢仰視。臣復朝西叩頭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鎭將中再有如文龍者，亦以是法誅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卽取尙方劍付旗牌官張國柄，斬文龍於帳前。文龍姓毛之丁，與各夷丁，洶洶於外，然臣軍威嚴肅，且出其意外，遂不敢犯，若遲之，則文龍不可得而誅矣。臣誅文龍之意，與當日情勢如此。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臣不覺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實萬不得已也。謹據實奏聞，席藁待誅，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臣臨奏可勝戰懼惶悚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旨。

崇禎二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制不受，近復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迹，犄角無資，掣肘兼礙，卿能周慮猝圖，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罰，一切處置事宜，遵照勅諭行，仍聽相機行。

此本原係兵科抄出之件，載甲編第八册。題本內關於「欺騙朝廷」一言，其中所有欺騙之花樣，以上各章所述，已可謂已應有盡有，然猶有一事，比之前述種種花樣，尤爲特出者，卽其妄謂曾深入遼陽，血戰被創也。此事袁崇煥亦嘗一度爲其所欺，至於誤信文龍之塘報，爲之具疏入告。此中曲折亦甚多，蓋魏忠賢最忌袁氏之功名震動全國，是以袁氏當寧遠大捷之時，雖嘗歸功魏忠賢，不敢自居以爲功，然魏忠賢於此，猶以爲未足也。更因鑒於都下人士，對於袁氏之大敗奴兒哈赤，曾空巷相慶，於是此專權擅國之魏忠賢，不禁爲之心癢眼熱，以爲奴兒哈赤易與，遼事可以卽平，因而於一日之內，派出太監一批，前往寧遠錦州，稱鎭守太監，繼之東江方面，亦有太監之特遣。此等舉動之用意，極爲明澈，不外奪撫臣之權，攘撫臣之功，張太監之聲勢，並特別加重假兒毛文龍之地位也。不幸英才蓋世之袁崇煥，適當其衝，處於太監把持下之遼東，功高賞薄，不待論矣，更爲太監輩所掣肘。關於寧遠第一次大捷，既嘗歸功於毛文龍所拜之假父魏忠賢，其後來，又不得不常推功於魏忠賢所認之假兒毛文龍也。故袁崇煥之推功於毛文龍，亦卽等於歸功魏忠賢，彼或明知毛之未至遼陽，特不得不如此以悅魏忠賢耳。崇煥用心，自然非附勢之比，只望努力平遼，更希魏忠賢予以便宜之機會而已。袁崇煥之爲國，可謂忍辱負重，其結果依然不容於閹黨，不免罷職以去。於是崇煥平遼之圖，亦歸於泡影，徒以當時委曲推功之歷史，給吾人以研究之資而已。

又按，毛文龍之說誑，非僅吾人爲此說，當時明識之士亦知之，卽如崇禎四年八月，遼東巡撫丘禾嘉亦有此論：

東島昔年假捏塘報，裝飾俘級，內廷視爲固然。（乙編葉六四）

以此例之，則是關於僞說徑襲遼陽一類之塘報，吾人見之熟矣。總之，袁崇煥斬所當斬，毛文龍死且有餘辜，蓋後來孔耿之毒，亦其餘孽也。又按，袁崇煥在未上斬帥題本之前，卽崇禎二年閏四月己巳，先有一疏曰：

復遼有必乘之機，有必由之路，千聞不如一見，久欲親閱東江形勢，而總兵毛文龍，欲於此省（北汛）口，候臣面授方略。夫文龍懸軍海外，不經督撫節制者八年，文龍自負男子，豈不欲建立奇功？或以應手無人，逡巡海上。先是，臣差官徐璉送磁器於文龍，並言所以禁海改貢道餉道之故，因約文龍晤於三岔旅順之間，以揆地度形，規畫進止。而徐璉未到之先，文龍過相猜疑，遂出兵變難弭之疏，至接臣公移與手書，始悔之。諸將領咸勸文龍西來謁臣，以□功名。文龍乃差都司熊萬祥同徐璉來，定期於臣。臣惟督屬相臨之體，則文龍宜就臣署，面稟進止，然餉道之改，外議多以爲疑，臣欲借此親涉北汛，一以觀復遼之形，一以驗海道之難易，且與文龍約，不可爽也。臣得晤文龍，各搜數年之肝膈，出生平之意見，以成東西合進之局。計北汛口離寧遠海面，不過四五百里，風便則一帆可到，往還不過十日。至於軍中事宜，分屬鎮道經理，勅印劍，俱留本衙門，區畫已定，萬無虞也。惟是皇上亟催東江司餉郎中宋獻，先湊發十萬，給東江將卒，則蕩平之功，刻期可奏也。從之。（崇禎長編）

五月庚戌，又一疏曰：

臣於本月十二日，登舟出海，文龍數年欲試之奇，與東江將吏投距之氣，臣將一往收之。臣初以扁舟水上，不必劍印隨行，而臣門下士周錫圭，謂皇上聲靈赫濯，正當令東江將吏重覩威儀，於是奉劍印以行。若地方戰守機宜，悉委之趙率教祖大壽梁廷棟孫元化何可綱矣。疏入，報聞。（崇禎長編）

五月庚戌，卽五月二十六日，去毛文龍之死，僅數日，至是始疏云奉劍印以行者，所以防朝中之毛黨也。又殺毛文龍一事，仁錄謂之「大舉措」，而袁崇煥夷然戮之，文龍部下，又讋不敢動，足徵袁氏之威略矣。又文龍將死之際，至於叩頭乞免，則文龍之爲文龍，抑又可知。文龍既死，崇煥「又遵往事，移一檄於朝鮮，慰勞存恤」。其檄載仁錄卷二一葉一三，書袁經略移咨，經略之稱，蓋仍向日稱熊廷弼爲熊經略之例。其文曰：

聖朝綏懷甚厚，亂帥淳（悖）逆速誅，謹宣佈皇威，共矢平東事。照得本部院奉命東征，日惟平虜之事是討，而我賊未平，何以平夷？惟貴國恭順於我

中朝也，垂二百餘年，己未之役，悉索敝賦以勤，貴國亦嗣有內變，先帝因毛文龍之請，特加封殖，雖舉廢之典則然，亦所以明報也。惟皇明有柔遠之仁，肆荒服勵來王之節，不意文龍湔才無當，小器易盈，以海島爲夜郎，曰惟予大，棄國憲若弁髦，曰莫誰何，餉饋之供億若流，牽制之實事安在？十年開鎮，不聞復寸土於遼東，一味欺君，徒見私多官於毛氏，擄子女，擄金帛，明明禦人國中，殺降夷，殺亂民，日日報功司馬，要挾無已，居奇貨於東奴，誅索非時，設外府於句麗，不特目無朝廷，抑恐戕及屬國，既成不掉之勢，詎緩無將之誅？本部奉行天討，將已亂是務，而顧乃令匹夫雄行，置不能問，其何以尊朝廷而懾四夷哉？實懼且羞。特請皇命東巡閱海，以問文龍之罪。於本年六月初五日，駐師雙島，集諸將吏，庭數文龍大罪當斬者十二條，詢之於衆，僉曰宜死，遂梟示軍前，不特殲我亂帥，亦以靖貴國之禍也。皮島本非中國地，其東江一師，撥令西徙，以圖進取，毋乃徵索，爲貴國苦，其通諭所司，各安疆域，綏戢軍民，若官兵有仍前越境需擾者，可即明報，當即治警。若貢道航海，實煩使者，本部院深念之，爲議併一貢，而改道寧遠，兼因一价行李，通我聲息，且遼東故道，不欲貴國之忘也，皇上神武天縱，留神邊計，必不容邊吏之怠於事，而本部院捐體許國，刻期平奴，亦無能泄緩從事。今士馬業已飽騰，氣之所奮，時亦不遠，貴國其乘此暇日，亟修軍容而備之，以與我會師恢復也。詩不云乎？「豈曰無衣，與子同仇。」文龍與奴，皆貴國腹心之疾，嚮者文龍報貴國隱通於奴，時爲接濟，本部院以貴國素敦義順，必無此事，而皇上明見萬里，不以悍帥爲然。嗚呼，福善禍淫，固天道之不爽，報仇雪恥，亦人事之宜然，我皇上德載旁魄，不以陬逖而遺之，爾國王忠翼世明，自當享王有後。本部重望於執事。

咨文日期，仁錄作七年七月辛亥，即崇禎二年。旋崇煥又得兵部咨，以明帝聖諭移於朝鮮。同書同年八月庚申：

兵部咨，奉聖諭：朕以東事付督師袁崇煥，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關外軍機，聽以便宜從事。島帥毛文龍懸軍海上，開鎮有年，動以牽制爲名，案驗全無事實，勦降獻捷，欺誑朝廷，器甲芻糧，蠹耗軍國，屢捧移鎮明旨，

肆慢罔聞，奏進招降僞書，辭旨驕悖，現且剛愎自用，膽勢滋長，彈劾魚烋，節制不受，近乃布署夷漢多兵，汎舟進登，聲言索餉，雄行跋扈，顯著逆形，崇煥目擊危機，躬親正法，據實責數十二罪狀，死當厥辜。大將重辟先聞，自是行軍紀律，此則決策弭變，機事猝圖，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綸，仍著安心任事，一切善後事宜，委任道將料理。仍先大書榜示，曉諭東江各島，元惡旣正典刑，逆節尙未及發，姑從寬議，家屬子弟，在島在籍，悉放寧家，冒姓查照歸宗，併親匿用事諸人，咸從赦宥，將領量才授任，洗滌維新。軍士淸伍給糧，勿致饑困，久囚勞苦，願除名者聽，遼民丁壯，收伍給糧，老弱西歸，量資濟度。朝鮮聲援相聯，亦與移諭。其餘部署兵將區畫營伍未盡事務，悉聽督師相機措置。向聞文龍行賂廣交，中外呼應，傳布流言，疑惑人心，乃今事跡章明，疑機可釋，除在京潛黨，毆遣緝拿外，軍中島中，嚴加禁戢，一體申明。該部便馬上差官傳與督師道將等官，通知告諭。欽此。欽遵外。幷移文朝鮮國，一體欽遵施行。（卷二一葉一七）

此諭，崇禎長編二年六月壬申亦記之，但少去一百五十餘字，原文亦偶有更易。

至毛文龍十二罪狀，（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則以爲：「崇煥揑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計氏無錫人，北略作於淸初，有康熙十年季冬八日自序）據崇禎長編元年八月庚戌，山東總兵楊國棟亦嘗有疏，陳毛文龍十大罪。疏曰：

專闖海外八年，糜費錢糧無算，今日言恢復，明日言搗巢，試問所恢者何地？所搗者誰巢？鳳凰城湯站等處，若有一人守堠，不致鐵山陷失之慘，罪一。設文龍於海外，原爲牽制不敢西向也，數次過河，屢犯寧錦，全不知覺，牽制安在？罪二。東偏接境朝鮮，輔車相依，乃日以採蔘掘金，大肆擾害，鮮實不堪，致生攜二，罪三。鐵山旣失，鮮半入敵，傷殘屬國，失律殞師，罪四。難民來歸，冒充兵數，或任填溝壑，或仍罹鋒鏑，掩敗爲功，罪五。皮島孤懸海中，非用武之地，去歲與內臣合謀，請餉百萬，竭民膏血，以填苦海，罪六。零星收降，揑報獻俘，假造謾書，欺誑朝廷，罪七。私通粟帛，易敵蔘貂，藉是苞苴，爲安身之窟，罪八。通商接濟，事出權宜，坑

商貨至百餘萬，怨聲載道，死亡相繼，罪九。島中遼民，總湊應點，不滿三萬，欲冒皇賞，册開十五萬，從前侵剋錢糧，不計其數，罪十。至如奉旨移鎮，竟若罔聞，奉旨回話，絕無應答，煌煌天語，視若弁髦，此等滔天之罪，尙可容於堯舜之世哉？更有異者，文龍近以漂風爲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續到多船，見在登萊沿海窺探，不知意欲何爲？大將擅離信地，律有明條，雖地方嚴爲之備，然村野之民，一時鳥驚獸駭，莫知所向矣。

又崇禎長編二年六月戊午，載督師袁崇煥殺毛文龍於皮島一條，所記經過，情節尤詳，亦錄於後：

先是，崇煥於五月二十五日東北風起，自北汛口開洋，歷大王山風轉，船從大洋飄一夜，二十六日，泊中島，二十七日，待風，召諸將飲酒，登州海防遊擊尹繼阿，解到船四十八隻。二十八日，風順揚帆，歷松木島小黑山大黑山豬島蛇島蝦蟆島，泊雙島，去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旅順遊擊毛永義來迎。明日，崇煥登島嶺，謁龍王廟，向諸將言曰：國初中山王開平王，始戰於瀋（鄱）陽湖采石磯，繼戰於沙漠北平，水戰勝，馬步戰亦勝，故得成一統基業，今水營止以檣帆自守，終不適用，若復河東，水師亦要用之陸地，諸將勉之。是夕，毛文龍至。明日六月朔，文龍來謁拜，崇煥答拜。文龍呈幣帛酒肴，崇煥受酒肴，茶畢，文龍出。崇煥報謁，坐文龍帳中，因曰：遼東海外，止我兩人之事，必同心共濟，方可成功，歷險至此，欲商進取大計，有一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文龍曰：某海外八年，屢立微功，因被讒言，糧餉缺乏，少器械馬匹，不能遂心，若錢糧充足，相助成功，亦非難事。崇煥回舟，免文龍謝。因諭舟中不便張筵，借帳房於島岸，飲文龍，禮甚恭，多密語。文龍喜，二更方辭去。明日，文龍迎崇煥登島，東江將官行禮畢，又降丁叩首乞馬。崇煥各賞銀一兩，米一石，布一匹。入席，文龍健兒，帶刀環侍繞，崇煥叱退。與文龍密語，三更辭去。又明日，文龍張筵，迎崇煥，便服登島，又密語至晚，文龍有傲慢色，意怊怊不樂。是夕，崇煥傳副將汪翥與語，二更方出。又明日，頒東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員名賞，官每員自三兩至五兩，兵每名一錢，將餉銀十萬兩，發東江，傳徐旗

鼓王副將謝參將與語出。檄文龍，令後旅順東，行文龍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檄定營制，又檄諭恢復鎮江旅順，毛文龍俱未遵依。又明日，傳各兵登岸較射，給賞，文龍問崇煥何日行？崇煥云：寧遠重地，來日行，今邀貴鎮島山盤桓，觀兵角射。又云：來日不能踵拜，國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畢，登島山，謝參將暗傳令營兵，四面密布。文龍隨行官百餘員，繞圍內，兵丁截營外，崇煥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文龍曰：俱是敝戶小孫。崇煥曰：豈有俱姓毛之理？似爾等如此好漢，人人可用，我寧前官兵，俸糧多於爾等，尙然不能保（飽）暖，爾等海外勞苦，每月領米一斛，且家口分食此米，言之可爲痛心，爾等亦受我一拜，爲國家出力，此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叩首。因問文龍云：余節制四鎮，嚴海禁者，恐天津登萊，受心腹之患，今設東江餉部，錢糧由寧遠運來，亦無不便。昨與貴鎮相商，必欲取道登萊，又議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幷設道廳，稽兵馬錢糧，俱不見允，豈國家費許多錢糧，終置無用？余披瀝肝膽，講至三日，望爾回頭是岸，誰知爾狼子野心，欺誑到底，目中無我猶可，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能相容？語畢，向西請命，縛文龍，去冠裳，文龍尙崛強，不就縛。崇煥又云：爾疑我爲書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員大將，爾欺君罔上，冒兵剋餉，屠戮遼民，殘破高麗，擾登萊，害客商，掠民，變人姓名，淫人子女，爾罪豈不應死？今日殺毛文龍，我若不能恢復遼東，願齒尙方以謝爾。又諭東江各官曰：毛文龍如此罪惡，爾等以爲應殺不應殺？若我屈殺文龍，爾等就來殺我，衆官俱相對失色，叩首哀告。文龍語塞，但云文龍應死，叩首乞生。崇煥云：爾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爾，東江一塊土，非皇上有也。請尙方劍，令水營都司趙不忮何麟圖監斬，令旗牌官張國柄，執尙方劍斬文龍首級於帳前。卽諭將首級，備好棺木安葬。園外兵丁洶洶，見崇煥兵嚴整，不敢犯。崇煥又諭東江各官云：今日斬毛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殺人安人，爾等照舊供職，復原姓，爲國報効，罪不及爾。又分東江兵二萬八千爲四協，用文龍子承祚管一協，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協，其二協，東江各官舉遊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分管。又將帶來餉銀十萬，分給各島官民。

又諭馮旗鼓，往旅順宣撫，又諭將毛文龍印劍，東江事權，令陳繼盛代管。諭畢，離島登舟，發牌曉諭，安撫各島軍民。又檄承祚償所欠各商銀兩，又發四協扎副，又差官查島中寃獄，幷搶來各商船隻，俱卽發商人洪秀等。又明日，具祭禮，詣文龍柩前拜祭，云昨日斬爾，乃朝廷大法，今日祭爾，乃我輩私情，遂下淚，各將官俱下淚感嘆。至初九日，往旅順，官軍迎，宣諭畢，揚帆以歸。

袁崇煥未歸以前，其於島中區處之情形，後來亦有一本云：

竊惟兵法，東西犄角，則海上之師，在所必用，無奈用非其人，如毛文龍者，何嘗有圖敵之心，不過藉牽制之名，恣爲姦利，至姦利之極，不道不臣，無天無法，斯亦古今一奇怪事矣。然臣深惟文龍不過莽匹夫，何遂悖逆至此？則茫茫海外，固易爲亂之地，而以能爲亂之人處之，安得不亂？況此一鎭也，非祖制內之官，厚利淫威，人所欲得，儻更塡一帥，因仍其局，文龍之後，寧保無文龍者？樹敵釀憂，爲禍滋大。且文龍嘗誕言有衆數十萬，道臣王廷試約定二萬八千，臣今至其地，令彼各官自行開列，則合老幼只四萬七千。然人也，而非兵，乃副參遊都守中千已不下千員，卽如旅順參將毛永義所管三千六百員名，臣親自點驗，其實能爲兵者不過千人，以此分數量之，則兵不能二萬矣，何用贅一帥爲？此缺應停除，印已經追出，惟勅劍符驗在皮島，候追齊一併進繳外，臣行令中軍副總兵陳繼盛暫攝其事。文龍苛禁諸人，與藉沒人妻女爲妾爲婢者，俱行令繼盛酌量開釋。其改他姓爲毛者，不下數千人，俱令改姓歸宗。臣宣揚皇上德意，自文龍伏誅外，俱與維新，不更處一人。臣又遵往事，移一檄於朝鮮，慰勞存恤。於是島上殘人，從此始見天日，齊心內向，此一方人地，乃今得爲朝廷有矣。臣當揚帆徧歷其地，稽其兵馬錢糧，但離鎭已久，強敵耽耽，不宜久居於外，於是以錢糧之查覈，委之登萊道臣，破碎之兵馬，行令臣旗鼓參將徐敷奏與該鎭旗鼓都司馮有時，逐島查刷，精壯者籍之爲兵，老弱者散之歸農，帶來銀米，委署通判劉應鶴，隨地隨人，逐名給散。至東江一應營制區畫，俱俟諸臣回報日，方行奏請定奪。先此報聞，伏乞勅下該部議覆，如果臣言不謬，停推此

帥，省糜費而杜隱憂，所關平奴之舉非小也。（甲編葉七二一）

此本亦科抄，二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覽奏，區畫東江善後事宜，具見妥確，島兵數既無多，應否置帥？著卽與議覆。毛姓兵丁，悉聽歸宗，有才可用的，依舊委用。餘俱遵勅諭行。該部知道。本件，崇禎長編亦載之，作二年六月二十日癸酉。八月庚午，崇煥又疏言：

> 東江一鎮，乃牽制之必資也。無奈文龍，將不將，兵不兵，餉不餉久矣，臣差參將徐敷奏等逐島挑揀，不日可竣役矣。按遼東原止一鎮，今用兵時，應添設一鎮於河東，但勝任者難之其人，況武臣總鎮爲極品，一得則爲飽鷹，不若懸此一階，爲策功地，今止設兩協，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權也。其將領所用僅三十員，而彼處副參遊守無算，卽登戎籍已四百餘員，臣已行取賢否履歷，擇其能者用之，否者汰之，卽能而用不及者，如拼拇收回聽用。而兵馬分數，不得不預定餉，時艱兵不能多，而既兩協以資犄角，少不足用，臣擬設馬兵十營，步兵五營，歲用兵餉折色銀四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兩，草折銀一十萬三千五百九十九兩，米十三萬六千二百石，料十八萬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米則減舊額三萬石，銀則加於舊額十八萬五千餘兩，而草折料豆在外也。更定一番，如衣之有領，如綱之可提，再益以盔甲器械，加之訓鍊整齊，驅而用之，步步踏實，化海外之遊魂，爲恢復之精銳，臣之所以用東江者如此。雖錢糧不無少增，而裒益通融，合算四鎮，不過四百八十萬，臣前言不敢不踐也。（崇禎長福）

得旨：東江馬步營兵，分協統領，具見調度，兵減糧增，務收實用，本折照數預措，幷添設糧廳，悉如議。所司知之。又當時廷臣之同情斬帥者，亦舉例如下：

>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題本……總兵毛文龍，越居皮島，志懷跋扈，兩窺登州，疏語悖誕：按之則恐激叛，聽之則實養癰，今閣樞機密縻籠，牽之而西，督師袁崇煥奉皇上威靈，立斬此弁，隱憂消矣。（甲編葉七二三）
>
> 江西道御史毛九華疏言：臣登萊人也，毛文龍兩至登郡，暗窺形勢，登萊將有不測之憂，幸督師譚笑誅之，以絕後患。（崇禎長編二年八月丁巳）

曰「按之則恐激叛」，與仁錄「激之則恐生變」，完全相同。可見文龍未誅之前，

中朝亦有難處之憂。又兩疏內，俱以窺登州爲言，似又與勾結內官有關：

內官王國興，假旨召島帥毛文龍。登萊巡撫孫國楨以聞，下獄論死。（崇禎長編元年五月辛酉）

據此，則毛文龍除外約金人，「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之外，固又有勾結太監以爲內線之事。其證據，竟如是之多。所以清人全祖望對於此期之歷史有曰：「文龍絕無可以牽制遼事者，而但以鞭長不及自大，跋扈恣睢，歲索餉不貲，國何以堪？若裁節之，安知不附本朝，以戕故國？」觀此，則是明史袁崇煥傳關於「妄殺文龍」之言，豈信然哉？

第六章　孔耿之叛

毛文龍死後最大之流毒，莫大於孔有德耿仲明之叛，孔耿俱冒姓毛，文龍嘗稱彼等爲小孫，前文已言之。此輩自文龍誅後，逃散四方，既而聚於登州，夤緣爲將，隸登萊巡撫孫元化標下。崇禎四年，關外告急，有德以遊擊奉命援凌，驕悍不法，初無往意，勉強前赴，沿途觀望，至吳橋縣（屬北直隸河間府），遇巡撫所遣買馬參將李九成，九成亦毛氏廝役，兇很更甚於孔有德，齎銀市馬塞上，空耗其金歸，適至吳橋，懼元化罪已，遂與其子應元，帥部卒劫有德，以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叛於吳橋。還攻山東諸城，十二月十八日，圍萊州，未下，於是分其衆趨登州，中軍耿仲明爲內應，內外夾攻，崇禎五年正月初三日，遂陷其城。時九成自稱替天行道都元帥，賊中又呼曰三大王，有德稱副元帥，耿仲明自號都督。無何，旅順口駐防參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亦叛而來會。承祿，毛文龍義子之首，當時官軍，通稱彼等爲賊中五渠，均毛文龍養子養孫也。考平叛記：「登州僻在海隅，阻山負海，素號荒陬，自毛文龍開鎮東江，以登州爲孔道，歲餉八十萬，皆從登海往，於是熙攘成聚。往年建恢四衞之策者，欲從登海渡師，始設巡撫，練兵治器，殆無虛日，天下之談兵說劍者，競託足焉。遼地既淪，一切蔘貂布帛之利，由島上轉輸，商旅雲集，登之繁富，遂甲六郡。」毛文龍兩次窺登州形勢，欲謀不測而未果，是以孔耿輩，欲得而甘心者，固非一朝一夕矣。登州既陷，賊屢遇官兵，輒擊敗之，山東大亂。八月，關寧援兵大至，大敗賊衆於沙河，叛徒走登州，官軍圍

之。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舶，賊特此可通外、故不下。十二月初三日，西門外之戰，官兵奮勇，殲李賊於陣，先是七月二十二日，川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殺賊魁陳有時，茲九成又死，賊渠失其二，叛徒意氣大減，率衆走旅順。據乙編葉一〇三載崇禎六年三月初九日兵部殘稿，孔有德以十三日（疑二月十三日）遁海，耿仲明等以十六夜遁海。旅順自陳有時叛後，東江大帥黃龍，卽移鎮其地，練兵蓄士，爲固守勦叛之計，賊多方招之，不可得，又執龍母妻及子以脅之，龍堅不顧，至是，有德擁衆數萬，竟圍旅順，龍率兵禦之。二月二十六日，圍旅順之賊，結老營於龍王堂，有德自率精銳屯雙島，時副總兵周文郁所將舟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夷丁百人，更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夷歌，遼人能夷歌者和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夷丁也，是日，遣將焚賊老營，二十八日，舟師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燼，乘風遁去，追擊之，獲叛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賊氣益奪，孔耿二賊，竟漏網遁去。毛霧平叛記，卽爲孔耿等而作，平叛記謂崇禎六年四月十七日，孔有德耿仲明走瀋陽北去，並稱自發難至此，凡十有八月而始定。檢崇禎長編，當時地方之受害，他不具論，卽如登州之陷，城中居民男女數十萬，殺劫淫汚，備極慘酷。又城中紅夷大礮二十位，西洋礮三百位，其餘火器甲仗，不可勝數，亦盡爲賊有。當叛徒之敗遁北去也，據丙編葉二四載金國汗來書曰：

> 大金國汗致書列公：先曾聞列公屬意於予，予亦未嘗深信，今遊擊張文煥都司楊鎭船一隻，從蓋州地方入境，盡道列公之事，予始知是實。故專人相問，併候不旣。

此書，王錄作天聰七年三月丙辰，楊鎭作楊謹。又天聰七年實錄稿則書「遣人致書毛四」，又書「張文煥來」四字，今以此書原本校之，知書中之列公，卽爲實錄稿內之「毛四」等。據此，則孔有德除嘗冒名毛永詩之外，更又有「毛四」之稱。金人寧完我，深悉彼等之爲人，如曰：「竊料孔耿這一夥官兵，多係礦徒無形影之人，胡賭胡吃，不務本等生理，雖在山東搶得些財物，乃溝澮之水，不過一年半載，必是照舊精光，到那時節，這夥人必不肯甘貧受苦，勢必至於爲盜劫路，再甚則逃竄背叛，亦所必至者。」並稱孔耿二人爲「暴戾」，爲「凶徒」。（羅氏史料叢

刊）四月十一日，此輩遣其副將劉承祖曹紹中二人致投降書於金國汗：

總提兵大元帥孔有德，總督糧餉總兵官耿仲明，爲直陳衷曲，以圖大業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邊事日壞，非一日矣。兵士鼓噪，觸處皆然，本帥非但如此，昨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衆兵奮激起義，遂破新城，破登州，隨收服各州縣，去年已有三次書札，全未見復，始知俱被黃龍在旅順所截奪。繼因援兵四集，圍困半載，彼但深溝高壘，不與我交戰，彼兵日多，我兵糧少，只得棄登州而駕舟師，原欲首取旅順爲根本，與汗連合於一處，誰知颶風大作，飄至廣鹿島大連海中，本帥卽乘機收服廣鹿長山石城等島。若論大海，何往不利？要之，終非結局。久仰明汗網羅海內英豪，有堯舜湯武之胸襟，無片甲隻矢者，尙欲投汗以展胸中之偉抱，何況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礮火器俱全，有此武備，更與明汗同心合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爲敵乎？此出於一片眞熱心腸，確實如，汗若聽從，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轉瞬卽爲汗之天下，是時明汗授我封我何地？乃本帥之願也。特差副將劉承祖曹紹中爲先容，汗速乘此機會，成其大事，卽天賜汗之福，亦本帥之幸也。若汗不信，可差人前看其虛實如何？本帥不往別地，獨向汗者，以汗之高明，他日必成大事，故效古人棄暗投明也，希詳察之。爲此，合用手本，前投明汗駕前，煩爲查照來文事理，速賜裁奪施行。須至手本者。（清朝全史上葉五一）

茲再將此輩前後等待之狀，錄如下，據仁錄卷二八葉一九，十一年四月。

丁卯備局啓曰：登賊之東來，是固我國之所常憂者，而今果然矣。賊之停泊於獐子西進岸之地者，似是與奴相通之計。當及與虜未合之前，登時勦滅，除深患於本國，聲大義於天下。

壬申，仲明等移船於千家莊前江，指向九連城，有與相通之狀（卷二八葉一九）

至降書情節，姑舉其大概者言之，頗與往日毛文龍私通各書，同出一轍。如稱「明汗」，稱「本帥」，卽毛文龍所稱之「汗王」，及「本鎭」也。又如關於「大事立

就，是時明汗，授我何職，封我何地」等語，亦卽毛文龍前日所云「事有結局之期如何隆我」之意。其餘如「若汗不信，可差人看其虛實」，此尤爲毛文龍致金汗各書中常有之辭。至於虛張「現有甲兵數萬」，並「若論大海，何往不利，」揆之文龍書中「或戰或攻，我自有主意」亦相類。凡此語氣，無非叛徒輩，說明彼等之來，但在「同心合力，共成大事，」與其他之無兵無力者不同。姑以此測驗金汗心意，看彼如何還價，是否亦效法文龍欲爲「劉豫」。然如此書只以「手本」行之，且曰「煩爲查照」，俱平行事體，與旋卽稱臣之奏本絕異。總之，此書主要一點，不外仍本當日毛文龍之故智。可見叛徒等，初時賣國之野心，固亦不小。惟是測驗結果，竟又爲認彼獨眞之寧完我一語道破，如曰：「彼旣肯來，必是氣力不支。」當時寧完我對於凶徒等之無故投來，有一奏本曰：

> 竊料孔耿二人，攜數萬人口敗入海島，西南無路，朝鮮不親，島中糧少，非常存之地，其勢不久，必我屬也。但念耿千總王子登等，乃自我國逃去者，必懷疑懼心，徘徊苟延，若不到箇絕糧失勢之日，斷不肯翻然投來也。臣愚謂汗宜至誠惻怛，與他二人一箇諭帖，把他將來的局勢，替他打算箇明白，赦他前罪，招他速來。若孔耿諸人率衆肯來，汗當收入我漢兵營中，其伊之大小頭目，照依我漢營一樣，分署部伍，置之將帥，此數千兵丁，不勞編派而得，誠天送汗以成大事者。汗若謂他旣投來，我怎好難爲他？臣以爲若他力足自支，任我甜言美語，舌敝脣乾，彼必不肯輕來，彼旣肯來，必是氣力不支，他但保全性命，已自快足，況復得做官領兵乎？（羅氏史料叢刊天聰七年四月初八日）

所云：「若他力足自支，任我甜言美語，舌敝脣乾，彼必不肯輕來，」此寥寥數語，意味無窮，由此可知昔日之毛文龍不肯輕易投降金國者，卽因「力足自支」之故。至是寧氏對於孔耿之自行投來，一則曰「必是氣力不支」，再則曰「但保全性命，已自快足」其視孔耿輩，已非前日毛文龍「擁兵東江」之比。所以寧完我處置凶徒，亦不顧慮金汗「怎好難爲他」之言，毅然爲「斬釘截鐵」之請，一面收降，一面改編，蓋以應付此輩凶徒，御之不善，亦金國後日之憂。未幾，孔耿兩賊移屯，金兵來迎：

孔耿兩賊移屯，與虜兵相連結陣，天兵退向椵島。（仁錄卷二八葉二一，十一年四月癸未）

有德等，欲從鎮江登岸，朝鮮又以兵助明，邀擊之，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率兵迎於江岸，相對立營，明兵朝鮮兵，見我兵勢盛，遂退。於是數百船官兵家口兵器槍礮等物，盡抵江岸，不遺一物。（王錄天聰七年五月壬子）

當孔耿兩賊等待金人處置之際，金人嘗爲兩賊告饑於朝鮮，仁錄十一年四月甲戌：

虜兵要賊船以來，因到中江告饑，帥臣以聞。備局啓曰：胡賊與登賊相通，我若給糧，則是無異接濟於登賊，不宜許之。上從之。（卷二八葉二〇）

又己丑：

胡差龍骨大靈只入京。勾管所啓曰：臣等入見金差，問其出來之由，則答曰：我國受天之祐……毛兵投降者，至於數萬，無以接濟，願得糧餉云。臣等曰：所謂毛兵，無乃孔耿兩賊耶？此是天朝叛將，我國讐賊，方嚴兵待變，寧有給餉之理？龍胡曰：此輩初爲椵島誑誘，而投入島中也，貴國借地而接之，給糧而資之，則今歸我之後，何獨稱以逆賊而仇視耶？臣等曰：是何言也？仲明以爾國先汗所養育之人，反率遼民首倡投島，有德以毛家賤役，初與劉興治潛圖我國，而事敗之後，旋叛天朝，屠戮登萊之人，此是極惡大慝，意謂爾國同我仇視，而何反責我耶？今之還爾國者，亦非悔過而慕義，勢窮力迫，暫爲假息之計，而容受不疑，仍欲貽禍於我國，竊不取也。且所謂歸順者，剃頭而歸爾國耶？別爲屯住，猶懷反側之謀，非但我國之邊邑朝夕待變，於爾國終必作卵育之禍矣。答曰：剃頭與否？終當在我之處置，何必以此而致疑？仍傳納汗書。其書曰：

新附來山東官兵，乃予取遼東時已得者，續背叛入島，彼時貴國給糧周濟，養成其勢，至今日皇天福庇，渠衆率甲士二萬，船百餘隻，復歸於予，其口糧周濟，似宜復仰於貴國也。若伊附南朝時，而貴國撫恤之，今附弊邦，而輒更其事，恐非兄弟友于之道也？幸貴國務敦鄰好，相爲周濟，迺可。其餘語言，盡在去臣之口云。（卷二八葉二一）

曰「毛兵，」曰「孔耿兩賊，」曰「天朝叛將，」曰「我國讐賊，」曰「方嚴兵待

變」，曰「寧有給餉之理，」凡此，皆「斷然」「決然」之辭。所以數百艘叛徒，無處立足，只有投降金人。自歸金國之後，「金人卽爲安插於遼陽之東京城，據羅氏史料叢刊載天聰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啓心郎丁文盛等奏本：

> 毛帥來歸我國，給以脚力，安插東京，仍令各丁負糧養活，眞皇上天地之心，懷遠之盛典也。然我國地窄人衆，去年水潦，金漢官員餬口最難，旣照前程出羊雞鵝米肉，又照前程買馬，分明取舊官之食，以啗新官，恐新人未必肥，而舊人瘠矣。

五月二十四日，孔耿呈謝恩表文於金汗：

> 皇上萬福萬安。德等所部先來官兵，俱已安插，均蒙給糧，恩同於天，德等欲赴都門謝恩，但續到官兵，尙未安插，不敢輕往。事竣之日，聽候皇上鈞旨，赴闕叩首，謹臨稟不勝戰慄之至。（清朝全史上二葉五二）

六月初三日癸亥，孔耿等，至瀋陽，金汗出郊十里迎接，攜手告天，盟以共享富貴。又議欲行抱見禮，其下聞之不懌，於是金汗曰：「昔者張飛尊上而凌下，關羽傲上而愛下，以恩遇之，不亦善乎？」又曰：「元帥總兵，奪取登州，攻城略地，當強盛而納款輸誠，遣使者二，率其兵民航海，衝敵來歸於我，功孰大焉。」卒行抱見禮。初六日，孔耿又奏一本曰：

> 沐恩臣孔有德耿仲明謹奏爲駑劣無能不堪驅策懇祈聖明俯准卸任以重軍務事。竊維臣等，樗櫟末弁，夙慕皇仁，挈衆航海，叨荷聖明，溥施高厚，普賜車馬，得免跋涉之勞，仍給行糧，衆無饑餒之苦，及至東京，奉命安插，均霑夏屋，遍發米薪，官兵戴德，老幼銜恩，舉手加額，咸慶遭逢，（臣）等何幸，而至此耶？頃赴闕叩首，得覩天顏，臣等踴躍倍常，不啻赤子得遇慈母矣。又蒙皇上，隆以宴賞，復賜裘馬，臣等感激洪恩，無可報答，惟仰天叩祝皇仁，福壽無疆而已，臣等雖猥瑣，敢不殫力，以報皇上知遇於萬一也。臣等又有下情，敢向皇上陳焉，曩者爲衆所推，濫冒斯職，不過仰體皇上好生之德，保全生靈，矧軍旅重務，非謀猷素著者，不能居之，臣等材質庸匪，豈可當此？今將原統官兵印信，一併開册奏繳，伏乞勅下廷議，另擇賢能總理，容（臣）等入都，備員朝夕，得効犬馬，庶軍務無誤，臣等更沐

皇恩於罔極矣。爲此具題請旨，曷勝懇祈待命之至。謹疏。（羅氏史料叢刊）

此請卸軍務奏本，只照例之事，因彼等之稱號，金汗尙未予以新封，故起首但書「沐恩」二字。據王錄六月十三日癸酉，封孔有德爲都元帥，耿仲明爲總兵官，賜勅印。爾時孔耿等，並各呈獻其兵册；

孔有德謹奏獻兵册以便查覈事。臣率官兵家眷八千一十四員名口，俱已安插，在在寧家，處處樂利，臣今逐一開報清册一本，伏乞皇上俯准收錄，庶團練得體，責成有歸矣。爲此類造，謹奏。

耿仲明謹奏獻兵册以便查覈事。竊臣率官兵家小五千八百六十六員名口，俱已安插，在在寧家，處處樂利，臣今逐一開報清册一本，伏乞皇上俯准收錄，庶團練得體，責成有歸矣。爲此類造，謹奏。

檢丙編第一本載天聰七年五月十八日路上帶來都元帥下東來各官數目單，通共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名，內精壯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員名，其中副參遊等，凡一百零七員，又有管紅夷大礮參將二員盧之能程緜，火藥局參將賈志祥，火器營參將潘學，火器副將吳進盛，後來金人能自造西洋大礮，卽自此時始。凡此利益，皆孔耿二賊，無端送與金國，是以其時金人上下，興奮如狂，以金汗言之，則郊迎十里，攜手告天，盟以共享富貴。且又奪舊人之食，以啗此輩。同時金國之章奏，更羣謂天賜，以成大事。據羅氏史料叢刊載天聰七年四五等月奏本：

山東官兵，船隻大礮，前來投順，此正上天授皇上，以成大事之機，而實皇上仁心德政播於天下，有以招來也。（黃旗參將姜新機會可乘奏）

今山東兵將，越海歸來，此天賜我汗，宗廟之靈，實式憑之，□□□強將勇，謀略兼備，所向無敵，惟有水程未通。今獲大船百十餘隻，不爲不少，新獲□□，水陸地利，孰知不勞兵力？助我航海之師，正天時人事，俱知大業，指日可就。（正白旗周一元直陳愚見奏）

今得將得兵得船□□□□□□外國聞之喪膽，而旅順總兵見之亡魂，臣願皇上安撫來人之心，加以厚恩，速練□□□□□□旅順，而征旅順，自有方法矣。（正白旗固山下遊擊佟整請亟奪水路奏）

竊惟毛帥，率衆歸來，又得大船百號，此天賜之威力，我皇上之洪福也。乘此機會，當速興師，統兵直取山海，仍以船兵遶出關後，內外夾攻，山海可得。（兵部啓心郎丁文盛趙福星水陸並進奏）

臣舊年爲與漢朝議和，曾奏請稍待天命至日，人心自歸，今年漢朝官兵，果自航海多歸，是人心悅，卽天意得，足見我國天命將至。意者到丙子丁丑年間，必成大業，可以符應孔明碑記後驗矣。（正白旗備禦劉學成安內攘外奏）

以上各奏本，皆極得意極興奮之言。再檢同書載天聰六年之記事，關於當初之金汗，不但原無遠略之心，卽偏安一方之劉玄德，彼亦不敢望，（見「清太宗與三國演義」）而曰「我願是金人」，是以「無意於京師」，而只欲以遼土一隅自限。此說解釋，如「五六年來，不能擴充先汗之業」，卽一隅自限之證。所以當孔耿未叛明朝以前，其時之金汗，惟專心致力於求款，而求款之懇切，至於願聽明朝之區處。顧自孔耿投來之後，彼金汗「一隅自限」之局勢，乃忽然打破，同時又因金國之許多漢人，羣然以孔耿之來，得將得兵得船，又得許多大礮，謂爲「天賜機會，以成大事」。一面更教金汗學漢高祖漢照烈規模，勿因「我原是金人，」「自畏自畫，」而不敢進取。當日之金汗，卽因此輩之鼓勵，於是亦以爲「帝王將相，本來無種，」而曰「力圖進取。」雖求款之心，始終無改，但不似前日只知坐守家內，指望明帝予以自新之路。是以金國章奏中，進陳取明之策者，亦以天聰七年爲最多最急，皆是年四月以後漢人之奏章也。凡此奏章，檢羅氏史料叢刊及天聰七年實錄稿，皆不難知之。可見孔耿之叛，除以許多利益送給金國之外，同時更又以最大之鼓勵，驅策金國之進取，於是屠旅順，併朝鮮，取皮島諸役，均相繼而起。凡此諸役，又皆孔耿爲先驅，卽如旅順之屠，據乙編葉一〇八載孔耿二賊勾引達子馬步二萬餘，以七月七日陷之，孔耿在陣指揮，有『旅順的官兵老幼，一箇也不要留他』之言。於是此數萬之衆，皆死於賊手。如同書又載：「旅順兵馬，素稱精壯，而戰守尙未旬日，盡斃於鋒刃，誠可痛哉。」已而孔耿更召都司尙可喜亦叛降於金，其後金人數數深入內地，蹂躪京畿山東殆遍，孔耿諸賊，無役不與，塗毒之慘，愈來愈烈，尤以山東爲甚。如崇禎十一年「戊寅虜變，」據乙編葉二五二，濟南一處便

屠殺百萬。考之王錄崇德四年七月淸主致明帝書，亦有「死亡百萬，非朕殺之，實爾君臣自殺之」之語。殺戮之慘，於斯可見。當時明人，總稱孔耿輩爲遼人叛將，而此遼人叛將之記事，今明淸史料甲編八九十凡三件，乙編一至六凡六件，皆記之，故當時最爲明朝之害者，莫如孔耿之叛，而明朝之亡國，此輩貢獻最大。及翦伐南明之役，其屠戮之際，又遠在異族淸人之上，茲姑舉一例於后：

>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尙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眞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瘞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卽於其旁，築爲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僧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鈕琇觚賸卷八）

自淸人入關，卽利用此輩以爲前驅，用兵垂二十年，此輩又始終其事，卒滅南明而後已，讀史至此，有餘痛矣。

附論東江諸事。　淸人吳兔牀所輯東江遺事一書，羅振玉爲之影印，其目錄如下：

毛將軍碑談遷棗林雜俎

援遼功績明末檔案

熊廷弼傳明史

袁崇煥傳明史

錢龍錫傳明史

朝鮮傳明史稿

袁崇煥棗林雜俎

毛文龍棗林雜俎

毛帥東江劉愛塔孔有德　亡名氏紀事附本末備遺

錦寧戰守亡名氏紀事本末備遺

崇禎朝紀略江陰李遜之膚公

也是園雜記虞山錢曾

毛太保公傳毛先舒小匡文抄

毛總戎墓誌銘毛奇齡撰

耿靖南傳亡名氏

尙平南傳亡名氏

孔定南傳亡名氏

東華錄蔣良騏

都十八種，共約四萬字，此十八種內容，無庸更加辨正，總因毛文龍之罪惡，莫甚於通敵叛國一事。叛國文件，有「都督毛文龍」當日親自之署名，名字之上，又鈐有「平遼大將軍」朱印一方，眞憑實據，無可再辨，亦不容辨。何況死後之流毒，更兼孔耿之叛，爲清人屠殺吾中華民族之先民前後數十年，死者無數，比之洪承疇吳三桂孫可望等，尤爲過之，雖百代而後，亦不能恕也。目錄內之孔定南耿靖南尙平南，清人總稱彼等爲三王，此所謂三王，卽當初毛文龍廝役之毛四毛有傑毛永喜等，此輩殺人之罪惡，今日吾人整理殘餘檔案，猶可以見之，至於其餘之無從得見者，當不知尙有若干倍？所以吾人對於東江遺事一書，實無再爲辨正之必要。只是關於此書中荒唐之記載，亦當舉例於後，以見其誣搆之一斑：

及讀外國（朝鮮）傳，毛帥之冤，乃如鐵案，方知與兩毛公及滄江漫叟，均爲具眼。他不具論，卽如所書：「督師袁崇煥殺平遼將軍左都督毛文龍於雙島」一句。書平遼將軍，紀其功也，書左都督，能其官也，書殺，不應殺也，春秋之意隱然矣。曰督師，明非奉旨，而賣國罪已寓其中，毛帥從此瞑目千秋矣。（荆溪仟安上附志）

遇敵敢戰決勝，屢得捷，出奇無窮，而神亦助之，嘗戰於大石門嶺，矢來如雨，再易馬，行甚疾，敵望之，皆辟易退卻，天明，還其軍，軍士皆歡呼，及下馬，則一黑虎，騰跳而去。皆大驚曰：大將軍眞天人也。（毛太保公傳）

時六月五日……是夕，見大星墜海中，有光，聲如雷，遲久乃止，各嘆曰：將軍亡矣，天意也。（毛總戎墓誌名）

有德心念舊恩，言及大將軍時事，輒於邑，不自勝，文龍喪停登州北寺，

有德親具舟，從海道遣人迎之，將葬於遼陽，舟至中流，颶風倏起，怒濤山立，有德拜而言曰：公不欲往東耶？因返舟，舟移，而風止。（孔定南傳）

按孔耿之叛，前文所記『都元帥下東來各官數目單，』通共一萬三千餘人，而此書所收孔定南傳，則曰「遂率親兵八百人來歸」。又毛承祿之死，亦因與孔有德等同叛伏法，平叛記作崇禎六年七月，磔之。甲編葉七六八，山東巡撫朱大典副啓亦載「毛承祿及僞副將諸賊俱纍纍就縛。」再檢孔定南傳，乃又荒謬太甚，如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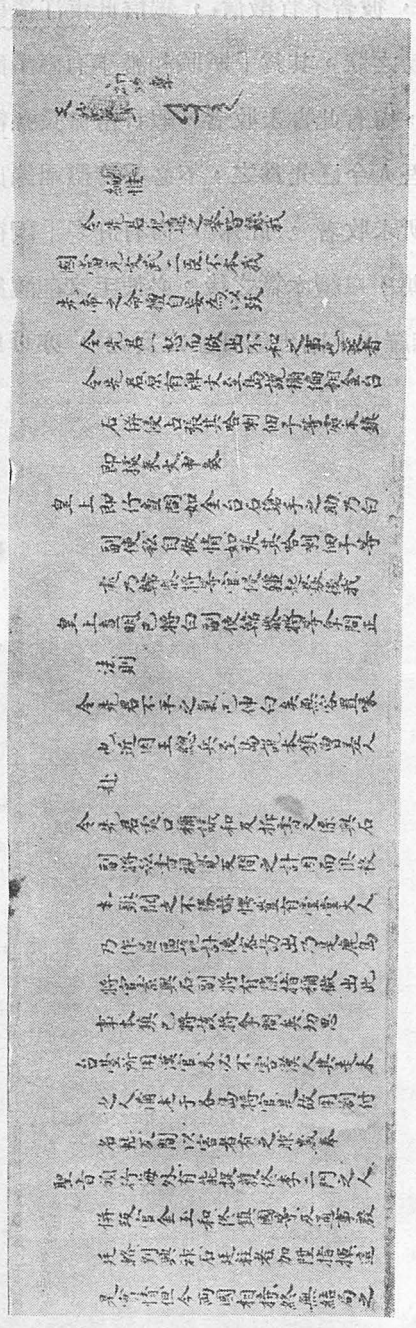
有德……素與文龍從子副總兵毛承祿親厚，歸命後，孫撫令承祿往說之，有德謂之曰：李少卿有言，歸易耳，恐再辱，奈何？今明官皆刀俎，我何能爲魚肉耶？欲留承祿事之，承祿不可，尋歸，以讒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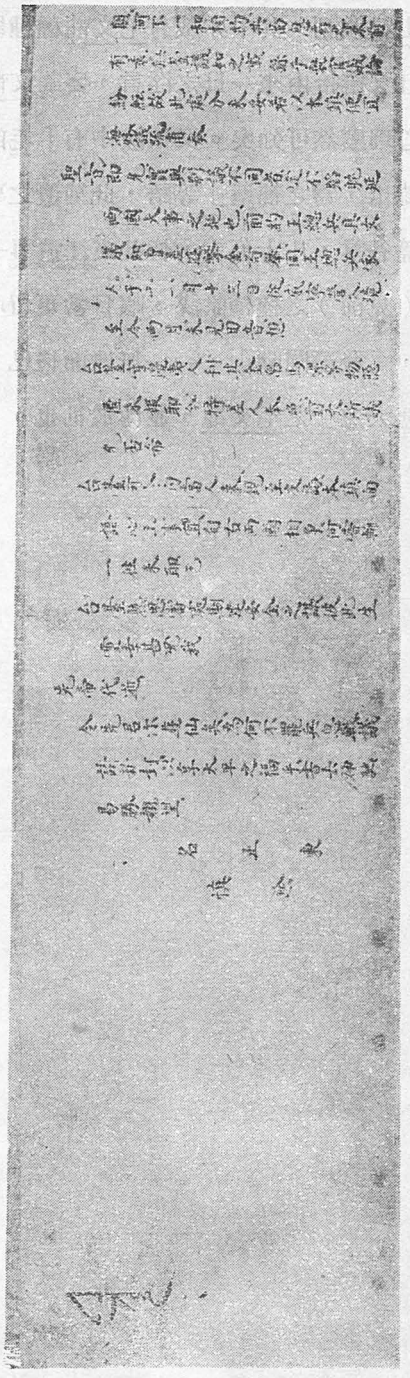
伏法之叛賊，而曰「以讒見殺」，此與鼓勵孔耿之亂，爲「從龍，」爲「航海歸朝，」（航海歸朝語見林璐歲寒堂存稿）同一顚倒之言。故本篇史料只於此書中取其百餘字，如履歷之類，（卽此亦待考）此外未敢多取，因荒唐之說，既如彼之多，實亦無可再取也。及檢本書末葉羅振玉跋，則又極稱此書爲罕見，肆爲許多反常之論：

毛氏開府東江，闢草萊，固邊圉，牽制山海，厥功至偉。乃當時清議，非詆之曰冒功，卽詆之曰冒餉，因爲王化貞所識拔，至詆之曰魏黨。卒爲袁崇煥所扼，減兵額，改餉道，已足致文龍於死地，乃猶以爲未足，復矯詔殺之，以自壞長城。文龍以五月被殺，王師遂以十二月長驅無阻，薄都城矣。彼讒牽制無效者，九泉之下，其亦憬然悟乎？文龍沈冤，終明之世，未嘗一日白，得菟牀先生此書，爲之湔雪，可謂千秋定論矣。此書向無刊本，其中所據諸書，亦多罕見之寫本，爰付之手民，以廣其傳。毛帥事，尙有此書未收者，暇日當命長孫繼祖一一錄出，爲之補遺，以續先生之書，儻有合乎先生發潛闡幽昭忠雪枉之旨乎？癸酉仲夏，羅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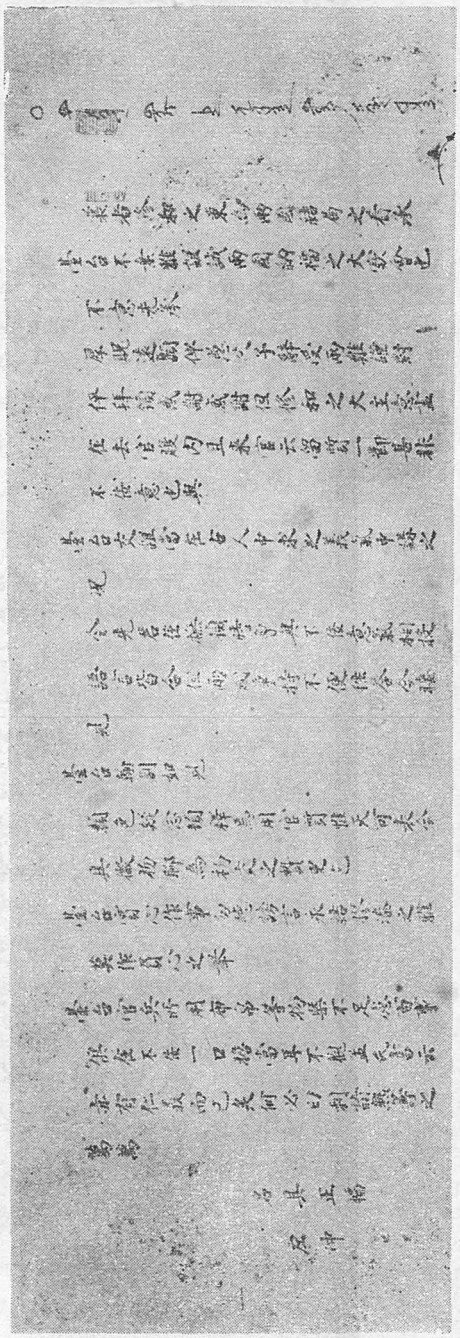
癸酉，卽民國二十二年，羅氏因從來不用中華民國紀年，所以只書癸酉。九一八事變，日寇成立僞組織，羅氏嘗爲首任十大臣之一，以其衰老之年，猶爲此無恥之事，其以毛文龍之「通敵叛國」爲偉功，以叛徒孔耿等之屠殺同胞爲佐命之勳，亦無足異矣。毛文龍通敵原書，載明淸史料，姑勿論羅氏曾否見之，卽如金梁之滿洲

老檔，記毛文龍私通之事，亦大略可見，此書出版較早，羅氏當親見之，矧彼又嘗手編史料叢刊，其中亦載有毛文龍種種罪惡，彼皆不肯徵信，獨信此東江遺事一書，且又摭拾由來一貫之浮言，妄論文龍有功之狀，其爲「賊賊相護」有意淆亂是非之心理顯然可知矣。又按跋中有「毛帥事，尙有此書未收者，暇日當命長孫繼祖一一錄出，爲之補遺」等語，此補遺之事，吾人今已先爲之，不必等待繼祖錄出，計本篇各章，凡十萬言，皆此東江遺事一書所未收者，此外，尙有許多「詗探無路」（見前）之種種陰謀，暇日當更留心搜集，以續本篇之後，必使毛文龍釀亂之罪惡，「發潛闡幽」，一一無遺而後已。庶羅氏「昭忠雪枉」之妄說，亦可與此「極惡大慝」之毛文龍，並傳於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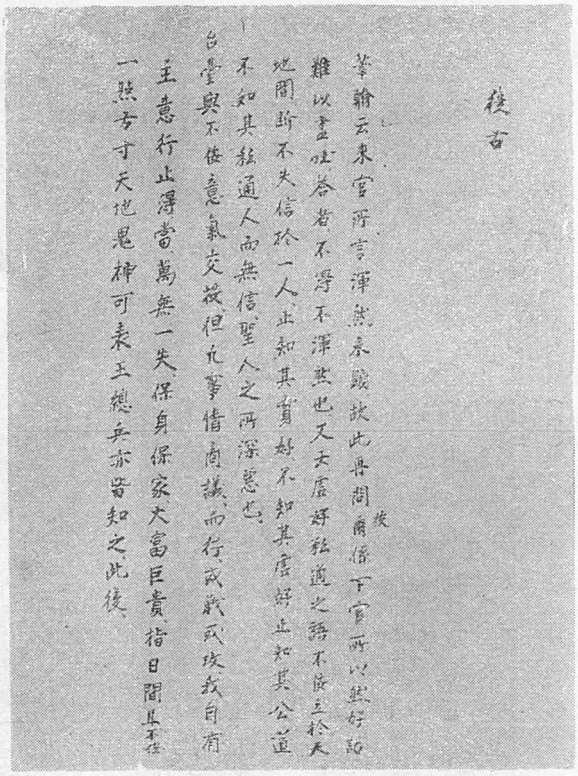




毛文龍與金國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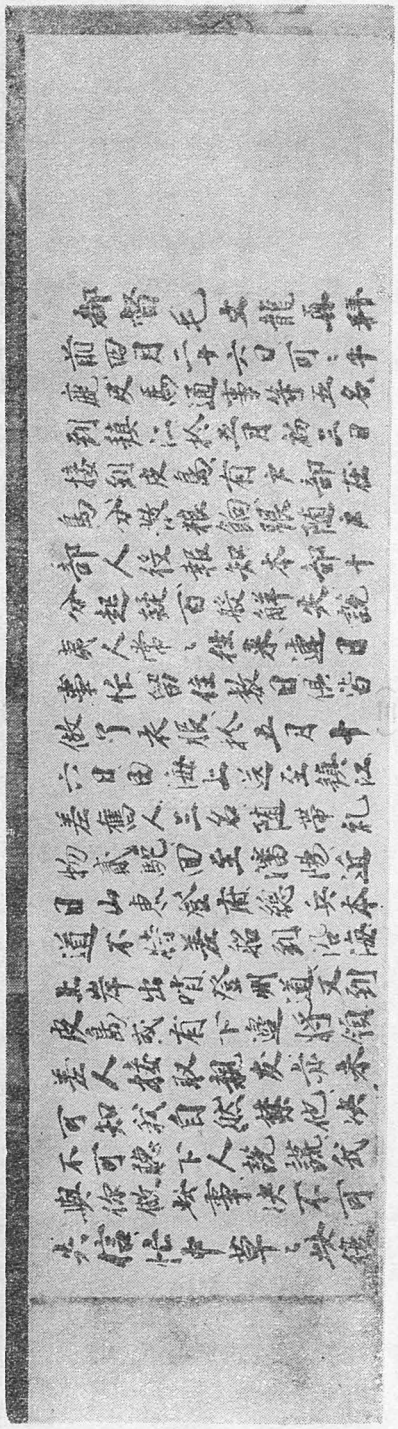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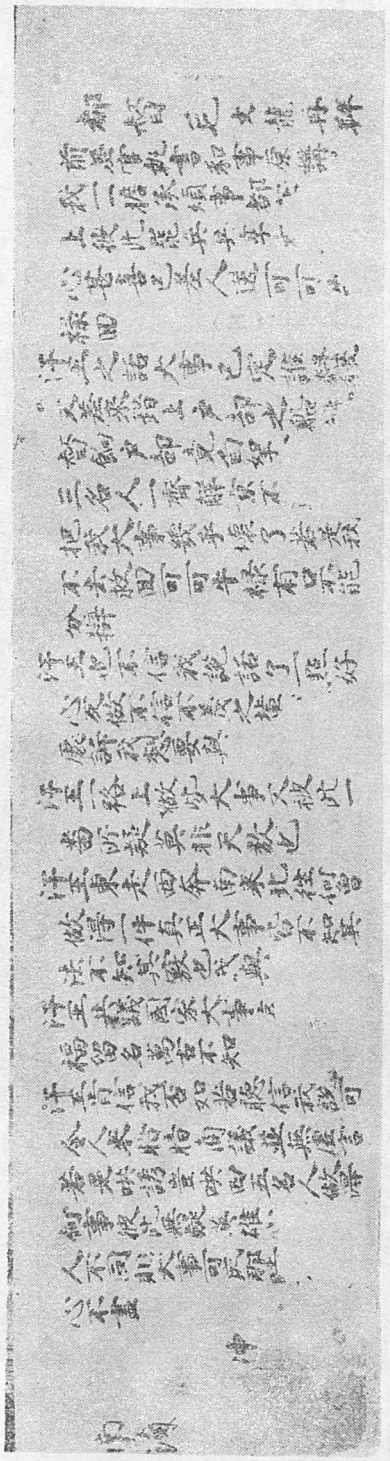
後告

筆錄云來官所言渾然永歐故此書間係下官所以然行跡雖以盡壯為者不得不渾然也又云居好私邁之語不啻立於天地間斷不失信於一人止知其實好不知其居好止知其公道不知其私通人而無信聖人之所深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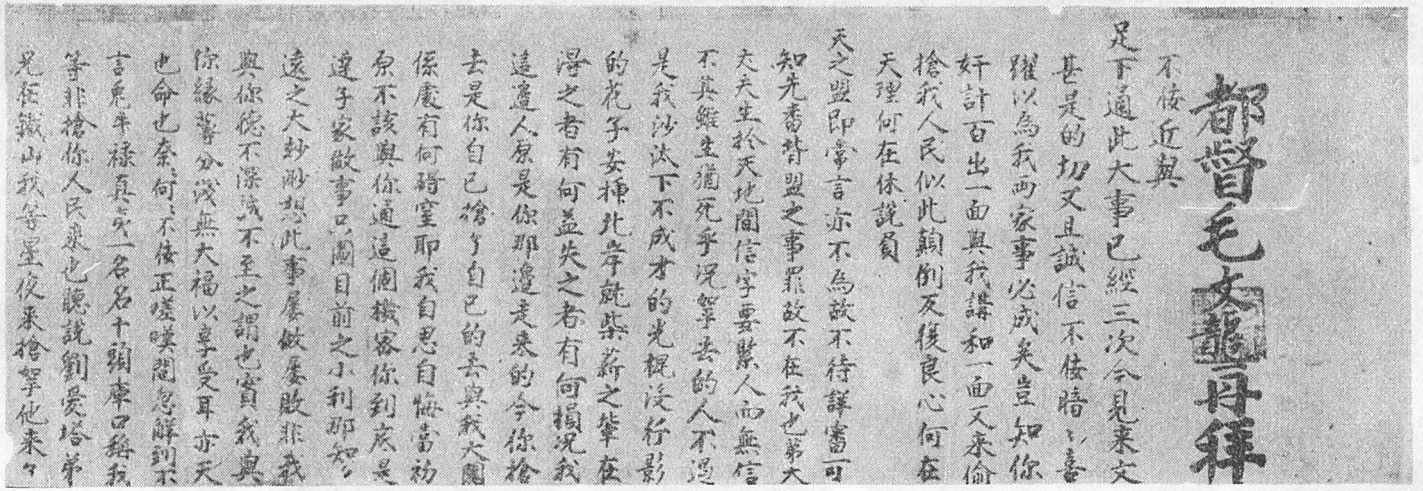
台臺與不佞意氣交故但凡事情商議而行或戰或攻我自有主意行止得當萬無一失保身保家大富貴指日間耳不佞一點方寸天地鬼神可表王總兵亦皆知之此後



（四）



（五）



都督毛文龍手稱

不佞近與

足下通此大事已經三次會見來文甚是的切又且誠信不佞暗喜罹以為我兩家事必成矣豈知你奸計百出一面與我講和一面又來偷搶我人民似此鵲例反復良心何在天理何在休說貧

天之盟即當言亦不為故不待詳當一可知先審背盟之事罪故不在我也第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信字要緊人而無信不異雞生猶死爭況掣去的人不過是我沙汰下不成才的光棍沒行影的花子安插北岸就柴薪之輩在漫之者有何益失之者有何損況我這邊人原是你那邊走來的今你搶去是你自己搶了自己的去與我大關係處有何瑕窒即我自思自悔當初原不該與你通這個機密你到底是逆子家敗事亡闔目前之小利那知遠之大妙卻想此事屢做屢敗非我與你總不深淺不至之謂也實我與你緣薄分淺無大福以享受耳亦天也命也奈何不依正嗟嘆間忽解到不言兒年祿真兒一名名十頭庫口器我等非搶你人民來也聽說劉愛培等先在鐵山我等星夜來搶擊他來

你若是真要他弟兄們待你我事成之後我送與你去不消廢力何如兵來又起我百家俱疑大事若成連各島人即是你的何況統弟兄乎你既是一國之君那個小可何其器量偏淺而無容恕之甚也你漫說我信不如你不知我原急真無妄你思想看我若不是實心實意這個大事與你經來為若何急遽急哄你誠池來下成是是哄你王子來不成把可可事且當做我哄的罷廣未有一連你受哄而再意又受哄事說如斯為不揣模我終不能割舍兒偏若翻然怪悔獨改昔非真者

汗王與四大王對去人舍刀結盟或令一心服漢人來驗我真假或心服西虜可如金人復東外一不期甚錯你可道我是個誰了事如依議不謬再有結為之與你如何待我如你等之降我不肯如西虜之頭頭降我我亦不貴其中至意不可不思外一切所以事俱不敢明道光去的劉海摩口內是實再怨謹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廢何如甚去十頭庫這時念我的人回說若

